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B14n0081

雙峰山曹侯溪寶林傳

（殘卷）

智炬著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度眾付法章涅槃品第三
  - 第一祖大迦葉章結集品第四
  - 婆耆德政章徵述品第五
  - 第二祖阿難童中流寂滅品第六
  - 第三祖商那和脩章降火龍品第七
  - 弟四祖優波毬多章化三尸品第八
  - 第五祖提多迦章仙受化品第九
  - 第六祖彌遮迦章除觸器品第十
  - 第七祖婆須蜜章梵王問品第十一
  - 第八祖佛陀難提章白光通貫品第十二
  - 第九祖伏馱蜜…品第十三
  - 第十脇尊者章預感金地品第十四
  -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章察馬鳴品第十五
  - 第十二馬鳴菩薩章現日輪品第十六
  - 第十三祖毗羅尊者章他心知疑品第十七
  - 第十四龍樹菩薩章辯天戰品第十八
  -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章興百論品第十九
  -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章取甘露品第二十
  -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章辯金河品第二十一
  -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章簷狗品第二十二
  -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章試神足品第二十三
  - 第二十祖闍夜多章示終神力品第二十四
  -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章舉太子品第二十五
  -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章伏術師品第二十六
  - …品第二十七
  - 摩拏羅印國土章指泉示化品第二十八
  - 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章辯難氣品第二十九
  -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章辯珠品第三十
  - 師子弟子章撗師統引品第三十一
  - 三藏辨宗章示化異香品第三十二
  - 第廿五婆舍斯多章焚衣感應品第三十三
  - 婆舍斯多濟儲見乳章弁瑞日月品第三十四

    - 第廿六祖不如密多章辨毒龍地品第三十五
    - 達摩行教游漢土章布六葉品第三十九
    - 第二十九祖可大師章斷臂求法品第四十
    -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章却歸示化品第四十一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殘卷）

（以上缺三紙）

王子從德號能仁瞿曇之而改立梵語釋迦文唐言能仁者剎有利益諡之剎利王復案普曜經云佛初生剎利王家放大智之光明照十方之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捧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後至昭王四十二年浴灘之歲二月八日太子年登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游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猒離唯有迦葉波羅提佛末教弟子是真歸處既思念已而作是言我求於出家必應有所契父王大慈造必應聽許我尒時太子志求出家父王愛念而當不許是時父王勑諸伎樂悅樂太子太子不樂復於分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牕牖中乂手白太子言出家當至時可去矣時可去矣太子聞此語已心生歡喜即念命車匿索馬四神捧足踰城而去尒時太子當自念言夫出家者心行哀愍具大慈悲當行敬順不損於物若不留一馬跡王必罪於門者即於城西北角留一馬跡知騰空而去尒時太子後往擅持山中修道此山有其五峯名字復各有異中心最高之者號曰彌樓寶山此山出其皓玉譯名那爛雪陀復名中象頭矣此山四面上各有一大峯南面名香山西面名檀特北面名班吒拏東面名茶那山中於

（以下缺一紙半）

身三者煞盜婬口四者兩舌惡口怂言綺語意三者嫉妒恚此十事不順聖道而名十惡太業若解悔之而歸至理十善行耳佛言人有眾過而不自悔頓息威容諸惡生已罪來赴身如水歸海自成深廣何能免離若人有惡自解知非改過得善罪自消滅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佛言愚人聞善者善之故惡來撓亂汝自禁息當無嗔責彼自惡者而惡之有人聞吾守道行大慈悲惡者來往故致罵佛佛默不對慜之癡冥罵止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勿為惡也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如仰天唾唾不至天公還從已身墮逆風揚惡不能汙上人賢者不可毀禍必降凶身

佛言夫人為博愛道必難會守志奉道其道甚大覩人施道助之歡喜重加福報人天善利

佛言猶如炬火數千百輝洞見諸像道亦如之佛言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持五戒者萬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如飯一斯陀含飯千萬斯陀含不如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

佛言天下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判命不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忍色忍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嗔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人滅我難不輕未學難心行平等難不說是非難會善知識

難見性學道難覩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隨化度人難有一沙門問佛以何因緣得知宿命會其志道明見諸有佛言道無形相知之何益要當守志如摩鏡師精心用意而得塵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如覩諸有斷欲無求當得宿命有比丘問佛何者為善何者敢大佛言行道守真者善志與道合者大有沙門問佛何者多力何者敢明佛言忍辱多力不壞惡故兼加安健忍者無惡必為人尊欲敢明者心垢除滅盡清淨無瑕穢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未嘗不見無有不明無有不知無有不聞得一切智可謂明乎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譬如濁水致力攪之眾共臨水上無能覩見形影者為愛欲交錯心中興濁故不見道若人漸解懺悔來近知識水澄穢除清淨無垢即自見性耳佛言夫為道者譬如持炬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猶存學道見諦無不明矣佛言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會者近尔迷者遠乎言語道斷非物所拘差之豪氂倏忽須臾佛言覩天地念非常覩世界念非常覩靈覺即菩提如是心識得道疾矣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為我故我既不起其如幻耳佛言人之隨情欲求聲名名之顯照身之故耳身雖故已而受諸惡名之顯己世之常名而不學道枉用功勞譬如燒香雖人聞香香自燼矣危身之火悔之在後佛言財色於人人之不捨譬刀刃有蜜不足一食之飡小兒[尤-尢+舐]之有害舌之患也
佛言人繫於妻子士寶舍宅之患其甚牢獄牢獄有散適之文妻子無合[𠂇/鬼]之理情欲所愛於色豈憚驅驅雖有虎口之禍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門出塵羅漢
佛言愛欲莫同色若二同者孰為道人
佛言愛欲人猶如執炬逆風而行貪色興欲而有損乎不順天道而必燒手也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觀佛道意而定遐邇佛革囊眾穢尔來何為以可斯俗難動六情去吾不用汝天神踰敬內問道意佛為解說即得須陀洹果
佛言夫為道者猶若木在於水尋流而行不觸兩岸不為人取不令鬼神所遮不為波浪所住亦不腐敗吾保其此木決定入海矣人為道者不為欲情所惑不為眾邪所撓精進無疑吾保此人得其道矣
佛告學道者慎無信汝意意終不可信慎勿與色會色會即禍生當得阿羅漢乃不可信汝意
佛告諸弟子慎勿視女人亦莫共言語身得無上乘視語都無污視色無色想對欲無欲意蓮花不著水清淨超於彼老者父母想中屬如親屬稚者如子孫幼者如兄姊妹一度一切眾見世得出世若依如是解無錢亦富貴
佛言人為道故當捨情欲如彼乾草火來須避道人見欲必當遠之佛言有人患婬不止踞斧刃上以自除其陰佛謂之曰若斷其陰不如斷心心為功曹若止功曹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斯須即死佛言世俗倒見不善吾理如此癡人殘形損質斷聖味故未可會道佛為偈曰欲生知汝意意以思想生二心各寂靜非色亦非行佛言此偈是迦葉佛說流在世間

佛言人從愛生愛從憂生憂從怖生若離於愛何憂何怖
佛言人為修道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排兵出門欲戰意復怯弱畏生死魔乃自怕怖或半路而還或格[門@(亞*斤)]而死或得大勝負還國高遷若人能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或前境滅盡陰魔不久得道矣
有沙門夜誦迦葉遺教經其聲悲緊欲悔思反佛勑問之汝處于家昔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絃緩如何對曰不鳴矣絃急如何對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佛告沙門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佛言夫人為道者猶如鍛鐵去屎成精器必好也學道之人先去垢染行自精細於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其意生惱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不失道矣
佛言夫人離三惡道得為人難既得為人去女即男難既得為男六情兒具難六情既具生中國難既處中國值諸佛難既值佛已遇道者難既遇道者興信心難既興信心發菩提難既發菩提無修證難
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飯食間佛言子未能為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嗡間佛言善哉善哉可謂道者矣
佛言佛子去離吾數千里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目常覩見心無思慕終不得道如不踈敬仰及無懈怠即得聖位當坐道場佛言若有人得道猶如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佛言為道人者佛所言說皆信順故能伏愛欲之根不起三業當行佛道示三昧果決得勝處佛言諸沙門行道當如磨牛無有休息身雖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佛言吾視王候之位如過富客視金玉之寶如覩瓦礫視紈素之服如覩弊帛視大千界如一訶子視四海水如塗足油視方便門如伐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日視求佛道如眼前花視求禪定如須彌柱視求涅槃如晝夕寤視倒正者如六龍舞視平等如真一地視興化者如四時木如上四十二章經至此土時當後漢第二主孝明帝永平七年乙丑之歲正月十五日夜夢金人身長丈六紫磨金色項有圓光赫奕如日來詣殿前帝乃驚異詔群臣問曰此為何瑞是何神人也時有通人蘇攸傅[(彖-(彖-豕)+(冂@一))*(口/又)]及扈多與蔡愔等對曰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不言而自信不治而不亂也巍巍乎獨出三界之外飛行自在無人能名焉此聖者滅後一千年外有教當被此土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乃上寤即遣羽林中郎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四人[這-言+印]佛教至大月氏國躡遇摩騰竺法蘭二菩[薩-產+(辛/工)]僧以白褾畫釋迦像并四十二章經載以白馬及修多羅等教至永平十年戊辰之歲十二月三十日摩騰達于雒陽明晨竺法蘭至自茲已降龕塔相望神人接踵道法流布處處崇立遠人伏化願為臣妾者不可稱數遂得國雒清休含靈該潤皆賴蒙恩聖澤代代不絕矣此經梵書一十九葉即竺法蘭翻會梵音覽者細披詳之而定參省也

度眾付法章涅槃品第三

尒時世尊說此經已復度諸眾而為說法時阿難白佛請度波闍波提毗舍佉母等出家佛告阿難我正法住世滿足千祀汝今請我度諸女人令我正法當滅五百佛告阿難波闍波提等能行八敬不波闍波提請為白世尊聽我出家依佛教勑當行八敬阿難如上白佛佛告阿難及諸大眾夫女人出家能行八敬無有缺犯於我正法而得千載既受佛勑即令出家須臾女眾而出家者有千二百人俱合掌瞻佛而讚偈曰世尊大慈造度我等出家女人五障身得遇佛解脫說此偈已生歡喜心佛放眉間白豪照于[序-予+(咒-几+土)]前諸菩[薩-產+(辛/工)]眾咸皆欣慶瞻仰尊顏而說偈曰金色兩足尊德大至無畏眉閒玉豪相能照於大千尒時如來說五乘法而能濟度一切眾生宣三解脫而救諸有道德高遠非十翼之所詮心行處滅覺觀莫能究其終始永絕名言之外非稱量讚詠者哉大之則無邊法界小之則本覺一心內則包乎六合外則無壘遐域故經云法廣大方啟而小域一心本覺苞乎大千濟拔有無潤澤含識故我牟尼從本原性海演大教化人靡不周徧廣而無大微而非小興事法則引諸子出於火宅談理教則非言像之內一統一乘性極八周洞明十界說法住世四十九年開般若之妙門灌覺道於群友五天一化大備三明得六神通及八解脫每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勑阿難副二傳化無令斷絕佛為迦葉重說偈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轉付於汝傳授補處至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佛出世勿令其朽壞尒時迦葉聞佛偈已頭面禮足頂出真光照二足尊如金山聚尒時迦葉躬諾歎曰善哉善哉願為勿慮我當依勑敬順佛故

尒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壘足泊然宴寂瞿那慟哭八部傷情再從棺起為母說法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假使妙高山刼盡皆散壞譬如群宿鳥夜聚旦隨飛死去別親知怪離亦如是特現雙足化示婆耆并說無常以偈報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說此偈已放大光明照曜天地降下金身處涅槃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毗之此火燼後金棺如故尒時大眾即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

尒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徃返空中化火三昧須臾食頃灰生四樹收得舍利八斛四斗帝釋告請而得一牙海神興伐天使而失盜牙而起寶塔以三十二相全身建八萬四千之窣堵自世尊滅時即當此土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自世尊滅度後一千一十七年方至此漢土

即永平十年戊辰歲矣賴我皇王覇善國界永清遂得天人戴仰神龍恭敬矣

第一祖大迦葉章結集品第四

第一祖大迦葉者摩揭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飲澤母字香志昔緣所追而為金鍛善明金性而使柔伏有一貧女游行乞丐得一金珠內懷歡喜意欲為薄補治像面付法傳云久遠刼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眾造塔塔中有如來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此貧女將此金珠往金師所而請修薄擬飾像面是時金師修治金訖因共願言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身真金色由是因緣九十一刼身真金色後生梵天彼天壽盡生中天摩揭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一由旬暎奪諸光悉不復現故云飲光亦名金勝復號婆耆妻亦金色雖為貴姻誓不相觸深猒諸有欲求出家澤志聽許便投世尊發弘誓願上法受戒清貞守素無愛無欲常行頭陀世尊在日命坐付衣常於眾中稱歎第一尒時世尊未涅槃時每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迦葉敬諾唯然受教涅槃經云尒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眾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暢正法眼藏并勑阿難與共傳化尒時摩訶迦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窟覩勝光明大地震動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涅槃全身捨壽迦葉從定而起慘然不悅乃告徒曰如來涅槃也何期駛哉嗚呼正法眼滅世間空虛即領眷屬前後圍繞向拘尸那城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金色雙足具千輻輪相光明照曜猶如盛日迦葉遂再開發更以千重白褍纏大化身香油注滿金棺之內栴檀沈水積爇茶毗佛力威神內外白褍而無有損尒時摩訶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自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樂敢勝福田者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為未來世作大照明紹光正法尒時迦葉作大神通往須彌頂而說偈言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說是偈已即擊撾銅撾銅之中而傳此偈聲徧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其數四百九十有九悉集王舍城耆闍崛山賓鉢羅窟亦云七葉巖矣尒時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當自念言我事如來亦無缺犯自為有漏不及眾數思惟是已曉夜經行明相出時身體疲極亞臥之次頭未至枕得證阿羅漢果心生歡喜即往賓鉢羅窟擊其石門尒時迦葉在於窟中問是何人敲我此戶荅言是佛侍者比丘阿難迦葉語曰汝漏未盡不得入來阿難荅言我已證無漏迦葉報言汝既證無漏可現神變以遣眾疑尒時阿難即騁神通從戶鑰中入得在眾會添數五百阿闍世王為結集主因茲國王得覽小乘之教也時諸比丘即從座起諮問長者大迦葉於三藏中先集何藏迦葉語云當修多羅藏迦葉白聖眾言此阿難比丘多聞摠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

聰慜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眾默然允之迦葉告阿難曰汝於今者宜宣法眼阿難躬受敬諾觀察聖心而說偈言
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眾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眾僧足即昇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城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諸比丘皆曰不異世尊所說於是迦葉請優波離集毗尼藏次命迦旃延集阿毗曇達摩藏迦葉即入願智三昧觀所集法藏皆無欠少因茲流布而不斷絕如上云先經次律後論者並衣大智度論明也尒時迦葉說法化度四十五年復應思惟既集法竟一切皆通宣揚傳化作大善利度脫眾生不可稱計作是念我極年邁身為衰老腐爛之體甚可猒惡無常危敗不可依護恒為諸苦之所惱害誰有智者樂於此身我今宜往鷄足入滅盡定而候彌勒尒時迦葉告阿難言汝今當知昔婆伽婆欲涅槃時以大法眼付囑於我我今年朽[彰-章+井]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此偈已心生歡喜又作是念昔婆伽婆功德所勳諸舍利我當盡禮敬而歸滅盡定作是言已即昇虛空徧至諸處所有塔廟盡皆禮辭禮辭已訖還王舍城又自念言阿闍世王本與我約若涅槃時必當相別遂入王城辭阿闍世王故經云入大夢時預別勤敬之士可適反也王寢不遇留言付於門者令奏王知云吾當往鷄足山准西域記云此山三峯如仰鷄足於此山中以草敷坐結加而已作是念言今我此身著佛所與糞埽之衣及持僧伽梨等經于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佛出世不令其朽壞作是念已遂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來山當為開令其得入若歸去後復當還合言訖便入滅盡定應時大地六種震動尒時阿闍世王於睡夢中見殿梁折遂即驚覺時執扃之使聞奏王知云大迦葉辭王往鷄足山欲入涅槃遇王殿寢未敢奏聞王聞此語遂生悲泣云朕何薄祐諸聖涅槃不一覩見即詣竹園禮阿難足借問迦葉所在遂命阿難同往鷄足王到山已山自開闢迦葉在中全身不散王乃勑諸力士積諸香薪欲闍維之阿難白大王曰摩訶迦葉以定持身待於慈氏下生奉付僧伽梨竟方入涅槃如今切不可燒也王聞是說以種種供養心生悲戀然後禮辭定身却命阿難入於王舍阿闍世王與阿難纔出此山山合如故自婆耆入鷄足山時當此土姬周弟八帝孝王五年丙辰之歲矣帝釋諸天雨諸寶花於此山上常當供養也

婆耆德政章徵述品第五

摩訶大迦葉尊容碑(一十五徵并序)

朝請大夫行尚書司門員外郎上柱國常山張大成述

聞如是須彌絕頂日宮照香積之天阿耨達池水輪繞金剛之地萬劫億劫有塵眾之如來三千大千有恒河沙之菩[薩-產+(辛/工)]莫不生生積習揔十住者謂之神念念勤修成六通者謂之聖皮紙骨筆大莫大乎精心腦藥髓燈難莫難乎練行割情捨欲禪定無雙戒禁律儀頭陀第一或將身以替鹿或委命以飼虎或迸血以投鵝或刳肌而代鴿或施其兩目或施以千頭或哆肉於夜叉或礫[彰-章+井]於羅剎大慈苦行不可思議佛大眷屬獨覺聖人摩訶大迦葉者中國言大龜氏本摩揭國婆羅門尼拘律陀之胤一名畢鉢羅亦名婆耆子產業豐厚初無係嗣與瓶沙王競富唯讓一犁共摩竭以諍饒更逾千倍積長者之貝玉祈請樹神獲貧女之金珠莊嚴塔像載誕金光之子結成金色之妻果合前緣深符宿願雖為貴偶乃無欲情勤苦出家勳修入道闡一乘而利物弘二教以化人實得他心終無我相大迦葉之應現也尒時賓鉢羅窟藥藏香烟耆闍崛山竹林[竺-二+韋]水瑞獸游集吉鳥和鳴雅為習定之所正是棲禪之地均佛寶座對畝拂以談玄換佛珍衣燒象沈而請益一乘正法逾於五歲比丘一覩真容便成八日羅漢啟護之禁不犯戒科畜鉢之道終無捨愔靜以鎮物或掩室而息言寂以凝神或杜口而傳意僧祇刼上初地小於鍼鋒剎那頃閒祥河細於毛孔信心易受遇緣覺而招提[怡-台+龍]悞難馴對諸天而不語大迦葉之演教也早寤非相見非非相空預覩無明覺無無明盡一坐[搏-甫+(十/田)]食則持鉢周天百納掃衣則投針陷地或晨游棘塚四念經行或夜宿榛檀六時禮敬貔豹枕後禪心寂而莫驚厊蟒縈前戒定澄而不亂被梟於偷蘭之妹不以為嫌受罵於販針之子不以為辱守極貧極賤處其至卑至微願在萬人之下恥居一物之上三百斛金粟弃之若遺塵九十刼玉顏捐之如脫屣不可為而善者謂之善為不堪忍而能忍者謂之能忍大迦葉之精苦也修阿鞞跋致獲嚴定首楞志崇饒益情規攝養韋陀山上備說良緣光耀林閒對談真相被煙火為喻去法彌傳乘宮殿而行躡空如實不恡貧母廣現仁慈能度本妻克明貞信帝釋靈化施食充觴驕梵騰空流泉禮足給淨人之驅策平等無偏聞緊那羅揮琴安禪載竦[桉-女+(尸@貝)]有學於蘭若物我虛澡無欲於檀波色聲具絕八座精進並獲牛軒千弟子之歸依皆乘鹿軫大迦葉之普濟也既而大地六震驚雷四起入定觀以思惟見人尊之善逝振大法鼓動百億之天人吹大法螽集三千之部眾歎曰法山崩法海竭法槁壞法舸裂法樹摧法幢折法雲散法炬滅斯乃梵王二請論大而赴之茶毗童子一言停涅槃而待迦葉時佛降七處化六師說佛性之四種開玄法於三德遂令刪闍頓賴須跋摧心或喻之龜毛或方之鳥跡尋光於海底智者不惻其是非觀樹影於暗中明者不窮其虛實慈緣幽感難陀掩扉而復開願力潛通未羅已燎而還滅四相兼備照菩[薩-產+(辛/工)]之五眼千褩俱開現如來之雙足佛曰之日燭耀十方天中之天覆臨三界昔一乘月喻得戒於多子之辭今五指日光剋期於育王之塔大迦葉之冥通也是時優那恍惚聞滅度而悲號彼或愚癡覩泥洹而慶快尊者開

銀槨拂金棺以旃檀沈掬香被其體摩訶蔓陀羅花覆其上添油炷益香薪火不能燒烟不能起尊者訶曰夫出界常身金剛堅固凡俗猛熾何能致焚稽首自請因而火化佛身毀滅惟居香炭之中佛影乘空獨坐蓮花之上灰生四樹用表四含願奉四人俱弘四大大迦葉之靈感也是以撥餘燼拾砕身一一腠理以成化佛片片骨節並變寶珠由是天逞天威將欲捧歸於天上神恃神力欲刼持於海下尊者任其樓豆厲聲而唱曰天有力能下地人無力能上天神有靈能出浪人無靈能入海若賣舍利於天海人則永無見期汝等云何欲騁凡力違佛本願不遣利人天神乃止憤愧而退大迦葉之任運也

尊者乃收舍利分布人天以三十二相全身建八萬四千寶塔群龍頓足拜如來之影像眾獲稽首禮如來之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二(失第二第十兩卷而京師偏問皆無)

第二祖阿難童中流寂滅品第六(遂取聖曾集立章品補此卷由欠第十)

尒時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剎利帝斛飯王子世戚即與佛同氣連枝出家即昇堂入室梵語阿難此云慶喜亦云歡喜為佛成道夜生父母歡喜故得嘉名於多刼中而修忍辱性不忤物常出美言情無卒暴多聞博達智慧摠持若海吞流如燈傳照佛智法藏悉在伊人先囑文殊今為近侍阿難乃先求四願允即依隨一者願佛不賜我故棄之衣及餘歠食二者聽我隨佛別請三者諸比丘見佛有時聽我出入無時不須制約四者我至佛前所說經藏重為我說文殊白佛佛讚聰慧阿難善息譏疑皆聽所願二十年中侍奉無迨所有法藏纖豪不遺凡見醜惡未嘗毀呰曾隨如來至一平墅見其穴墓佛告曰何以此墓穴敗無人封樹阿難曰此墳中人心達大道一無所有門不閉塞常覩佛日清虛自在佛讚善哉又至一林見葉凋落顧問阿難曰此林何疏荅曰人無寒暑禮儀不生木無榮枯誰知稟氣佛言善哉又於路次見一死犬迴問曰此犬甚臭誰能近者荅曰雖復臭穢而無臭想其齒白淨甚是可愛世尊重嘆善哉阿難心無毀辱言多贊敬昔金龍尊佛所化功德無量

時阿闍世王知其法藏悉付阿難白言仁者昔如來迦葉二師滅度自我多故咸不覩見仁者於後般涅槃時願垂告語阿難曰然即以巡游國土宣暢真宗次第經行至一竹林聞一比丘悞念偈云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嗟嘆曰

世閒一凡有　不解諸佛意　徒載四圍陀
不如空身睡

阿難言已乃語彼比丘曰此非佛偈汝今當聽吾為汝宣偈佛云

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能決了之

彼比丘聞已即歸白師說阿難所正之偈彼師曰阿難老朽記念非真智慧衰殘言多錯謬慎勿隨之阿難却後依前聞誦悞偈謂曰我曾教汝佛偈何故由念邪言比丘曰我師教招不令棄捨阿難返自思惟人不可言言須得地彼輕我言而諷魔偈佛當在世我即白佛聖已涅槃今向誰說作是念已地六震動須臾光輝下有一聖宿空中而說偈曰

彼者諷念偈實非諸佛語今遇歡喜尊而可依了之

前師與弟子聞聖宿菩[薩-產+(辛/工)]現身說偈心生恭敬隨順佛語於一食證斯陀含果心自念言吾身老朽不宜久停將入涅槃永歸常樂乃憶阿闍世王與吾盟誓事須相告即詣王宮而語門者為我奏王吾欲涅槃故來辭王閽官曰王當寢次覺即奏聞阿難曰然為我陳說即趣毗舍離城

恒河岸側王於夢中見一隊仗擁從一蓋七寶嚴麗瓔珞殊妙至一寬平處四眾圍繞恭敬供養須臾之間忽降風雨摧折蓋柄珍寶墜地因此驚覺神情惘然門者奏曰阿難辭王入般涅槃值王寢次留言而去王聞悶絕良久乃甦顧問左右曰尊者當於何處入般涅槃大臣奏曰往毗舍離城王即嚴駕四兵賣持七寶至彼國土見阿難在弶伽中流而住王即瞻仰稽首三界人尊已棄我去暫馮願且莫涅槃毗舍離國王亦奉八珍精嚴三德在弶伽側而說偈言
至尊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
尒時阿難以偈辭曰
二王善嚴住勿為苦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語有故
阿難復念言我若向一國而趣涅槃者諸國持兵而諍舍利殘害他故何名慈慧可於弶伽中流而般涅槃令無爭競作是念已大地山河六種震動時雪山中有一仙人五通具足覩斯瑞應即與五百仙人飛空而至稽首禮足胡跪白言我於當證佛法願為我等而度出家阿難既受請已即化弶伽變作金地為諸仙人如應說法復作是念我昔所受弟子宜當悉集未逾食頃有五百羅漢從空而至為諸仙人出家受戒第一羯磨得初果三法竟得第四果中有二人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亦名末田地迦末田地時度須跋陀羅便證道果云我不欲見師滅度遂先入寂阿難告二第子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于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滅度用傳於汝汝等二人如法受行流通後世無令斷絕聽吾偈言
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自須寤寤了無無法
阿難又告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繼聖傳揚汝後有嗣者度人籌盈石室後謂末田地曰如來語汝罽賓國中一百二十年閒有一比丘字末田地迦於彼化道利濟無涯汝當持此正法彼土宣揚我憶如來以諸比丘至彼國土住一大池邊語吾曰我涅槃後有一比丘名末田地迦在此池岸修習禪定彼池龍王深生敬重請於龍宮精陳供養龍乃縮水奉池願充精舍於池西北角別創小池可百餘里龍與眷屬五百自新而居龍因施池尅證那含尒時末田地迦受阿難旨往彼化緣一代光輝師資絕嗣阿難付法藏竟作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分身四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王一分奉阿闍世王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各起寶塔廣興供養自尒雲旋鸛繞梵奏香凝九月四生作禮祈[社-土+(虎-儿+巾)]當周第十主厲王十二年癸巳歲矣

第三祖商那和脩章降火龍品第七

尒時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離父名林勝母字憍奢耶於母胎中六年始生亦云商諾迦此云自在服是西天九枝秀草名也商諾迦者初生有自然胎衣隨身而長及後出家化為九條之衣彼國

秀草生於淨地若有羅漢出世化為九枝和修出家感斯瑞應昔佛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敷榮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地上起僧伽藍廣敷法藏大化群生後經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真林禪思有二火龍毒害猛熾暴物侵人和修即以神力震動此池火龍大瞋霆雨降風興雷掣電和修處慈心三昧安坐怡然龍覩希奇復身禮敬問曰願師慈悲當賜教誨和修曰佛記此地當建伽藍汝捨與吾利益無量龍曰若有教記我敢拒違願師慈憐勿嫌湫隘龍捨地已俱得生天表剎莊嚴播宣聖範和修又自念言我化導已久孰當繼吾入定諦觀見利吒國中有一長者名曰善意而姓首陀當生三子小者出家承襲於我和修乃不賫徒眾獨至彼舍而扣其扉善意一見瞻禮問訊欲何所須和修曰我無徒伴希一給侍善意曰我樂世俗無心出家我若生兒當奉尊者和修曰善即辭而還却歸本座知善意生一子名優波吉羅次生二子一名優波焰摩三名優波毬多柔和善順性好仁慈和修復至善意舍長者見之敬仰倍前和修曰汝先許我子出家今厭小者願相給付長者愛心未肯與之和修曰非我刱緣昔佛記此子後二百五十年中當第四祖師名優波毬多度人籌[彰-章+井]石室汝順佛旨慎勿遮障長者聞宣聖記心意精專即以其兒奉上尊者和修領得歸於寶坊問曰汝年幾耶毬多曰我年十七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毬多曰師頭白耶心白耶和修曰我自髮白非心白耳毬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和修知是法器遂在左右三四年閒師與剃度命諸賢而受戒和修乃告曰佛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非心亦非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和修曰汝當善護念諸菩[薩-產+(辛/工)]善付囑諸菩[薩-產+(辛/工)]無令斷絕吾自歸山深居寂淨汝當化道囑受以時毬多受教禮謝於師和修憶昔罽賓南面有象白山苔石幽奇松泉清峭即飛騰往彼三昧安祥於其定中見毬多五百弟子不重其師心常懈怠是非我難可調伏即至毬多舍便坐毬多牀時毬多不在彼諸弟子咸生瞋怒曰是何弊人踞吾師牀勠力牽挽如山不搖欲出惡言口便閉塞遞相顧[目*(前-刖+(丁-一))]遽往告師曰有一比丘形容樵瘁踞師七寶牀安止不伏起毬多念言自非吾師無能坐者即統眾而歸果見是師頭面禮足問訊起居毬多徒眾念言師雖作禮威德勝彼和修知諸孫眾輕慢不悛即舉右手二指點其虛空俄降白乳如膏尋時又降甘露和修語毬多曰汝識此否毬多曰不識和修曰汝審諦觀是何祥瑞毬多即入三昧觀察了不能知乃出定整容而問於師曰是何三昧和修曰此名龍奮迅三昧如是次第有五百三昧名號不同汝曾知不毬多曰我所得法盡從師受唯此三昧未蒙師指引和修曰如來三昧菩[薩-產+(辛/工)]不知菩[薩-產+(辛/工)]三昧辟支佛不知辟支佛三昧羅漢不知羅漢三昧吾師阿難不知阿難三昧我亦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知此三昧者佛涅槃後有其至寂禪定無諸穢意通明定慧

心無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者方能識此三昧彼五百比丘聞師所說心各戰慄內自悔責云我無智慧輕侮大聖願尊慈悲令罪消滅和修聞已而說偈言
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證阿羅漢
諸弟子聞已依教奉行皆證道果和修乃呈十八變化三昧火用焚其身所有舍利穌多收葬于梵迦羅山塔崇高顯天樂名華歲盈時降五百弟子各持幡華羅列供養天人禮敬幽顯霑恩當周弟十一主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矣

弟四祖優波穌多章化三尸品第八

尒時優波穌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掘多姓首陀父名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佛預記云吾滅度後第四祖師度人無量號無相好佛承商那和修傳付該諭五天次至摩突羅國大眾雲集半月說法天華時降每地神現見聞獲益震動魔宮波旬[打-丁+亟]生愁怖乃密騁神通雨真金寶華鬘瓔珞復現寶女窈窕殊麗艷態奇希舉眾攀緣心意慢亂時八千大眾於三日中無有一人而證道果魔王歡喜慶快非常穌多即入三昧乃見波旬致斯妒害退修道眾失其本心魔王見穌多入定即以瓔珞繫於頸上穌多出定即知是魔偶得其便穌多即化三屍所謂人狗蛇等以為華鬘魔時再現舞弄尊者穌多乃輭言慰愈云汝與我瓔珞厚是厚意吾今以少許華鬘聊相酬贈魔王大喜舒頸受之尋變為三屍蟲蛆臭爛穢汙難堪魔王極生猒惡語穌多曰何以死屍繫吾頸上穌多曰比丘之法不應以華鬘莊嚴於人然腐爛腥觸汝之因感何以輒恣妖邪敗吾聽眾汝由不樂何及於我時波旬盡其神力欲解三屍竟不能去乃踊身虛空告諸天眾求解其屍諸天皆言此大聖所加非我能解復詣梵王求免梵王曰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今凡陋何能解之寧以藕絲縣須彌山若解此屍終無是處又為說偈

俾退本心　若因地倒　還因地起
若無其地　終無所履　汝可歸心
尊者必當　為汝解之

波旬受梵王教禮敬尊者誓願歸依穌多曰汝於正法更不嬈害不波旬曰我誓迴向永歸佛道穌多曰諸聖使我降伏於汝汝因斯故不墮惡道即為解頸三屍魔王大喜敬禮尊者曰我因師故得離邪見穌多曰汝昔覩見如來今還記其容相不波旬曰省穌多曰可謂現之我願覩見波旬曰我見如來形相不敢故辭唯願尊者幸莫禮拜穌多曰然波旬即入林中變為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面如滿月身若金山進止威容釋梵圍繞從林而出穌多一見生如來想瞻奉化容忘與魔約不覺禮拜魔王不勝致敬身體戰掉却復本形而說偈言
稽首三昧尊十力大慈父我今願迴向勿令有劣弱

言訖拜辭尊者却返天宮至第四日告諸天眾曰欲得人天利樂永離蓋纏當數往翅多法會歠啖醍醐言已即率天眾賣持香華伎樂而來供養時翅多在世化道證正尤多單賢隻聖罔記其倫夫婦俱證道果者方折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長十八肘廣十二肘竪後有一長者名香眾來詣出家師曰汝身出家心出家香眾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師曰不為身心復為誰出家香眾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生不滅即是常道既是常道諸佛亦然心無形相其體亦然翅多曰汝當明寤心自通曉宜依佛法紹隆三寶即與出家命聖受戒乃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囑累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保持傳化未來無令斷絕聽吾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說此偈已復告香眾曰汝父夢金日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宜名提多迦以符冥貺提多迦聞師賜名并傳法偈頭面禮敬頂謝再三翅多乃騰身虛空作十八變使諸四眾發大信心却座儼然洎乎長往大眾以室內之籌用闇維之悉得充足提多迦即收舍利起塔供養四眾萬靈晨夕香唄當周第十三主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矣

第五祖提多迦章仙受化品第九

尒時提多迦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在舍之日父夢金日從屋而出放大光明照曜天地對一大寶山山頂有泉師為解曰寶山者吾身是也放大光明者汝智慧也從屋出者汝入道也山頂泉者無上法也翅多為釋其夢并賜其名而度出家兼付法藏提多迦歡喜踊躍而說偈言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為真法味
能度於有緣

翅多聞已亦說偈言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今日從屋出
照曜於天地

提多迦聞師說偈禮敬奉持自統其徒化游諸國至中印土彼國有八千文仙化誘人眾仙尊號遮迦廣行仙道聞師演範即領諸仙眾至法會所瞻禮聽受乃語尊者曰我憶往昔與師同生梵天我學仙道遇阿斯陀受我仙法尊者修習禪定今證聖果自湏支離已經六劫提多迦曰適見仙尊已知遠事我得證汝獲奚方仙曰我於仙道唐設劬勞捕影繫風乘空躡響流浪多劫一無所得尊者曰佛云人修大仙功德無緣敬學小道又似纏牽
佛說如此汝可捨之如棄小流而歸大海宜捨仙道而入佛乘我化道已久竟不在晚仙曰阿斯陀仙記我却後六劫當遇同學而度於汝得證聖果今此際會願度出家時八千人見仙尊捨道從師心皆憤悱曰大仙何故而歸小尊不閑呪術而無道藝削髮披緇有何能勝我等雖順大仙心未降伏提

多迦知諸仙眾我慢貢高即作神通放大光明足履虛空如地無異時現寶蓋而覆其頂手生五乳二乳中涌出蓮華二華中而現諸佛為說妙法仙眾見已發菩提心禮敬尊者俱願出家師曰汝既迴心聖必加護各應自念非假刀剃可至誠歸命三寶自成聖相諸仙受教各自念佛專心靜慮應時鬚髮自落袈裟被體檀相如畦悉登法忍提多迦仍為說法咸證無生然命上首弟子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通達本法心　無法無非法　寤了同未寤
無心亦無法

說是偈已即從座起踊身虛空現十八變作六神通化火光三昧而盡其體彌遮迦收其舍利於斑荼山中起塔供養當周第十五主莊王七年己丑歲矣

第六祖彌遮迦章除觸器品第十

尒時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昔為大仙統八千眾五天大化四眾湏誠遇提多迦而憶往事出家受教繼祖傳燈徧化群方弘宣法眼至北天竺國遠望城上金雲偃仰覆蓋雉堞尊者曰此城內有大乘氣必有奇人而紹聖種言訖即入此城路逢一人身服嚴淨手執酒器來問師曰何方而來欲往何處師曰自從心來欲往無處又問曰識我手中物不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問曰識我不師曰我即不識識即不我師曰今雖識汝不知汝字汝暫稱名吾即省矣

彼曰我今生此國復憶昔時本姓頗羅墮名婆須蜜師聞姓字洞徹宿緣我師提多迦云昔佛游北天竺國謂阿難曰此國中有一大聖吾滅度後三百年當出于世姓頗羅墮名婆須蜜於禪祖中當于第七世尊記汝非吾能知汝可出家捨除觸器而證解脫婆須蜜聞已即擲歃器禮請於師云我適憶往事於無量劫中曾施寶座值於一佛與我受記云於賢劫中得繼玄範次當第七如世尊所說深叶宿緣願師大慈引接至道師即與出家命聖受具然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可護持聽吾偈言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得　若了心非法
始解心心法

師曰吾此偈者祕密心要法可諦思勤行覺道言已即於座上現奮迅三昧於虛空中從無相入有相出有相入無相出乃成八支道却至本座化火焚軀人天感慟雲霧慘悽婆須蜜收取舍利以七寶函盛安塔上層人天龍神供養無虧當周第十八主襄王十七年甲申歲矣

第七祖婆湏蜜章梵王問品第十一

尒時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在彼國中或風或狂乍愚乍智手執酒器游佚四衢值彌遮迦明宣往事承佛遠記隨順出家受道傳輝殊方誘化至迦摩羅國大興佛事忽於座前有一智者稱佛陀難提起白師曰解論議不師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佛陀難提聞師語勝心即敬伏即告師曰我願求道服甘露味唯冀慈悲而賜攝受尊者即與披剃命諸羅漢而為受戒然後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囑累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心同虛空界　示同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說此偈已踊身虛空逞十八變化以慈悲心三昧而入寂定令身不散儼然如生經于七日梵王諸天而來座前禮敬而說偈曰

賢劫眾聖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我念
請為宣佛地

尊者聞梵王請即從座起告梵王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依前入定梵王聞師說法讚敬殷勤散諸寶華繽紛供養佛陀難提即從本坐起窣覩波時有一王名法莊嚴捨身所有瓔珞真珠而用莊嚴七眾巡繞當周第二十一主定王十九年辛未歲矣

第八祖佛陀難提章白光通貫品第十二

尒時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波初生之時頂上有珠珠光遠照年四十聰明博達日唯一食常修梵行遇婆須蜜行化而往徵詰聞師如辯遂投出家復承法嗣援引導眾門闡範遐邦至提伽國彼國之人多修定業有一毗舍羅家唯生一子名伏馱蜜多年登五十而不解語又所履步喻若孩孺父母常懷憂慮嘆曰是何因緣產生疣贅誰有智者為我訣疑乃問諸定者為是何因定者云我但習定是事莫知後有智人當為汝釋此智者心懷佛印身意清淨善有他心及以宿命若要除疑當俟彼至佛陀難提即入此城届於彼舍上見白光貫霄漢師問眾曰識此光不眾曰匪知師曰今此俗舍當有聖人心如大海不合凡意口無言說是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當繼吾跡人天獲利此光上下通貫者亦有所以上通至天者吾所學者而出於彼下貫者吾數當第三師名脇尊者其行高廣五天欽崇說法度人不可稱計言由未已彼舍主出禮問尊者曰有何所須師曰我來求人不須其物蜜多父母曰我身老朽不堪出家唯有一子而復愚癡若要財寶供給不辭定覓其人多應罔遂師曰我來求人不須其寶但得其人珍寶自至父母曰我有一子年已五十未解言語亦不行步師意若要我即不惜師曰如汝所言便將與我父母即將此子奉上尊者尊者領得歡喜內盈至伽藍蜜多忽然自進七步合掌師前而咨問曰父母非我親誰是寘親者諸佛非

我道誰是取道者尊者觀行復語已是奇希聆問幽深倍常忻慶即以偈荅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蜜多聞師說偈敬奉彌勤即請出家師為度脫命聖具戒乃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虛空有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伏馱蜜多聞師偈已即從坐起踊身虛空灑諸甘露雨散天華說偈讚曰

我師禪祖中　當得為第八　法化眾無量
悉獲阿羅漢

時佛陀難提即從座起卓然而立現五神通從其腹中光飛八道照曜大眾承此光者五百餘人悉證三果師方入滅高樹寶塔插入星河梵眾人天香華供養當周第二十四主景王十二年丙寅歲矣(長安終南太一山豐德開利寺譯經沙門雲勝游禮賢行借忘第二第十二卷咸平元年上表乞續編人開元年智昇撰錄後來唐玄肅代德四朝七人三藏所翻并聖朝四人翻譯并聖製三藏集傳一千餘卷今取聖智集補之第十)

寶林傳卷第二

…（ 以上原缺三行半）

第九祖伏馱蜜…

尒時伏馱蜜多提伽國人…生已來年近五十都不行履亦不解語彼國之人多修定業父母詣彼而欲語之說云因緣以何之故而生一子不解行語年近五十漸積癡老如何定者而為決烈定者曰我自唯定非能知諸當有智不久而至此大士心懷佛印身亦清淨善有他心而知宿命若欲決烈候彼問之尒時佛陀難提便入此城游行教化說諸大眾而至毗舍羅家時彼父母同至尊前頭面作禮尊者見此宅上有一白光上下通貫而謂諸眾識此光不眾曰我不能識唯師所辯尒時佛陀難提告諸大眾今此光者於此俗舍當有聖人心如大海不合凡意口無言說其行常異靜心寂然是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吾滅度後有此聖者而繼嗣之度諸羅漢而滿五百化道群有悉獲聖果父母禮已問佛陀難提曰所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不須其物多父母白佛陀難提尊朽不…

（ 以下缺一紙半）

曰我住此處與…得生惱尒時香蓋知子志意而求出家其父白師云我此子欲住師所願師納受為與濟度尒時尊者即與出家有七羅漢而為受戒於戒壇中而現一相天雨舍利三七粒亦受戒已舍利亦隱時比丘難生在師左右常坐不臥而心精進尒時伏馱蜜多告比丘難生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傳今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属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汝受我教而聽偈言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尒時難生聞說偈已心勤恭敬而受詔尒時伏馱尊者付法已竟又自念言化導已久於諸本緣悉皆度盡我自三昧而自安息作是言已默然入定天諸音樂而供養之時脇尊者即以香薪用闍維之收得舍利於一寶坊號爛那多而於此所超塔供養此師入寂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六帝敬王三十五年甲寅之歲伏馱蜜多涅槃也

第十脇尊者章預感金地品第十四

尒時脇尊者中印度人也在母胎中六十年耳雖食五穀而復無漏欲生之時父夢白象背有花座於此座上而有一珠此象負之從門而出至一法會瞥然不見從此夢已其子已誕身有香氣光明滿室唯有一仙而辯此瑞謂父母曰汝所生子非是俗器當遇菩[薩-產+(辛/工)]而見濟度尒時伏馱蜜多與諸大眾至中印度大作佛事是時香蓋即領難生至其師所時難生一見伏馱尊者便生敬慕欲求出家其父報曰汝若出家常在師所我若住此汝即歡喜吾歸彼舍汝必生惱子曰我住處與彼不殊諸漏已盡何已生惱尒時香蓋知子志意欲覲師所而求出家其父白師今我此子欲依師

法願納受之為我濟度尒時伏馱即與脇尊者出家有七羅漢而為受戒於戒壇中而現一相天雨舍利三七粒亦受戒已舍利亦隱尒時脇尊者在師左右勤心精進常行苦行脇不至席因茲立名於彼國中而為其首得付法已游行教化至一國土名曰花氏彼國土中有一長者名曰寶身而有七子一名富那般多二名富那金子三名富那月光四名富那勝童五名富那波豆六名富那吉丹七名富那夜奢其第一子常好仙術多諸伎法其第二子常好寂靜每思善事不欲諠鬧其第三子常好[門@(亞*斤)]打兇險之戲以為快活其第四子常行布施專好念佛其第五子唯敬殺害心好酒肉其第六子好行婬欲不以為猒其第七子心無所求亦不好樂亦不憎惡亦不作罪亦不求福亦不生滅亦不居靜亦不處亂亦不求道亦不求佛亦不求解脫亦不求菩提不求聲聞及辟支佛自云我心所得咸獲生滅我心所證亦復然矣若遇大士而坐道場我至彼所親近隨喜時脇尊者至彼國中於一樹下與諸大眾俱會一處尒時尊者以手中指指樹下地告大眾曰此地若變為真金色當有聖者而入此會言當未久其地漸變須臾之頃以為金色尊者舉首而見一人當會前立尊者曰汝從何而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尒時脇尊者心生歡喜諸佛慈造眾聖不絕度諸有苦咸登覺場即說偈言歎夜奢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坐菩提樹覺道而成已尒時夜奢而說偈言用歎師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迴光而照我今入三摩諦說此偈已禮師白言我今欲出家尊者當濟度尒時尊者即為出家請諸羅漢而與受戒尒時脇尊者告富那夜奢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受我教而聽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說此偈已告曰汝善守護勿令斷尒時富那夜奢受尊教已作禮圍繞以諸花香而散其處時付法已即從座起合掌當心涌身虛空化火三昧而自焚爇須臾之頃空降舍利大眾以衣而共盛接安立塔廟六時恭敬又梵天人而持一蓋七寶莊嚴將奉塔上而為裝飾自脇尊者入寂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八帝貞王二十二年己亥之歲涅槃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章察馬鳴品第十五

尒時富那夜奢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氏兄第七人而處最幼心明博達無諸所求復於諸有而不繫著心如大海智若須彌而感師故縣知來矣師統大眾而止一樹又已中指指樹下云此地變如真金色當有聖者而入此會言猶未已其地漸變如真金色師忽舉首而見尊者當會而立脇尊者曰汝何而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示然尊者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尒時脇尊者心生歡喜諸佛大慈造令眾聖不絕度諸有眾故咸歸佛道場尒時尊者即與

出家命諸羅漢而為受戒即付其法并說其偈教詔守護無令斷絕時富那夜奢得付法已廣宣流布他方游化而教導之十力功德悉皆具足八解三明無不委知大行高廣而自安樂說法度眾而滿千萬得道果者而有五百次第游化又至一城名波羅奈遇一長者名曰馬鳴有大智慧心行佛事於諸有故而能調伏尒時尊者顧視左右而發問曰汝等諸人者知此來士而已識不眾曰非我等知夜奢告曰今此來者不是餘眾昔聞聖說佛已受記吾滅度後六百年中當有聖者而號馬鳴行步威德[彰-章+井]貟端正於波羅奈而自出現彼出家後而至花氏說法度眾而滿三千摧伏眾魔而壞邪見因此起信而造其論當後世中而悉致敬夜奢曰此之來者合其事已何者吾於昨夜夢見大海當於一隅吾欲決之此水奔流而潤沙界令此來者即是大海吾與出家有潤含識說此事已馬鳴至前合掌當心而白尊者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夜奢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既不識爭知不是馬鳴曰此是鋸義夜奢曰彼是木義夜奢又問曰鋸義者何馬鳴曰共師乎出又馬鳴問曰木義如何夜奢曰汝被我解尒時馬鳴聞師義勝心即歡喜而求出家尒時眾中達此義者二百人俱悉獲羅漢於此會中共度馬鳴而受戒品尒時富那夜奢告鳴曰汝知先世昔事以不馬鳴曰我昧如夢請師為決夜奢曰汝先世中曾生梵天而為愛故生毗離國中人無衣服身生其毛猶似其馬雖有其口不解言說汝興慈故而化小蟲分身萬億於彼樹上而食其葉不經旬日而有窠圍彼國人眾而有三等㝡上之者身有光明而能言說所念衣服而能自資中等人者身無光明自求衣服㝡下之者身形如馬號為馬人於此樹上拾其窠圍將充衣服此窠圍者彼號天子衣即此土蠶子是也因此一國馬人而充衣服為獲此利而生中國昔離彼國馬人感故而共鳴喚汝心感故而說偈曰我昔生梵天為有小愛故而墮毗離國與汝同憂苦我見汝無衣心生善報護示化於窠圍當得諸濟度說誦此偈已便生波羅奈汝合轉法輪次第當十二因此所感故號於馬鳴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受我教當聽偈言迷寤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時馬鳴尊者聞說偈已心生恭敬頂戴奉持時富那夜奢付法已竟即現神力飛行自在作十八變訖却至本座而入寂定時當此土姬周第三十三帝安王十四年戊戌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二馬鳴菩[薩-產+(辛/工)]章現日輪品第十六

尒時馬鳴菩[薩-產+(辛/工)]波羅奈國人也尒時世尊與諸聖眾而至此國謂諸眾曰吾滅度後六百年中當有智者號曰馬鳴而於此土為化導首後至花氏度諸外道而滿三千見彼起信而造其論此人先世曾生梵天而為愛著墮毗離國彼國三眾而各有異於㝡下者身無衣服不解言語上彼二眾號之馬人當此人者曾化天衣而覆此眾窠圍蠶蘭之所等物為此

善利而生中國後傳我教次第十二行步威德[彰-章+井]貝端正當出毗離感馬鳴故故號馬鳴亦名功勝於諸功德而獲敢勝尒時馬鳴得付法已游行教化又至他土名曰花氏於此國中常演妙法度三乘人有一老者云我病疾於馬鳴前以面覆地後便不語眾者所怪云是何物當於會前而伏於地尒時馬鳴告眾人曰此非凡者不久之間而現異相語猶未訖早已不見須臾之頃從地涌出身如金色化為一女其[(炙-火+力)*頁]端正手指尊者而說偈言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而度生死眾說此偈已瞥然不見尒時尊者心自思惟必有魔至與我論義今此賢聖而預境界尒時尊者為眾說法須臾食湏有大風雨尊者曰此是魔作若我不除必當興害尒時馬鳴以手揮空現一金龍身長千尺復更雷電迴風大雹以吹彼眾此即安樂須臾之湏魔即退散又經七曰是時魔等化一小蟲至尊座上尒時馬鳴以手捉得謂諸眾曰識此蟲不眾曰非我所惻尊者曰此是魔王而盜聽法尊者縱之住作神變彼魔力小而不敢動尊者曰汝現本身我非損汝尒時魔王即現本身禮尊者尊者問曰汝之眷屬有幾多眾荅曰有三千眾又問曰汝之名字復號云何荅曰我號迦毗魔羅尊者曰汝有何聖荅曰我化大海不足為難尊者曰汝化性海當可得不迦毗魔羅曰非尊不才我當未得尒時馬鳴即以說法并現神力大地振動發三昧火而照天地尒時毗羅見現神力心即起并三千眾而亦起信尒時馬鳴既見伏已即度出家於大眾中告毗羅曰汝發菩提當得聖道不久獲果汝非覺知尒時毗羅心淨恭敬未久之頃有五羅漢當為證果身則輕健而得其戒異香徧覆大眾咸知時有光明身中而出尒時尊者馬鳴告毗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受吾教當聽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寤了法非取亦非棄尒時毗羅尊者聞說此偈心生辨重而依教囑尒時馬鳴付法已竟即於本座入奮迅三昧現神通已即於座上卓然而立化為一相猶如日輪良久即隱而入大寂時當此土姬周三十五帝顯王三十七年甲午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三祖毗羅尊者章他心知疑品第十七

尒時毗羅尊者花氏國人也於彼國土而隱陰界時現風雨常作外法有所仰眾而僅三千尒時馬鳴菩[薩-產+(辛/工)]游行教化至彼花氏於一樹下常演妙法以度諸眾令得解脫時有一人年似衰老至尊座前云我疾病覆面在地良久不動更不言語大眾共怪云是何物尒時馬鳴告大眾曰此非凡人不久之閒當有變異語猶未訖早已不見須臾之頃從地涌出化為一女身如金色以手指尊者而說偈語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而度生死眾說此偈已瞥然不見尒時馬鳴尊者心自思惟若觀此相必有魔至於此地上當得成道而此魔眾於我道場徵責往覆而必持論即

降風雨或現小蟲盜聽我語尒時馬鳴為眾說法須臾之頃有大風雨尊者告眾曰此是魔作我若不除必當興害尒時馬鳴以手揮空現一金龍身長千尺復降雷雹迴風電卷以吹彼眾此不覺知須臾之頃魔即退散後經七日是彼魔王作一人蟲其[彰-章+井]微小至尊座上盜聽其語尒時馬鳴以手捉得謂諸眾曰非我所惻尊者曰此是魔王而盜聽法是時尊者而乃縱之彼魔力小而不敢動尊者曰汝現本身我非損汝尒時魔王即現本身禮覲尊者尊者問曰汝之眷屬有幾多眾荅曰有三千人又問曰汝之名字復號云何荅曰我號迦毗魔羅尊者曰汝有何聖荅曰我化大海不足為難尊者曰汝化性海當可得不迦毗羅曰非尊不才我當未得尒時馬鳴即以說法并現神力大地震動發三昧火而照天地尒時毗羅見現神力心即信伏并三千眾悉起信心尒時馬鳴既見伏已即度出家於大眾中告毗羅曰汝發菩提當得聖道不久獲果汝非覺知尒時毗羅心淨恭敬未久之頃有五羅漢當為證果身則輕健而得其戒異香徧國無不知悉時有光明身中而出尒時馬鳴即付寶藏并說其偈尒時毗羅尊者得付法已至西天竺國化導群品有一太子名雲自在領諸徒眾而至道場欲請尊者宮內供養尊者曰佛法不得親近國王王子諸朝宰等爾即樂後必有怖太子曰我國土中有一大山多諸惡鬼并毒龍等彼有道者心多藝術此山方廣近五百里於此山南而有一窟毒龍居中非人所止尊者意不近人當於所止甚是寂靜而可安道尒時毗羅尊者即往彼所欲至山所有一大蛇從山而出來逆尊者尊者見已身長一里其眼如日尊者便往亦不[(厂@((既-无)-日+口))*頁]視行至山南住一平處其蛇亦來至彼盤繞尊者端然而不傾動其蛇却解尋入窟穴尊者迴顧左右人眾無一住者盡皆退散又至須臾有一老人從窟而出白尊者曰欲居此不尊者問曰汝是何人當居此窟老人曰我居此山以經千歲奉上尊命而配住此尊者問曰於此山內更有何人是修道者我欲知識老人曰從此行去直至於北十里已來有一大樹覆陰多龍近有五百中有一人名曰龍樹心樂正法曾近諸佛常修梵行化諸龍王漸得道果我亦敬仰而師於彼尊者欲識而當往之尒時尊者便往至彼龍樹一見心生歡喜禮拜尊者合掌問訊深山孤寂龍居窟穴尊者至聖何因降此尊者曰慕道非深得人在遠我非至聖而覲賢者尒時龍樹欲求出家心自念言此師聖不尒時毗羅尊者告龍樹曰汝雖心語我已知之但自出家何慮吾聖尒時龍樹依師學道至求出家是時毗羅尊者而度龍樹時大國王悉皆在會感天帝釋降下香乳并諸梵眾而散天花國王[木*舍]施惠利甚厚又得羅漢而受禁戒當獲聖果而得神通尒時毗羅尊者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相傳當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護持物令斷絕汝受吾教而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寤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是時龍樹聞師偈已心生歡喜頂戴奉持時毗羅尊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現十八變訖化火焚身而歸寂滅

尒時諸天并諸大眾各持瓔珞奉上塔廟又散天花而徧其地尒時毗羅尊者入滅當時此土姬周三十七帝赧王四十一年壬辰之歲般涅槃也

第十四龍樹菩[薩-產+(辛/工)]章辯天戰品第十八

尒時龍樹菩[薩-產+(辛/工)]者西天竺人也當學道時居一大山名曰龍勝此山之中多諸毒龍時毗羅尊者而降於彼先遇太子名雲自在欲請歸宮而不受之又至一山名曰龍勝於此山中而見一蛇其蛇長大近有一里漸近毗羅其眼如日尊者所見而似夢之既到山已其蛇亦至盤繞尊者而得數帀是時尊者心不傾動如須彌山其蛇漸解而歸窟穴須臾之頃現一老人從窟而出白毗羅曰欲居此不毗羅問曰汝是何人當居此窟老人曰我昔世中曾為比丘於一林野多樂寂靜有諸道眾時來問我我心煩燥不樂言說意有瞋彼天罰我當作一蛇長四百步朝所出者即是我身當住此山已經千歲尊者曰於此山中更有何人是修道者我欲識之老人曰從此行去直至於北十里以來有一大樹陰覆多龍即此樹王名曰龍樹彼樹王者心樂正法曾於昔刼而覲諸佛化諸凡等常修梵行而度彼眾漸得道果我亦宗仰而師於彼尊者欲識當宜往之尒時毗羅尊者疾步至彼龍樹一見心生歡慶而自歎訝何得聖者迂臨而至作禮圍繞散龍金錢合掌當心而問訊曰深山孤寂龍居窟宅尊者至聖何因降此尊者曰慕道非深得人在遠我非至聖而近賢者尒時龍樹欲求出家心自念言此師聖不尒時毗羅尊者告龍樹曰汝雖心語我已知之但自出家何慮吾聖尒時龍樹聞師之言心即驚異便求出家依師善法至近佛道是時毗羅尊者而度龍樹天竺國王悉在其會時感天帝降下香乳并諸梵眾而散天花國王捨施惠厚珍寶又感羅漢而與受戒當獲聖果而得神通尒時毗羅尊者便付法藏彼受教詔而為說偈尒時龍樹得付法已心生欣慶涌身虛空徧至佗國作神通已却復履步至一國界名南印度彼國人民多信福業而不會佛真如至理唯行小辯不具大智及問佛性而但布施云我求福非解佛性汝會佛性而為我說尒時龍樹菩[薩-產+(辛/工)]告彼眾曰汝欲學道先除我慢心生敬仰方得佛性彼眾曰佛性大小龍樹曰非汝所知非說大小若說大小即是大小非佛性也彼眾曰我於菩[薩-產+(辛/工)]欲求其理而棄小辯歸于大智尒時龍樹即為說法對諸大眾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見其[彰-章+井]彼眾之中有一長者子名曰提婆謂諸眾曰識此瑞不眾曰非其長聖誰能辯耶尒時提婆心根宿靜亦見其相默然契會乃告眾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非師身也無相三昧[彰-章+井]如滿月佛性之義語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說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辯非色聲尒時彼眾聞此偈已心各踊銳便求出家尒時龍樹而即度脫并與命聖而為受戒合會大眾悉獲解脫於中提婆而為上首尒時龍樹菩[薩-產+(辛/工)]化彼國土時五千外道作大幻法令王敬

仰是時王者深信其事宗事外道却惡佛法云彼是時龍樹改其容儀著白褻衣手執赤翻在王前行覓即不見不覓即現如是隱顯經于七年王苦怪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時隱時顯經于七載龍樹曰我是智人善知他事王聞此語甚大驚愕王曰汝自云智人以何驗之龍樹曰王自知者宜當試之尒時大王俛仰問之諸天今者當何所為龍樹曰諸天今者與修羅戰王曰彼是天事此復難明龍樹曰但待須臾即當有驗語猶未訖干戈戟矟降下如雨耳鼻脚手從空而落王見是事特生珍敬命彼外道令禮龍樹是時道眾同見斯事深共歎訝尒時龍樹菩[薩-產+(辛/工)]為彼諸來宗眾而說大智度論今現行於世故不錄焉并造中論誦四百餘偈又造十二門論此三本論廣明佛理而濟道牙立勢摧耶備開宗要亦行於世故不書之尒時龍樹告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持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受教諦聽吾偈偈曰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尒時迦那提婆聞師付囑并說其偈心自慶幸而受教詔尒時龍樹告提婆曰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為未來世廣度群品作大佛事令得解脫尒時龍樹付法已竟即於座上涌身虛空入月愛三昧現神變已却歸座上而入禪定至于七日天雨舍利復從定出以手指空謂眾人曰識此事不眾曰我不能辯非聖可知龍樹告曰此舍利者是拘那含弟子摩訶迦尊有其宿願而發三等第一願者我作佛時有聖化度遇天雨下到其身上悉為舍利以表其瑞第二願者地所生物而堪為藥救諸眾生第三願者所有智者令智高廣而知宿命言訖入定寂然長往時當此土秦第四帝始皇三十五年己丑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章興百論品第十九

尒時迦那提婆者南印度人也姓毗舍羅昔求福業而學小辯因遇龍樹而寤大智尒時龍樹告迦那提婆曰欲學其道先除我慢心生敬伏方入佛海而見道性智慧明朗於諸見中常獲第一是時迦那提婆心即悚慄與諸大眾虔誠宗奉尒時龍樹即為說法提婆曰我於菩[薩-產+(辛/工)]欲求其理棄于小辯歸乎大智尒時龍樹即為說法對諸大眾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見其形彼眾之中唯有提婆知其宿命而能辯了提婆為眾人曰識此瑞不眾曰非尊不才提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用以表之說法無形聲色都寂議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說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相用表非色聲尒時提婆等聞此偈已心各誦銳便求出家而師龍樹尒時龍樹便度出家并為命聖而為受戒合會大眾皆獲解脫提婆於中最為上首尒時龍樹菩[薩-產+(辛/工)]為彼眾故而說大智度論并撰中論誦四百餘偈又造十二門論廣明佛理而濟道牙立勢摧邪備開宗要盡行於世故不錄焉尒時迦那提婆得付法已擅步諸國建立勝幢降伏異道以智慧力斷諸邪見化度群品游歷他土又至一國名迦毗

羅於此國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而有二子一名羅睺羅琰二名羅睺羅多尒時長者而姓梵摩復名淨德於一居舍好持園菀修理平正多諸花藥及其雜樹於眾樹中而有一樹陰茂多眾於此樹上而生一耳大如車輪唯供長者之所食噉諸有眷屬悉不獲之此二子問父覓食欲知此耳氣味何以尒時長者即至樹所擬取其耳摠皆不見迴語子曰此樹耳盡欲至食時其子自取亦皆不遇又此二子醉酒而臥其父欲食其耳即出以充飽食食既足已亦無餘者又諸家眾而擬盜取至彼樹上亦不復見尒時長者心自念言我何因緣而食此耳甚是甘美餘人無分又曰天生奇耳非有命者依樹而生亦須有分若無分者不得食之誰有聖人而能知故尒時長者作是語已其第二子至彼樹所見此樹耳懊惱前後我不得今此見者悉皆屬我即使左右而修理之以充一食其子食已亦無餘者心即安樂不同前後身得輕健心不孕[異/小]其次二子而向兄說兄既聞已亦命人取都不見有除第二子及其長者即得食之餘所求者悉皆不獲父子二人自思念之家千口餘摠不得食唯我父子而食樹耳故知此事必非常水有人決得我從所使第二子曰此木生奇耳我食不枯槁智者解此因我迴向佛道尒時長者與子歎已至於園觀散步游行是時提婆教化諸眾當會前立白大師曰佛授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有大菩[薩-產+(辛/工)]因耳而寤若出家時當有聖者而謂證果當在一國中名羅睺羅多吾於此土化而故接此眾言已又與大眾巡行城邑至梵摩家是時長者深生敬重而供養之即於尊者而說此樹請解本因復緣何以尒時提婆即於座上而入三昧觀其昔緣須臾之頃却從定起告長者曰汝年二十時供養一比丘及此第二子亦為侍衛者合家諸眷屬而悉不樂見唯父與小子心常生敬慕此維佛第子而無道德之外相有節行心不通大理在汝此家舍而經三十年從此滅度後而作此樹耳為有少節行不繫諸惡業為受此供養故來填酬尒是時尊者問長者曰汝年多少梵摩淨德曰已年七十九尒時提婆菩[薩-產+(辛/工)]以偈記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亦無耳尒時淨德及第二子聞師說偈心開意寤同白師曰我欲出家身已老朽其子年少而樂入道并有宿願故今復當其時願師哀納我其父亦聽許尒時提婆心思佛記却問其子汝名云何荅曰我名羅睺羅多尊者曰天生佛記非我能為汝若出家必大果報尒時提婆即與出家命諸大眾而與受戒領行化導游諸魔所彼外道等第相謂曰此所來者當伏於我各各用心而共持論彼眾我寡宜共齊力尒時提婆至彼立已手執一翻其翻八尺竿長丈二於彼而立敬不移步外曰汝何不前師曰汝何不後外曰汝似賤者師曰汝似良人外曰汝解何法師曰汝百不解外曰我欲得佛師曰我灼然得外曰汝不合得師曰元道我得非汝所知外曰汝既不知云何言得師曰為汝我故所以不知我無我故自當得佛時諸外道咸相謂曰此大聖者而號提婆曾於我眾而久調伏宜可就彼宗仰歸依于時外眾而悉敬伏又發大問一千九條尊者所荅悉不失地二五十眾咸坐道場對荅六疑而興百論得神

通力周徧十方大建法幢摧邪顯正尒時提婆菩[薩-產+(辛/工)]告羅睺羅多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世尊記汝佛滅度後二五百年中有大菩[薩-產+(辛/工)]羅睺羅多汝宜傳授無令斷絕受吾教誨而聽偈言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復無始尒時羅睺羅多聞說此偈并付法已心生敬重而順教詔師付法竟即從坐起入奮迅定分身八布而歸寂滅時諸梵眾起落供養用諸寶翻而縣其上細妙雜玲裝挍嚴飾而徧其處自此師滅度時當前漢第四主文帝十九年庚辰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章取甘露品第二十

尒時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姓梵摩父名淨德本因樹耳有多願故若有智者為我解說知其往事我即恭敬迴向佛道不久之頃當遇提婆而為入定白其前事不辜宿願而便出家師將化緣游至魔所廣立其義手執勝幡足理堅觀口談千論心思萬義宗生有之宗從立無為之至理于時外魔崇敬伏至聖於迦毗顯揚真乘會萬機於香域然則不生不滅知者見者乃達於本原無去無來會者則方持於覺路是時羅睺羅多之大士持法印而化迷徒六通以獲於前緣三明備陳於後聖故乃統領大眾至羅伐城中於彼城南而有一河名曰金水尒時羅睺羅多告大眾曰識此水不大眾曰非尊不才尊者曰此河之上近五百里有其至人應住於此眾曰尊何知之師曰吾嘗此水其味在上又見水中而有五影以顯前事而在此相又佛記曰吾滅度後二五百中當有聖者僧迦難提而生羅伐於諸祖中次第十七尒時羅睺羅多說是語已領諸大眾尋水而上便作神力未到食頃而至彼所時彼尊者而入其定羅睺等眾共止一窟候得三七日中方始出定尒時羅睺羅多問僧伽難提曰汝身定耶汝心定耶僧伽難提曰我身心俱定羅睺羅多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僧伽難提曰雖有出入而不失定相如金在井如金出井在井出井世相去來若約金體都無動靜羅睺羅多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井僧伽難提曰言金無動靜何物出井許金出井金非動靜羅睺羅多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僧伽難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羅睺羅多曰此義不然僧伽難提曰彼理非著羅睺羅多曰彼義當墮僧伽難提曰彼義已不成羅睺羅多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僧伽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羅睺羅多曰我義以成我無我故僧伽難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羅睺羅多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僧伽難提曰仁者曾師何尊羅睺羅多曰提婆菩[薩-產+(辛/工)]僧伽難提曰稽首提婆尊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羅睺羅多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尒時僧伽難提聞師說法心意朗然稽首人者而歸依曰三界一明燈迴光而照我十方悉開朗如日虛空住尒時僧伽難提稽首此語已右繞三帀而作是言三界諸

苦眾願依師解脫稽首而作禮惟垂哀納我尒時羅睺羅多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何依何託皆悉解脫尒時羅睺羅多語已即舉左手於虛空漸漸而長手持金盂用取齋食不起于座而至梵天須臾之頃却收左手還于本座而現鉢中所有飲食即命諸眾而共同食諸眾至已皆不能食欲擬食之心即猒惡身復戰慄不可近執尒時羅睺羅多告大眾曰吾不讓汝為吾惜食已命汝故悉不得食非我之咎汝自業故說此語已即命僧伽難提而分半座即共食之尒時大眾咸悉驚訝此是弟子云何命座而復共食非其禮也作是念已不敢發言尒時羅睺羅多知其宿命復有他心眾雖不言默然知矣乃告眾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得食者非汝等故過去刼中娑羅王佛而當化度為第十七有大神力多所饒益我滅度後此人度眾如殑伽河沙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多汝等此眾曾為聲聞當第八刼而事羅漢至獲其果到須陀含於彼終後而至吾所雖得近吾猶未見性汝宜迴心當禮此尊於我滅後而為上首尒時大眾聞師說已心生疑惑我師神力能取天食彼者非聖何當敬之尒時僧伽難提深知眾意而不敬伏即共尊者議佛在曰世界平正無有埠阜一切江河悉皆潤美樹上甘露露如縣珠食者安樂而無諸衰自佛入寂當近八百世界衰弱人多少信要假神力而為勝負我即不作作亦非難汝即不信信亦不易作是語已用其右手漸漸入地至金剛輪取少甘露却收手已還至會上而現甘露彼眾見已心生敬重師知敬已而用甘露分布一眾命令食之彼既食已身心安樂瞻奉尊者合掌敬禮尒時羅睺羅多曰如來以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年朽[彰-章+井]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尒時僧伽難提聞師付囑心生敬慕而問師曰法有證不有取捨不有有無不有內外不尊者慈造而為解說尒時羅睺羅多以偈荅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尒時僧伽難提聞師說偈歎言善哉大聖者心明如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滅讚尊者已受教奉行尒時羅睺羅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全身入定天眾散花而來供養時當此土前漢第六主武帝十年戊辰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章辯金河品第二十一

尒時僧伽難提者羅伐人也昔居此城南有一大河此河名金水於此河向上而行五百里有二大石窟僧伽難提而處一窟中常樂修禪定此師過去刼而號娑羅王次生此國土而誕剎利家名僧伽難提父名寶莊嚴母號芬陀利亦生而解語分明曉了之而為母說法化令入佛道國有一大師善明諸典誥能辯先世事一國悉知聞尒時剎利王有詔命師對師至王宮殿當居一寶座王問此太子有何因緣故纔生未一歲而能解言語兼會諸佛義化母而入道師善知往事請為我決烈尒時大師告父王曰今此太子年經七歲而寤佛道後學禪定而止一窟處于金河當遇聖者而獲道果尒時父

王告大師曰今此太子先世之中而居何位大師曰先世之中而處聖位有迎化眾號娑羅王尒時父王思念前事我此太子是吾之寶當捨出家報何薄祐尒時太子已七歲而白父言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尒時父王及其親母聞辭出家至不聽許又苦求父及求其母云不聽出家我與父母情已斷絕尒時父母即聽出家乃命一僧名禪利多請入宮中而與度脫在彼宮內一十九年方命眾僧而為受戒於一靜夜當自念言我名出家元處于舍年二十六曾不近聖即於此夜天有光明是聖感故非其月也忽見一路蕩蕩而直亦無別眾又於面前有一大山太子即尋其路至彼山所須臾之頃其天似明太子在山處一石窟而習禪定尒時父王至於天明不見太子僧利多而被擯出諸處追求而悉不獲在彼石室身心安樂而經十年小小衛眾還有三五而近學道尒時僧伽難提於窟而出面北觀望忽見一瑞而喜曰天生聖者不久屆此佛大慈故而度脫我即令衛者而淨前窟不久之頃大聖當至汝可速疾而淨道場不久須臾而至尒時僧伽難提纔此語已即入禪定經于二七尒時羅睺羅多游行國土至彼羅伐而見金河迴告眾曰識此水不眾曰唯尊能辯羅睺羅多曰此河之上五百里來有一智者而入禪定眾曰師何辯之師曰吾嘗此水其味在上并現其影影有五運當視此相尒時尊者說此語已便作神力須臾之頃至於彼所時僧伽難提而入其定羅睺羅多眾等共止一室候至二七日中方乃出定尊者相見持論如上佛記僧伽難提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當有聖者生羅伐城於諸祖中次第十七此二尊者各現神力用發眾意而取天饌共會同食無威德者悉不敢近眾見師命難提尊者分座共食咸悉不敬難提知已即低右手入地徐徐至金剛際而取地味舉眾得食悉皆安樂彼眾見已心即敬伏食甘露已悉得解脫尒時僧伽難提得付法已離彼國土又化他境名曰摩提羅睺記云吾化大眾如殑伽河沙從吾之後於摩提國又出一師伽耶舍多吾與汝等同尋此聖而必知識如是行已教化大眾忽於一日而有微風從西而來尊者面西而候其事乃告大眾汝等眾人識此風不眾曰聖智非惻尊者曰今此風者名曰道風從此西至三千餘里而有聖者欲出現世先淨國土而生其風今此風者不同天風龍風神風鬼風阿修羅風不同諸百風名曰道風亦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一切雖入大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動枝葉所有疾病遇此風者皆得痊退所有諸業懺不消者遇此風故皆得除滅所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故心即朗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即命大眾西尋聖者而化導之即作神通舉眾皆攝未至食頃到一大山山上有蓋如寶落迦尊者曰此是聖所聖亦止此言猶未訖見一俗舍杭於此山除此一家餘無別止是時尊者至彼舍宅云此暫歇坐猶未久忽見一子手執銅鏡而至師所尊者曰子幾歲耶子曰我當百歲是時尊者見荅百歲覆而問曰汝當無知看甚幼小荅吾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正當百歲尊者曰子善機耶子曰佛偈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尊者敬之深知是聖又致問曰汝執此鏡意況如何

尒時童子以偈荅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得同見心眼皆相似時彼舍父母見子奇異欲令出家尊者遇之而為度脫父母捨已即領游化至一古寺而為受戒名曰伽耶舍多於彼殿上有一銅鈴被風搖響尊者問子曰彼鈴鳴耶彼銅鳴耶子曰我心鳴也非風銅鈴耳尊者曰非風銅鈴我心誰耳子曰俱寂靜故非三昧耶尊者曰善哉真比丘善會諸佛理善說諸法要善識諸佛義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汝受吾偈當行化之偈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花果亦復尒尒時伽耶舍多聞師說偈及受法藏心生敬重頂戴受持尒時僧伽難提付法已竟即離本座至樹下立而舉左手把其樹枝尋即化度而歸空寂是時大眾咸作是言今此聖者樹下而終當於後世而必滋茂尒時大眾即散瓔珞塗香粖香燒香供養復共焚熱而起塔廟分布舍利咸資大眾眾取舍利欲於平地而起一塔在於樹側眾不能移及諸大眾盡其神力如須彌山不可傾動即就本處而致供養復天花諸梵天眾而雨寶衣用散塔處時當此土前漢第七主昭帝十年辛酉之歲入涅槃也

寶林傳卷第三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四　秦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章簷狗品第二十二

尒時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昔所生處於此國西三千之里有一大山名寶落迦其山南面居于一足地廣平正父母舍宅而悉在中姓鬱頭藍號伽耶舍多父天蓋母字方聖而初孕時夜夢神人告方聖曰我來也手執寶鏡而就其母於此寤覺身躰安樂時出異香徧滿於室時時舍內每現圓光懷得七日而自誕育身如瑠璃內外明徹年甫十二都不洗浴其身清淨絕無塵垢時人共語悉不勝彼心常閑靜亦不多語處于舍宅亦不執怪尒時僧伽難提告大眾曰我昔本師羅睺羅多當受記云從吾之後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多吾與汝等同尋此聖如此行已當會遇之尊者語訖與諸大眾至摩提國於法座上為眾演說忽於一日而有微風從西而起尊者迴面向西而候其事已乃告大眾汝等諸人識此風不眾曰聖智非惻尊者曰今此風者名曰道風從此而去三千里內而有聖者欲出于世先淨國土而生其風又告眾曰今此風者不同諸風亦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一切雖入大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動枝葉所有疾病遇此風者皆悉痊退所有諸業懺不消者遇此風故皆悉除滅所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故心即朗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命大眾曰西尋聖者而化導之即作神通舉眾皆攝未至食頃到一大山山上有蓋如寶落迦尊者曰此是聖所聖亦止此言猶未訖見一俗舍[木*尤]于此山除此一舍更無他止是時尊者至彼舍宅云此暫歇坐猶未久見一童子年當十二手抱銅鏡至于師所往返問荅具如上說父母見子有此奇異欲令出家遇尊者故方得度脫將至古寺登羅漢壇而為受戒師賜法藏并說其偈而教囑敬而奉行尒時伽耶舍多得付法已游行教化到一世界名月氏國於彼國土大作佛事說法度眾導化無量又彼國中有婆羅門家養得一犬常於屋簷下臥縱暫逐去還來本處如是臥此簷下經于十年不止別處人有所怪何好於此或復有雨并水所浸亦不離此臥於水中尒時婆羅門心自念言此犬何意而好處此更不餘止以杖驅逐暫去還返如是打喝又經五年尒時婆羅門年始三十名曰鳩摩羅多心常勇健不信有佛亦不信法不信因緣及諸果報而信外道常師梵志談非因緣何有果報俱是自然梵志所說甘心信伏時鳩摩羅多告梵志曰師說自然非因緣法今此猗者當何自然而處于此梵志曰此猗其心自然而好低下亦非因緣之所感故尒時鳩摩羅多又告梵志曰我於昨夜而作一好夢夢見真金曰赫赫照天地我與梵志等處于一暗室忽被日光射二身如琉璃師身淨無物我身蟻眾食師說達自然而為我消釋尒時梵志告鳩摩羅多曰此日出自然赫赫自然赤真金躰自然非物能賤貴天地本自然光照於彼此二人處于室明暗各自然汝身蟻眾食我躰常自然尒時

鳩摩羅多雖聞所解心猶未釋又曰我所作夢欲釋其原師所解夢還如說夢如此解已非我意中揔說於自然何如夢說夢又曰願逢一智者而為我解釋與彼事相應我願隨師學作是念已即捨梵志而歸本舍尒時伽耶舍多在彼國中於一座上告大眾曰見此氣不大眾曰見師曰教說此氣者大乘氣也何以夫氣像者氣如虹環其事必圓氣如玉瑞菩[薩-產+(辛/工)]在傍今此氣者猶如玉瑞下有聖者不久出世又云佛記云吾滅度後九百年中當有菩[薩-產+(辛/工)]現月氏國後而化導至于北天復度一眾次第二十今此氣者必當是乎尒時伽耶舍多即下本座與諸大眾至于氣所到彼氣所其氣漸隱師即立住轉復不見師曰此聖非遠且候從容須臾之閒有婆羅門年甫三十來問左右曰此是何人左右報曰是佛弟子尒時婆羅門却歸本舍而閉其戶是時伽耶舍多告大眾曰前瑞所起不離此宅尊者進步漸至宅所而扣其戶尒時婆羅門報曰此舍無人尊者問曰荅無者誰時婆羅門鳩摩羅多聞其語異不同梵志必是智人而可屈就時鳩摩羅多即開其門禮覲尊者請於舍內而踞其塌以諸果藥而供養之是時尊者作是念言今此人者必當是矣時鳩摩羅多而供養已乃問師曰我家有一犬常於檐下濕地而臥前後打逐蹔去還返至於彼臥更不移止今請智者為說其事與意同故我即師學尊者曰若我所說定其昔事與汝意通實師我不鳩摩羅多若與意合當隨師學伽耶舍多曰今此犬者是汝父也何以故為有少業而墮猗中其父死時汝身不在父有黃金未付於汝金在簷下以瓮盛之可有千鋌汝若不信但掘於此汝收金後狗臥隨處不定於彼時鳩摩羅多即致其功便掘其地未至五尺掘著其瓮瓮有黃金實千餘鋌收拾以訖其犬不止隨其處所而自安臥時鳩摩羅多不違願故便隨師學又問昔夢具如前白尊者曰汝夢見日是佛日照曜天地者度二眾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也日光照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琉璃彼所淨者自利一身非度他眾汝身有蟻眾所知識而自湊泊當於彼所而食汝祿尒時鳩摩羅多聞說二事心即決定即離居舍隨師敬奉而為給侍尒時伽耶舍多深知宿命知此弟子道力當備而命聖眾而與出家受具足戒令證道果時伽耶舍多告鳩摩羅多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傳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能礙當生生不生尒時鳩摩羅多聞師說偈心生歡喜得法眼故當自安樂而受訓誨敬重頂戴尒時伽耶舍多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亦不至地雨下舍利眾拾供養隨收得處各塔廟而供養之時當此土前漢第十主成帝十四年戊申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章試神足品第二十三

尒時鳩摩羅多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昔於無量刼中曾生他化自在天上忽見菩[薩-產+(辛/工)]身有瓔珞心生愛羨次墮他化而生梵天與一天仙說佛知見彼仙證果獲須陁洹承此力故而為導師度諸天眾有一天女其兒端正多修忍辱而至此會禮覲導師時一座中人千二百俱瞻此女心起愛樂累彼導師墮於梵天而生此土彼天女者亦生此土而姓梵志尒時導師生婆羅門家其人財富多諸金銀七珍等寶心長[怡-台+若]惜人所難得尒時有一羅漢名曰海勝知彼導師昔之因緣當墮於此羅漢曰我於先世曾生梵天因得此師說佛知見今者當證道果我既得果須化此師而令出世作是念已即至婆羅門家見一童子名鳩摩羅多便問乞金汝若施我當獲解脫童子曰我年十五未至自由父雖不在待白其母童子白母母即聽施隨汝所與亦不留難是時童子施金一斤與彼羅漢羅漢記曰汝從向去又經一十五年當遇菩[薩-產+(辛/工)]出世而引入道化度無量盡獲聖果已授記畢羅漢又曰汝有小難而折大業不久解脫疾證菩提尒時羅漢言訖即去未至須臾其父歸舍子白前言猶未訖叫喚罵詈即取其杖決子一百從此決已父身病疾於夜分中密自執器於其簷下而掘其坑可深一丈埋其瓮金近一千鋌恐子扛用而破家業從此埋已不令大小而知處所唯自側臥瞻望簷下從此病已直至于死却於本舍而作一猗唯臥簷下先問梵志而不能釋次遇伽耶舍多而悉往事前文已明不能再述尒時鳩摩羅多得付法已與諸大眾游歷他國化導眾生行菩[薩-產+(辛/工)]道植諸善本名稱諸土時北天竺有一大士而塗足油歷諸國界而遇尊者作禮圍繞却住一面而白其事我家有父母心常好供養亦求於佛道至樂禪寂者未知何因緣長疾而不効我有一隣舍心常行兇險煞害一切物不解求佛道亦不識供養豈會禪寂者如此行惡故常獲無病疾未知此二行惡者却善資善者却惡報伏願尊解說令我得見之尒時鳩摩羅多告大士曰佛云人生在世有三等業吾悉知之何等為三亦曰三世前生福業大而積功德厚當報於今身今身作諸罪惡業力微劣未及功德多且受善業報不現其惡相從此一報中更不作功德盡此一報畢當墮於惡道一入無有出更不復人道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如丘山今世作少善猶未過於彼其善力微薄且受諸惡故不現其好相從此一報中更不作諸惡盡此一報畢當獲諸善報於此善報時更不作諸惡而不煞害故更不復惡道永永生善利又曰前生修功德而致彊半功有少破和故迴心修惡行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快活心似得安樂忽降諸凶衰其家漸殘破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修福而招此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罪彊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教修福德福德雖修已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罪亦死先貧窮心不敬信佛亦不重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作惡而招此善報尒時大士聞師說法心開意朗欲依師法如師出家師曰汝有父母當在何國而須就彼白言出家父母聽汝許可即來大士曰我去本國難可得迴從此至舍三千餘里我請尊者彼

國供養度我出家尊者曰我徃彼土不足食頃汝所致步應難得至大士曰我往不難亦是食頃尊者曰汝有何法大士曰我在家時有一師兄名闍夜摩曾在彼國主一佛塔其塔中佛名俱那含於此塔前先有一樹樹生其子多不越百其大如棗名末訶子此佛滅度生此一樹其子為油將塗其足須臾之頃游三千里又欲住時將此樹葉隨身多少拭此油盡要住即住欲擬行又將塗足如是住法准如前事尊者曰汝有此油已非凡故共汝即同往彼國尒時鳩摩羅多即作神通而往比天竺國如是神力至彼佛塔作禮圍繞却住一面瞻仰尊顏目不暫捨尒時俱那含佛放白豪光照彼大眾盡獲阿羅漢果各有神力而自在故尒時大士辭父母竟而至師所志求出家時鳩摩羅多尊者即於塔前度闍夜多復命聖眾而為受戒尒時鳩摩羅多度大士已用偈告曰此佛放光明是度於汝相汝已得解脫諸眾當亦然尊者說此偈已乃告闍夜多曰如來已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法藏付囑於汝汝當守護聽吾偈言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尊者說此偈已乃告眾曰今此偈者妙音如來見性之偈汝可禮重當獲覺路時闍夜多深心敬重依師教詔頂戴奉持時鳩摩羅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以爪撦面各分兩向當此分處有大光明照諸大眾照大眾已寂然滅度諸眾感慟起塔供養時當此土王莽十八年壬午之歲入涅槃

第二十祖闍夜多章示終神力品第二十四

尒時闍夜多者北天笠國人也以兄油故用塗其足至彼中印度禮覲鳩摩羅多尊者問其業報善惡各異上修福德便有凶衰而作諸惡咸昭善瑞其此二者前文以錄故不說焉時鳩摩羅多而為說已大眾聞竟悉獲聖位尒時闍夜多聞師所說心意朗然即欲出家隨師侍衛尊者曰汝父母何處皈辭父母父母聽許即來吾所為汝出家闍夜多曰我之父母去此三千我去即易來曰無由以尊力故共至彼時尊者我去三千未消食須汝去歸國非得易耶闍夜多曰我之有兄而入佛道於彼國中供養一塔塔中有佛名拘那含此佛滅時當於塔前而生一樹彼樹有子如其棗大極結繁實方得百顆將得此子以充其油塗其足下須臾之頃行三千里不將難矣尊者告曰汝有此油是非凡者我今共汝同往彼國得覲佛塔瞻禮圍繞尒時鳩摩羅多即作神力而至佛塔見其塔已作禮瞻仰尒時拘那含佛從其頂相放大光明照燭一眾皆獲解脫闍夜多亦至彼所而求出家白尊者曰父母聽我而依尊者尒時鳩摩羅多便與度脫命諸羅漢而與受戒師見度已而說偈言此佛放光明是度於汝相汝已得解脫諸眾當亦然尊者付法并說法偈受其教囑頂戴奉行尒時闍夜多得付法已心得自在行菩[薩-產+(辛/工)]道宣正妙法名徧諸國度眾無量佛授記云吾滅度後九百年中至于北天復度一眾次第二十名闍夜多佛記第二十祖智慧超勝辯才無礙游

歷國土靡不周徧至一聚落名羅閱城彼城之中多諸道眾而見尊者咸皆宗仰彼諸眾等善解三藏甚深淵博辯惠聰慜諸有來者無能敵彼是時眾中有一頭陀六時禮佛少欲知足長坐不臥一食而已尒時尊者告大眾曰此頭陀者汝見如何諸大眾曰不可思議常修梵行長坐不臥一食而已尊者告眾曰此是道耶眾曰誠如尊說尊者曰今此頭陀不久墮落與道縣遠心有所得不名道故眾曰師如何尊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六禮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尒時頭陀聞說法已心生敬重即於座前以偈讚曰稽首三昧尊不求於佛道不禮亦不慢心不生顛倒不坐不懈怠但食無所好雖慢而不遲雖急而不躁我今遇寶尊和南依師教尒時尊者告大眾曰會吾語不大眾曰依教奉行尊曰此頭陀者非是汝背曾過去刼常行不輕行至于今日吾所言者為彼求道者心如彼緊絃曰贊曰急此絃急故其聲斷焉此聲緊故行者絕矣故吾不贊令彼寬慢無有所得方始安樂此北天竺呼為徧行頭陀此羅閱城眾共號此徧行頭陀為婆修盤頭也是梵語矣尒時闍夜多尊者知此婆修盤頭是其法器雖遭逆語心不動搖轉生恭敬意如大海又問婆修盤頭曰汝生恭敬心不退轉有此逆言當何不動尒時婆修盤頭白尊者曰我昔前世第七刼中至行勤敬常樂供養於一國土名常安樂我於彼所心不懈怠常行教化見一智者名曰月淨乃命我住而語我言汝當不久證斯陀含果宜應勤敬勿可犯也又語我言至修行者如彼昇天漸漸而上去地遙遠不可退墮若退墮者終有所損而不復上我昔世中年已八十復患腰腳不能自履以杖扶策隨其處所有一菩[薩-產+(辛/工)]名大光明而處一寺居止一房我就致敬已畢却歸本座尒時月淨而來至彼當語我言前者見汝不久證果今度一覩却在凡地苦哉苦哉何因始此知汝其過輕父重子婆修盤頭問月淨曰此非可懺不月淨曰汝識罪不婆修盤頭曰我未省犯月淨曰汝懺何罪婆修盤頭曰我多忘失未省此罪月淨曰汝禮拜大光菩[薩-產+(辛/工)]不婆修盤頭曰我曾禮拜汝省彼房門外有畫佛不婆修盤頭曰不見月淨曰汝倚其杖在其佛面為彼輕故不得斯陀含果當退八位汝須知之時婆修盤頭即至彼寺其壁上實有一佛為禮大光倚此杖故上墮於我而歸八位今見尊者所出言教無不信受縱有逆語如風度耳亦不停滯願尊慈造有法教誨時闍夜多告婆修盤頭曰如來已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受吾教已而聽偈言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時婆修盤頭聞說法及其偈言心生歡喜頂戴奉行尒時闍夜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已首在下卓然倒立如娑羅樹枝舉眾共取欲擬闍維悉不能動又諸羅漢盡其神力欲擬取下亦不能動如須彌山不可傾覆尒時大眾同用神力有百千眾亦不能動時眾共集焚香白曰請師下本座我等欲闍維願師大慈故令我得舍利纔稽眾首而共向前忽然自倒如五大山崩地皆

震動尒時大眾用已香薪而共闍維闍維既畢收得舍利起窣堵波共其供養時時瞻覲時當後漢第二主明帝十六年甲戌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章舉太子品第二十五

尒時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名光蓋母字嚴一家有財寶供給四方唯無其子光蓋曰我無子嗣當何求之嚴一日於彼城北有一佛廟共至所求必應得之是時光蓋而共嚴一至彼塔所合掌禮敬散諸花香徧於佛上又致供養而細嚴飾咸共尊仰而啟其願曰我於世尊所而欲乞一子願尊大慈故不違我等願是時願已却至本舍於一夜中夢見二珠一珠光明而能徹耀又一珠故亦有光明其光如電有無不定前一珠者光明照耀亦不歇滅食二珠已尋即夢覺身躰悅澤無諸苦惱懷至七日當有一僧名曰賢眾至於門首而問之曰我行四國土尋光至於此汝彼是誰舍當生一賢子尒時光蓋長者聞是語已即出逢迎彼師見已心即歡喜尒時嚴一亦出禮拜賢眾見禮不敢當次云禮佛自禮法身福智尊者尒時光蓋作是思惟此僧非聖當鄙凡者我是丈夫禮却不起彼女人敬心即恐悚尒時光蓋却歸房室取一寶珠奉上賢眾以試其心又更作禮尒時賢眾端然不動亦不止遏受其寶已云汝好在令更作禮光蓋致禮近將百拜既見不止心自停息猶不會意云我見尊者受我寶珠心即歡喜復見尊者不受女人拜敬心自恐悚不敢安座其事云何請為宣說賢眾曰汝不問我我即不說受汝拜者汝是凡夫有少福德合遇於我我受汝珠以用資福當生之中而獲財利不令欠我受汝拜資得當生和合眷屬不令返逆彼女人者身懷菩[薩-產+(辛/工)]是敢上乘不久當世化度無量三昧果中亦得敢上而當十五即應出家次遇毗婆訶[薩-產+(辛/工)]而得受戒從此去已常行苦行曰食一中此國名曰徧行頭陀亦曰婆修盤頭當度賢者如我等輩約殑伽沙所以見者不敢輕慢非貴女人而致於此光蓋曰善哉大士而有他心於此三世悉能覩見讚禮而已深生敬重自責輕慢至悔前預而知其本又賢告曰汝有二子一者上說更不再言其第二者名曰芻尼芻尼者梵言也此曰野鵲此子者於先世時世尊入定在於雪山彼子為鵲泊於佛首又作一巢時來時去世尊成道彼鵲為近佛故而獲此報世尊出世天龍八部游那提國彼國王者是此子也世尊至彼王即出迎瞻奉隨從請尊至殿而設供養欲問往事以何因緣我名芻尼尒此過去經多少歲而親智者願尊慈造為我解說尒時世尊告芻尼王曰汝先世中曾作野鵲吾入定時汝於吾頂置一鳥巢或來或去已經六載吾已成佛汝作其王為近我故而獲此利於後五世悉名芻尼吾滅度後二五百未當生羅閱城中毗舍佉家得與聖者婆修盤頭同處一胎而出于世此婆修盤頭者是賢劫祖次二十一其師之後當出弟子有大神力十那羅延一切諸眾悉不能及以此力故號大力尊尒時芻尼王聞佛所說先世為鵲心即驚悟以其瓔珞用嚴一蓋共

成奉上世尊伏賀先世願尊慈造當為領納尒時世尊作少神力即用此蓋而處其頂尊又告曰汝後五世中為遇此菩[薩-產+(辛/工)]當獲大神力而生忉利天尒時芻尼王聞佛說已心即歡喜合掌尊前以偈讚曰與聖同處胎當於第五世為遇婆修故而得生忉利我昔為野鵲在尊頂上止奉此七寶蓋以荅先世耳尒時婆修盤頭年當十五遇一尊者名曰光度而與出家後逢毗婆訶[薩-產+(辛/工)]而與受戒至行頭陀心不退轉縱遇諸境生滅不起猶若須彌八風共吹至無量刼悉不能動尒時闍夜多知此婆修盤頭是其法器雖遭逆語心不動搖轉生敬重意如大海當付法偈而受教詔即往他土而行化之至那提國之南有其大象頻下損物人不敢敵自三十年來其象不下一國人民皆得快活心不憂懼亦不損耗彼由何故凡不可知願遇聖者而為我說彼城之眾咸悉安樂無有患故不作惡夢彼國有王名常自在有二太子一名摩訶羅二名摩拏羅此初太子年已四十其第二者年已三十常得安樂不被諸境之所惑亂每至園觀心自念言聖者合至何當晚乎尒時婆修盤頭至此國已大作佛事廣為說法化諸道眾皆蒙獲益時彼王者忽聞此師即令使者而請供養尒時婆修盤頭至王宮殿王即禮敬心生瞻慕即命二子令致敬師用資福業王白師曰師在他國見彼人眾得似此不婆修盤頭曰諸國土中業感不等為取何國而況此之王曰師羅閱城何如此土師曰彼國曾有三佛出世此土即有二師化導以其父子而況得之王曰今此國中未有佛出大眾安樂猶何善耶王曰若佛出世王非在此承此二師故有此善瑞王曰二師者誰師曰佛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末那提國王剎利多滿名常自在生二太子其第二者有大神力一切諸眾悉不敢敵其力一舉昇十那羅延八地四眾悉不能及從此因故號摩拏羅王今太子即當其事王曰其次者誰師曰吾亦預此王即致敬心生歡喜未至食頃有一使者奏曰象兵百萬至于南面欲近城門漸漸而進王曰此事非小如何抵敵師曰不用軍眾亦不須刃令此太子輕喝一聲悉不能動何用憂慮王曰得不師曰今此太子非百萬象更有十倍亦不可敵王即命太子令至城南象兵漸至彊過百萬尒時太子即舉右手拍其腹上而喝一聲其那提國中所有宮殿及諸舍屋悉皆振動象兵百萬悉在于地不復更起尒時大王見子勝已深生敬伏不敢輕慢而禮尊者曰我此子者佛已授記生于此國為大沙門而有其力昇十那羅延伏願尊者而與出家依佛記故勿令違犯尊者曰今此太子非我出家復至他日無人度者尒時尊者婆修盤頭即就王宮命語聖眾而與太子出家受戒尒時太子得度脫已心生恭敬即於尊前以偈讚曰為摧百萬象鼓腹作神通一切諸宮殿無不振動者遇師方便力而得度脫我稽首辭父母而出於愛火尒時尊者即領太子摩拏比丘聚落行化乃告王曰我為此太子而至于那提今已得解脫宜令化導之尒時那提國王常自在等與諸眷屬共送此子而至分首隨緣往所是時婆修盤頭在彼國中游行教化建勝法幢辯才無礙摧諸邪見而歸降伏隨彼化導百千萬眾悉得度脫而證聖果乃命弟子摩拏羅曰如

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尒時摩拏羅聞說法偈心即歡喜而生恭敬頂戴奉行時婆修盤頭付法已竟即於座上高半由旬其身在空亦不神變凝然而住尒時大眾咸共合掌而啟告曰至尊大慈故令我得舍利莫現是神變願師歸本止時諸大眾作是語已颰然從空却還本座便焚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後漢第五主殤帝九年丁巳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章伏術師品第二十六

尒時摩拏羅者那提國人也姓剎利帝亦名大力尊有云摩奴羅者此非理也昔在國時身為太子父名多滿亦名常自在佛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末那提國王剎利多滿亦名常自在生二太子其第二者有大神力一切諸眾悉不敢敵其力一舉昇十那羅延八地四眾悉不能及從此因故號摩拏羅佛已授記其實如之尒時婆修盤頭者得五神通及八解脫隨彼國王而行化之以大福力多所饒益次至一國土名曰那提彼國剎利王而生二太子其次第二者而有大威力彼國多象眾而頻侵聚落自生太子來其象並不國土無衰惱以經三十年尊者婆修至化導無量眾受王請供養到彼宮殿已命出二太子令禮婆修尊欲求於福報尒時大王問尊者曰師在他土見彼人眾得似此不尒時婆修盤頭對曰諸國土中業感不等為取何國而況此之王曰師羅閱城何如此土師曰彼國曾有三佛出世此土即有二師化導以其父子而況得之王曰今此國中未有佛出大眾安樂由何善耶師曰若佛出世王非在此承二師故有此善瑞王曰二師者誰師曰第一者是吾第二者太子此國無患得三十年今此太子亦年三十此事現在非無信耶師曰此太子者身有大力能摧諸魔心有智力能伏生死王曰如何得知師曰不久之須當有一信從南而來以此事故而顯太子師與王語言猶未畢忽見一人而至殿前奏曰今此城南有百萬象兵而入國界王聞此事心生憂惱以何兵眾而戰得勝尊者曰今此事者而亦易為王有太子其力難比令此太子而敵得之王曰此事非小如何抵敵師曰不用軍眾亦不須刃惟此太子輕喝一聲悉不能動何懷憂慮王曰得不師曰今此太子非百萬象更有十倍亦不怯弱王曰令命太子戰彼象兵尒時太子奉王勅詔命戰象兵即至城南端然而立其象兵眾漸漸而進尒時太子即已右手拍其腹上此象眾等悉皆崩倒更不復起試喝一聲六返振動父王見已深自歎訝此子出世非我等輩佛已授記云生彼國因師證故而得知之又曰我有二子其一敢異若紹我位必應勝之師曰此子在舍非登此位若作主者為銀輪王王三天下非此小國而及用之又曰若出家時定作法祖而繼於我化導九眾尒時大王見子勝已深生敬伏不敢輕慢而禮尊者曰我此太子佛已授記生于此國為大沙門而有其力昇十那羅延伏願尊者而與出家依佛

語故勿令違負尊者曰今此太子非我出家復至他日無能度者尒時尊者即就王舍而與出家又命聖眾并受具戒尒時摩拏羅得度脫已心生歡喜瞻仰尊顏目不暫捨尒時婆修盤頭即領摩拏羅欲化道眾故辞王曰我欲化導眾隨所諸聚落願捨摩拏羅而隨於我去王曰師與出家竟即是師弟子非我等拘束聽從隨師化度尒時婆修盤頭當行化時度諸有眾而滿三萬得聖果者近自五千而化度已告摩拏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于我我持此法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并傳法偈具在前文而不再說婆修示化終于本緣尒時摩拏羅得付法已心得自在隨化他土拔諸有眾而為說法次第游行至于一國名西印度彼國國王於宮苑中常自行道名曰得度姓于瞿曇手執金蓮如供養佛於苑空地并自閑靜唯置一爐常焚寶香而呪願曰願我遇聖而得了知前後際中一切諸境王發願已而又行道如是行道經于七年當於行處而現一塔亦不高廣至甚低小從座至頂一尺四寸其色青黑四面有相各自而異前一面者有尸毗王割股救鴿又左一面者有其[薩-產+(辛/工)]埵投于險崖復右面上有月光王而捨寶首當後一面有慈力王剜身千燈尒時大王行道已竟忽見一塔至是低小極而高廣未過二尺以手欲捧都不能動又令淨者而有二人共舉此塔亦不能動又命五人依前所舉亦不能動尒時大王既見如此廣命多眾可滿一百悉有其力共舉此塔亦不能動尒時大王當自念言此塔至小亦不連地何故多眾悉不能動王就塔所而致供養焚香散花徧滿其處即命國內諸有智者咸共詳察尒時摩拏羅尊者在此會中亦不先說讓諸智者而為其首一會大眾而有五百王致供養而設眾僧彼國僧眾多修梵行復有一眾而修禪觀自有一等而善術誓彼三眾等悉赴王會時眾食已王白前事問諸智者今此苑中我常行道於此淨地而湧一塔未至高廣人不能動我欲將彼就此宮殿置於高處而供養之一眾智者誰能為我移得此塔就其宮殿是時會中有一智者善明呪誓白大王曰我當移得王曰便請尊者尒時術師即於王舍請一大物眾不能舉我且試之然移此塔王曰我有殿前銀山高廣極重今此力士非論一百二百三四五百悉不能出此山入地深至水際昔時鑄作將鎮此殿師有力故一任出之尒時術者即作其法以手結印用按于地即舉左手而曲其肱高聲喝咄未至食頃其山漸動舉眾皆見颼然而出三眾歡喜無不欣訝王見是已其心豁然讚言善哉壯哉其力如此何憂移塔尒時術師即至塔所見塔低小心不敬重又曰此是小小何足其力王曰便命術者而為移塔尒時術師即就塔邊以手欲舉其塔安然都不能動術師却後七步便作前法先喝一聲牙齒墮落其術師自不覺知又喝一聲眉毛亦落其此術者上未覺知又喝一聲其鼻崩倒時諸大眾喚言且住術師即走東西南北又不遠去只在眾前大眾又喚術師術師且來此座何用亂走術師叫曰諸人等復在何處而不出來救我之命三眾共起向前捉之悉捉不住尒時大王既見是已即命五百力士令捉術師如捉得住當厚與賞是時力士同共向前便擬把捉悉被衝到亦

不可近其身如鐵把亦不住尒時大王告大眾曰今此眾中誰能誡此我見此事何由可當雖有身力亦不敢為是彼自顛倒為是聖者所作為是法合如此為是自失心力彼眾之中誰有諳者當為我誡令免任亂我所敬信亦不害此當願依舊如前無異
寶林傳卷第四

三物…曰若人…（ 以上缺一紙）

（ 兩行下原殘）脫皆為此…具七事者前際後際悉能…刼中亦如眼見他心宿命從此而通八解三明皆因始發欲近佛地方獲菩提踏著六通便成羅漢是時王聞深生信重問尊者曰師久修行善知宿命又知奇事明前後際未審此塔當是何佛我欲知識今請尊者而為說之尊者曰今此一會眾賢非一願王見念當迴問彼尒時大王即從座起整頓衣服而請諸眾曰願諸眾等哀念我等有他心者而知昔事今此塔者當是何佛是何弟子而造此塔為是何物之所成就伏願眾聖而為解說尒時大眾一時起立合掌白王我等三眾非見彼事願王迴信當請摩拏尊者必當為說又此摩拏尊者昔為太子時能戰百萬象佛已曾記之次當二十二想此往勝事今覩非凡者願善哀請故而當說之尒時大王却至尊所而白前事具如上陳時摩拏羅曰此眾諸聖咸悉知之故讓於我而令為說又曰今此塔者是我本師釋迦如來七寶舍利塔也何以故尒時如來在王舍城東游行教化之次時有一童子年已七歲名曰舍耶是時童子在河弄沙見世尊過手執金鉢入王舍城時此童子即以此沙如其餅想將奉世尊尒時世尊以鉢受之為尊感故化為金粟將供一眾而悉充足為獲此報而作輪王化一天下能使鬼眾悉伏宗仰即時童子身為輪王心多暴燥虐損殘劣少少信故違犯多殺自此童子生於宮時有一大樹其葉鮮澤婆娑陰茂上有其子時放光明人至於下心即安樂其樹初生時與此太子同時而出太子登位年已四十時與音樂一切御眾每至於樹在此樹下王即安樂若離此樹心不悅澤其本性中常好歠酒一度酒醉常損御眾三十五十所有行事皆背天地又作大地獄一十八所還像陰道如是行法乖治國土又於一日領諸嬪妃一千餘眾同至樹下以酒歠樂直至過度王便寢臥未至須臾有大風至王亦不知其風損樹花果墜地良久之頃其風靜已王便睡覺酒醉作怒云我暫睡便損其樹此過難捨而當殺之如是損眾又經千百前後共損不知其數彼鐵輪國亦有一僧名曰耶舍亦是菩[薩-產+(辛/工)]而有六通王雖知有不至深信又有一僧名曰海意見王損眾而滿八萬海意念曰今此王者前世舍耶遇我世尊而施沙故因此果報而獲王身若不救

之當墮蠅虻無有出期又曰此八萬眾而復枉死悉未得生為王福盛不可取之更待三白當必死矣尒時海意即作神通入彼地獄法者曰沙門何故而至於此海意曰我欲入鑊湯如何庇護法者曰此鑊湯中而無冷處幸不入得尊者曰我有少病而欲入之法者曰此湯若入骨肉俱盡斷其根本非除病也尊者曰我為無明顛倒皆由此病若得除本何由可論又曰我為枉殺一切眾生今當合償前後計眾近有八萬為歠酒故而悞殺之當獲是報皆是我過非因汝事而但放我令入鑊湯若得盡我惡業汝亦利故法者曰我損於師天之不祐為無罪故非是過者若欲入鑊待我奏王取王進止尊者曰然法者修表以說前事奏上大王王聞大怒此妙門者當譏於我我不誅之受彼鈍故即令處置何在於晚尒時法者而奉敕旨依法處置令入鑊湯尒時海意被拋鑊中其沸波湧不可近處尒時海意從鑊中心涌出蓮花高七多羅樹端然處[序-予+(咒-几+土)]亦不損故法者奏曰奉敕處置比丘海意拋在鑊中都無有損又乘一花從鑊而舉高七多羅樹端然不動見在法所伏聽敕裁尒時大王聞說前事即與御眾同徃觀之纔至彼所王一見已便致禮信廣發大願而懺謝之尒時海意便被王請與耶舍比丘同止一寺時時禮覲而問之曰我昔作罪多不知數二尊方便令我懺悔又耶舍曰王昔所損近八萬眾宜可廣作諸大佛事方得勉之若不如此當作蠅虻不可得度尒時大王告海意曰我有一樹與我同生其葉潤澤亦有其子子有光明每至此樹心即安隱故乃名之阿育之樹我為此樹忽爾凋殘醉悞損從亦有數千今遇尊者如何拔濟我所力及悉不惜之尒時海意告王曰王欲殄累無過造佛寶塔而用嚴飾散于他土彼國見之當生希有而資後福今亦有益王曰何物所造復高多少并是幾所又安何處海意告曰宜造八萬四千所用以七寶五寶為粖二寶銷鑄以為一摸高一尺四寸若此塔成其罪消滅當於後世又生梵天非處於此尒時大王因樹立名為阿育阿育王者此土譯云無憂王也尒時無憂王聞師所說心生歡喜悔改前行即敕鬼眾并及御者而索七寶便造此塔每一塔中置一垂鍾盛佛舍利四面無門唯有四相如上已說更不再舉王置功勣眾共辨彼不久一白當得畢功尒時大王白耶舍曰此塔已成就

畢當有八萬四千所伏願二尊指示於我當安何處尒時海意又告王曰其塔既成請取鬼眾八萬四千各持一塔而候耶舍尊者而作神通其光盡處當下一塔其所下處皆是諸佛入滅處菩[薩-產+(辛/工)]化度處羅漢神通處導師三昧處聖賢證果處修習禪定處此六上妙地而可安此塔尒時阿育王即敕鬼眾八萬四千至於會所各持一塔而候尊止尒時耶舍比丘即從座起用其左手五指甲內忽放光明照曜天地其光道數八萬四千八方輝赫如日無異尒時摩拏羅告王得度日今此苑中於先世中曾有一僧名波羅迦於此證果後遷宮殿方飾于此今現此塔是其一數昔時育王所制也

摩拏羅印國土章指泉示化品第二十八

尒時西印度國王得度聞摩拏羅而說昔事心自歎言即曰時中虛度多世如盲摸象非辯處所我今有者咸悉昔福非是今日而能建立我此身者猶如夢幻終不堅實今遇尊者須投告之令此身心速寤先世所有業累當自殄滅即命太子冊立為王而付國位致一大會廣施慳蓋多設寶[序-予+(咒-几+土)]而命眾聖咸登此會王供養已便投出家尒時摩拏尊者即與出家出家既已取一金鑪焚香告白云西印度天子得度投佛出家願尊憶持令至道果尒時空中而有聲曰汝度此王當不憂慮却後七日而獲羅漢師聞是說眾亦歡喜是時眾僧守王七日觀成證道當第七日有大風雨不令雜眾在王宮室所有雜眾悉自不住直至午時王在道場合掌端座須臾之頃猶如夢中又自坐睡夢見一人手長萬丈身處于座其座亦高垂手執果當令食之既夢食畢地大振動王即座覺心如日月覩見他國舉身輕利不似昨日信禮諸佛深自幸故得遇其事當何如之王出家已得證道果獲阿羅漢得六神通即作神通而入三昧離彼宮殿別處幽閑即與尊者而共持論曰故知我昔未得證果時唯有彼國不知諸佛國土有若干種令此寤後却返觀彼至是微劣最小一國又曰其人未證果唯見彼及處今日證果後如日虛空住又人未寤時猶如一小蟻唯知[宋-木+巢]穴測更不知他土不信有諸邑唯人所到處其蟻未曾至悉言彼非有蟻中修行者後得為其人能見諸聚落亦復能往返此人行百里更遠不能至猶於果位中聲聞小通者為有腰脚疾遠行不能及聲聞多疑礙不得至菩提又有不能行人心亦不怯弱游諸國土中已經千萬里若約於蟻眾如我得神通我雖說向彼彼亦如夢中眾生不信佛不知有佛國亦不信賢聖如彼人世蟻蟻即遠不知其人悉能到我今得神通佛土亦知悉一切十方土無有不達者我今對人況猶彼蟻中人我化諸有眾說向我證果以游諸國土後眾心不信

亦不入彼意引此前事況猶若人中蟻又曰我觀此南閻浮提如一食盤於其中閒數有八萬上中下等各有多少其上國者而有一萬中國者而有二萬下國者而有五萬此三等者大編其數於上國中自有三等於中國中亦有三等下國中亦有三等如九品法隨已修行盡得生彼尒時摩拏羅告得度曰我欲化導至于他國有一智者欲出于世得度曰尊者神力能應十方此作神通何假就彼尒時摩拏羅即以金鑪焚其寶香乃告月氏國鸛勒那曰汝在彼國能化鸛眾道果當至汝知之乎尒時鸛勒那比丘在月氏國於一林中常念大品彼國國王名曰寶印常供養此鸛勒那比丘此尊者常住此林經于九百常感鸛眾銜花獻之彼王請出此林而命宮中供養尒時尊者即順王意隨至宮殿座猶未久有一道香煙至于尊前鸛勒那謂王曰今此香至王可識不王曰此香是天信不鸛勒曰不是天信王曰是何香故而至于此鸛勒曰是西印度摩拏羅尊者信至于此王曰此師者當是何人鸛勒曰是那提國王之子身有大力過去刼中曾遇娑羅樹王佛而與授記汝於賢刼之中當得為祖導化無量次二十二王宜面西而作頂禮尒時大王合掌遙禮是時鸛勒即從座起整頓衣服面西而作禮尒時摩拏羅尊者與得度羅漢言說法要之次忽然以手點地三下得度羅漢曰何以摩拏羅曰此是鸛勒望此作禮我以手按地而用荅之告羅漢曰我欲往彼而化導故此者得通而繼於我尒時尊者即作神通往于月氏是時鸛勒告寶印王曰師欲來也宜當迎之尒時大王即嚴四兵而近千數又以象輦莊嚴一座王與鸛勒俱乘一象同至西來未至于遠當逢尊者同歸宮殿二俱禮信深共瞻仰尒時鸛勒有一弟子名曰龍子年二十二才名奇特師欲觀彼作何智慧而足聰辯纔入定中悉不觀見不能辯了尒時鸛勒即問尊者此子先世曾為何業於此今世而有智慧我昔曾觀都不了見未明此子是何因緣尒時摩拏羅問鸛勒曰汝入定時觀于此世當得幾刼鸛勒曰我入於定當觀三世摩拏羅告曰此龍子者非在三世之內而修功德鸛勒曰於何世中摩拏羅曰此龍子者於第五減刼中而於妙喜國土生婆羅門家有一伽藍新鑄一鍾可重一萬彼子長大善採栴檀見鍾既成而奉一槌以充撾擊而施鍾者已獲菩提於三世彼子施搥感於因緣聰明獲於五刼非是三世之內而能辯之尒時鸛勒聞辯其事心生信慕而欲奉延依從事之問尊者摩拏羅曰我於昔刼曾在何土以何因緣而感鸛故我久觀察亦不明了伏願尊者為我說此因緣而令得知尒時摩拏羅告鸛勒曰汝先世第四刼中曾為比丘有大福德心通至理廣演言教化度一切雖神通故而無宿命每將第子一百二百常受供養尒時大海有一龍王請汝供養汝作神力獨自往彼尒時弟子各自念言其師往彼何當不歸汝在龍宮亦知弟子思念即於龍宮受供養已却作神通至于本座時諸弟子忽然見師却歸本座諸弟子曰師前往何所又至誰舍未至須臾還來本位師曰我至龍宮當受供養諸弟子曰師當後去我亦隨彼尒時龍王復命尊者時諸弟子欲擬隨往師曰今此齋者非汝所食諸弟子等第相謂曰師常說法於食若等於法亦等云何

獨徃而彼食之尒時尊者却歸本座便入禪定觀諸弟子有大福德消彼龍宮供養得不於彼定中無有一人可消此食師出定已默然不說又於一日龍王自來至師座前復請供養時諸弟子便欲隨往師曰汝等諸人不用隨我我念汝故故不將汝諸弟子曰師不念我我不隨師師既念我我即合去尒時尊者即領弟子同赴此會飯食充足亦無諸患此諸弟子雖無諸患為師蔭故當獲如是師後滅度已當生諸國隨所福業而生勝處其諸弟子為受此食經于五刼不得為人常生鳥中今此巡受當作此鸛共會一林師巡勝處合生此土月氏之國婆羅門家而處此土常念大品人禽雖異各處一途為昔業故而當再會尒時鸛勒聞師說已殷重恭信心生悚慄乃告尊者曰我修何法當令鸛眾而得成人摩拏羅曰我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尒時世尊付于迦葉如是展轉乃至于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彼眾因汝悉得解脫汝受吾教而說偈言心逐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是時鸛勒聞師法偈踊躍歡喜作禮圍繞頂戴奉持尒時摩拏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作十八變訖却歸本座以手指地化為一泉而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滿十方濟說此偈已寂然不動尒時大眾號慟攀戀共焚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後漢第十主桓帝十八年乙巳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三祖鸛勒尊者章辯難氣品第二十九

尒時鸛勒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千勝母號金光尒時千勝長者在于彼國多有財帛其富無量雖有財寶而無子息彼國之中有一金幢所有人眾心有求者悉皆得遂幢上有字以銀作之名為七佛真幢彼千勝長者為無男女至于此幢而設供養乃稽首曰稽首七佛師我今求因緣為無子息故從尊丐一子尒時千勝長者願是事已却歸本舍謂金光曰我於勝幢處供養七佛已發其一大願求丐一子息此母聞其事即以金鑪而焚寶香至心虔重忽於夜後子時夢見須彌山上有一童子手持玉環告金光曰我來也其母夢已當告千勝曰我於昨夜子時夢見須彌山上有一童子手持玉環云我來也其父聞說心即歡喜告金光曰其夢甚善必當有子從此夢已身體安樂無諸衰患其家清淨人悉好善往來比丘時時至舍忽於一日有一三藏來至此舍是時金光頭面作禮時三藏告曰汝善保護勿令此子而有觸汙金光曰我自懷來近經十月一身清淨合舍亦然金光又問三藏曰此子生後有少福德不三藏曰此子福德不同俗世多有財寶佛已授記為大祖師當度千眾演無上法利益七世得五通果而具三明及八解脫此子先世第四刼中曾於龍宮廣開法藏當須善育而自保愛尒時金光十月滿足當誕其子於此日中天花自落地現金錢漏覆于路彼國使者聞奏於王王自至彼觀其異瑞天花地錢王曰我借此子將至宮內父母奉敕不敢違製尒時大王將入宮內與諸采女令信養之時諸采女有百千眾彼此

爭覓各欲養之其子分身徧百千女尒時大王忽覓此子其諸采女有百千人各執一子而奉上王王曰我只一子何有多許采女具白一一前說王曰此諸子等都有百千我將來者為復何是諸采女等各言此是尒時童子化身徧宮延有百千本來身者而歸父舍尒時大王即啟告曰我今無太子欲收於汝故尒現多身者令我心不定汝有神通故當現却變化汝無神通者常作宮千子尒時大王言猶未訖百千采女各於懷中所抱子處放其光明有百千道瞥然不見更無一子唯有真者在父母處而自安養年至七歲獨往諸處彼國有鬼號曰拘羅每有人眾共相祭祀時彼童子而至此處其鬼真影悉自崩倒每自歎曰三界微薄多有邪鬼不遇一人而會正法如是長大年二十二遇一尊者而與出家又於羅漢山受戒此師唯教念大品經如是念經至三十年當遇摩拏尊者有信香煙而至月氏此縣致禮彼按于地彼欲降至此自覺知共王計會而徃迎奉并問先世而悉了知致信為師近侍接足得付法已獲五神通游化他國至于一剎名中印度彼國有王名無畏海深信三寶而樂說法欲識往事常靜思念鸛勒欲至彼國王作一夢夢見日出照我身心於此夢覺命大臣至而說此夢大臣曰王此夢者必有聖賢不久入國尒時大王即敕諸門有聖者來當須奏報尒時鸛勒尊者與諸大眾同入此國彼城門者而當告奏王聞是已即出四兵嚴諸象輦如法奉迎至于殿所瞻仰作禮深自信慕尒時鸛勒尊者坐猶未久有二人至禮拜尊者卓然而立一人著緋一人者白尒時無畏大王心自念言此二何人不信於我尒時鸛勒尊者知王舉意怪此二人乃告大王曰識此二人不王曰未省師曰此是日月天子致信於我王曰云何識知師曰我於昔刼曾生於彼而為說法當因我度生於日月之宮尊者言訖忽然不見唯聞異香徧于國土王問師曰今此日月約有幾許所生國土合有多少師曰似此日月約有三千如彼國土近有八萬王曰此諸國土為復一時為復先後師曰於此數內而有三等隨刼前後王曰此之三等復名之何師曰名之六冥而有先後六冥者上氣貫下下氣昇上四維交合名之六冥六冥之中而有三等何等為三大刼之初四禪下降而為田主亦曰大人而姓剎利日月天子而興光明此為最初名之大刼其數國土前後有者共計八萬四千用為正數始分三等有一處所上下四維其氣交貫唯四禪天獨能覩見同地諸界悉不知及亦不聞說何以故雖從天降而生剎利為墮凡故而闕他心除此天見復有聖者羅漢而生人中為化眾生者亦能知之六冥世界六冥三等一等六冥命壽千萬一等六冥命壽百萬一等六冥命壽十萬上壽千萬歲者其[彰-章+井]神頭龍身至於減數其[彰-章+井]漸好亦有男女當後資盛中百萬歲者其[彰-章+井]龍頭人身至於減數其[彰-章+井]漸好亦有男女漸漸資繼下十萬歲者其[彰-章+井]人頭蛇身至於減數其[彰-章+井]漸好滋茂繼續儒童菩[薩-產+(辛/工)]亦能辯此迦葉菩[薩-產+(辛/工)]故以知之釋迦如來無不見耳唯我小通悉不遠見一城芥子未捻一顆尒時無畏大王聞師所說心開意解深知世界而有無量凡夫見淺

悉不識知將謂此國諸所不及尒時鸛勒尊者即辭出宮而欲往化王曰尊者時降不為猒離尊者曰我受王施當荅之是時尊者隨所行化有一弟子名龍子其此弟子兄弟二人兄名師子其次龍子事於尊者經于七年至二十四身已滅度乃告彼舍父母而令知委尒時父母并與師子比丘同至師所欲舉此弟將歸舍宅而安殯之眾共舁舉悉不可動乃白尊者曰此子既亾我不能舉為是何故當因致此尒時尊者告師子比丘曰此非我咎當因汝焉師子曰我有何故當不了知請師為說鸛勒告師子曰汝弟去後經于二年汝事婆羅門常學修定忽於夜靜心念龍子欲造功德汝師善塑塑得一佛為汝弟故汝未莊嚴便經暗昧汝棄此像在於地下別[曰/直]新者安乎座上汝今歸去收取地像安于座上其弟必舉更無再三尒時師子比丘歸至舍所收得地像歸于座上即焚其香廣發其願禮信懺悔從此而已却來師所共取其弟更不難舉當時歸舍而安葬畢尒時師子彼師亦亡心樂尊者來師鸛勒年二十五福德深遠才明絕世遇於尊者禮事為師而問之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鸛勒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子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鸛勒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何以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尒時師子比丘聞師說法心開意朗作禮圍繞却住一面是時會中有一比丘即從座起合掌恭信問鸛勒尊者師既無我所勤久修功德而獲於宿命合知我等眾有無諸福業師舉右手指於東北告大眾曰見此氣不大眾曰不見師曰此是麁相尚由不見何況微細功德欲知他心宿命時師子比丘白師曰眾雖不見我適覩及師曰汝言覩見試說其相令吾知悉師子曰今此氣者其色如雪卓然上下而貫天地復有一氣其色如墨有其五道橫通前氣如忉利梯師曰汝識此氣知于首事及未來應不師子曰我見此氣唯覩現在未來昔事不能知悉尊者慈造為我解說師曰吾滅度後五十年末此北天竺國而有其難我今不說汝當後知尒時師子比丘當自念言我師大惠深達其事非我所及而不說之乃告師曰欲詣諸方而徧參覲願師慈造當賜我去鸛勒謂曰吾今年邁欲入涅槃擬持此法將付於汝汝有深達當赴我意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善護持外方行化國當有難[彰-章+井]在汝身早須付授無令斷滅汝受吾教聽吾偈言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尒時師子聞說法偈深生信重而受教誨又問師曰我有何難復是何業而致[彰-章+井]害尊者語曰汝於先世第五刼中作一白衣身多學業無不解者汝於佛法亦少存意於諸學眾皆得第一心常得便亦不疏失有一白衣好設無遮大齋亦明佛法常修善業汝赴此會喫此無遮心復輕倨不有彼士汝便致問彼士酬荅皆論佛事不失聖意汝即橫難多有疏失不自思惟心有憤怒汝令隨侍之者執其毒藥損此齋首唯此一事而未還之探受福報經于四刼今世相逢定是還矣尒時師子比丘依師言教頂戴奉持是時鸛勒尊者付法已竟即從[序-予+(咒-几+土)]起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已却歸本座寂然滅度尒時大眾欲

分舍利各自起塔臨闍維訖擬分舍利尒時鸛勒尊者現身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時眾聞偈更不敢分即於本處起塔供養時當後漢第十二主獻帝十九年己丑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章辯珠品第三十(五明大集)

尒時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自小聰辯多有智慧於彼國土有一婆羅門僧而為度脫少習禪定常好安靜兄弟二人悉入佛道其弟龍子尊先事鸛勒尊者得于七年彼尊者從月氏國往其中印度其弟亦至纔到本國其弟亾化昔師子尊思念此弟為塑一佛未得莊嚴經于暗昧棄于在地別置新者後弟終沒取其靈骸重如山岳悉不能動即白鸛勒尊者而問此事師即為說具在前文即舉其弟悉不為重將歸本舍而安葬之尒時師子師已亾歿遂至尊處依止禮拜而問學道當何用心鸛勒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子比丘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鸛勒曰汝若用心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何以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又告師子比丘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護慎無令斷滅汝若外方行化國當有難形在於汝早須付授勿令斷絕尒時師子尊者受鸛勒言教戴奉依命而自重信是時師子比丘得付法已身心安樂隨所教化至于罽賓彼國之中有一僧塔常多供養此塔中僧名波梨迦先在世時有大福德智慧深遠常習小觀而學禪定善巧通達辯才無礙雖是一法而出五眾有學禪定有學知見有學執相有學捨相有學不語此五眾中各依本學皆得其意尒時師子比丘至彼國中與此五眾而共持論先與持不語眾而為說佛真教演波羅蜜誰教不語而禁佛耶又為捨相者曰佛說威儀具足梵行清白何於此相而為捨耶又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於執相而定得耶又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為無相何知見耶尒時四眾悉被徵責皆悉杜嘿猶有一眾多習禪定彼眾之中而有一師名達磨達久近尊者波梨迦師深達實相樂學禪定聞此四眾悉被徵責而故來此欲難師子比丘尒時師子亦見來已謂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若也來此何曾習定達磨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師子曰仁者來也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達磨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去其定常習師子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達磨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瞖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子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達磨達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子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搖動此定不是淨尒時達磨達即從座起禮拜師子尊者云久受勤苦亦無所解今遇尊者如飢渴人得近天饌當賜依近而可得食是時師子尊者告達磨達曰彼諸眾等瞻仰仁者年德高厚今於此住當乖眾意尒時達磨達頭面作禮歡喜踊躍伏願尊者當賜教誨師子告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

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又曰道無所得定無所證於諸相中悉不能主行住自在無所計著酬因荅果世所業報於此道中悉不如是若言道者進之不先退之不後單之不隻雙之不門薄而不輕重而不厚汝學於定其道相湊尒時達磨達聞師說法心生恭信瞻仰尊者如己父母尒時師子尊者在彼國土之中說法度眾如殑伽沙是時國中有一長者生得一子名曰斯多年近二十左手之中拳似執物自生已來悉不曾開其父夜夢有神人令將此子送與師子教豎此手其父覺已心自念言雖有一子手不具足若遇善者當從出家我不留恪尒時師子比丘在於座上作是思惟我至此國近五十年無一法器而成立者作是語已入定觀察得寤昔事即出定日有一童子不久合至尒時長者即領其子依夢神語借訪師子至于座前禮信尊者白其前事令子事師尊者納受亦無所疑告眾人曰汝等識此童子手中而有何物眾人曰不惻尊者曰此童子手中是一寶珠何以故我於先世之中曾為比丘常念龍王經有一童子名曰婆舍將隨諸處受其供養忽於一日有一龍王請吾赴齋令此童子而隨從之至彼齋畢龍惠一珠令彼童子而收掌之我於一日當自滅度恣處于事而生於此彼子後終手執其寶心常孝順感于生此尒時尊者即令婆舍童子汝便開手當過珠來尒時婆舍童子即展其手當現一珠不失前意尒時師子尊者即與出家當命聖者而與受戒得度脫已師告曰汝先名婆舍今字斯多汝莫別號統為一名名婆舍斯多又曰吾常觀察今此國土當有魔起吾今年朽恐入涅槃師預記我法在吾身必當形害又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此法并僧伽梨衣付囑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又告曰汝受此教傳於外國勿令斷滅彼若生疑當已吾衣用為法信汝速出國莫住於此尒時婆舍斯多言善哉善哉躬受其教頂戴奉行時師子尊者付法既已時罽賓國中有外道兄弟二人隱山學術兄名魔月多弟名都落遮落遮學法纔成啟兄言曰我欲騁術盜入皇居作法變徒欲篡寶位兄語曰汝若現身應須變相恐後究跡悞累宗枝落遮既聞兄許即騁神術夜往帝宮化徒為僧覆思二事我法若成便昇寶位我術若敗過落沙門纔起此念神力不加宮巡覺而射之中箭悉皆墜地而死宮官聞奏北天王彌羅崛云有數百沙門夜後作法入宮遇宮巡使摠皆射落尒時北天大王極甚驚怒此事非輕不可容捨順遵善事宗信如天逆惡生頑不疑之地朕虔崇釋教將為導師何期沙門亂我宮國古來塔寺多藏怪徵訛見道人摠須歇滅王乃邪見熾盛破壞寺塔殺害眾僧每加惡言謗毀正法時師子尊者數告眾僧曰王有惡念必當為我等輩而無利益諸人聞師子語遂欲移尊者隱山師曰吾觀蘊空故不迡耳後北天王彌羅崛果杖劒而來至師子所問曰師所得法豈不無相耶師今得不荅云已得王曰既得無相生死有懼不荅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計應無懼可施我頭師曰身非我有何況於頭王即舉利劒斷師子首斷已無血白乳涌出舉高一丈其王右臂忽然自落王便驚怖悔過

邪見時有太子名曰光首見父如此心大憂怖乃問諸臣設何方便救得父王時群臣曰當在聖旨太子曰若有智者能觀察故知我父王以何業故至于此地尒時北天王後至七日當爾命終時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帝己卯之歲入涅槃也

師子弟子章撰師統引品第三十一(此下一章魏支疆梁三藏續法記)

尒時北天罽賓國王有一太子名曰光首見王崩化心即驚寤當自念言我王何故而有此報彼至小國無有大智為我觀察令知昔由是時太子即出一敕詔諸智者同會于殿是時有一仙人止于象白山聞有此詔當自往王宮殿云我善智者而聞命故特至於此太子見已生信重問大仙曰父王何因緣而致崩于此此國有智者名曰師子尊在此五十年忽爾被王殺此師無他故不省有過誤願仙觀察知令我心安報尒時仙人告太子曰此是先世業非因今日造太子善諦聽當為廣宣說尒時父王曾於先世第五刼中好為無遮齋頭此師子者當於此時作一白衣多聞智慧領徒眾至于會上心生輕慢尒時齋主即至會中此白衣與齋主言論多有踈失齋主荅應皆合大理亦不失次眾人共笑云此無理此白衣人心多勇健於諸言論悉得第一忽於此日而失其便即令從者密持毒藥損此齋主尒時齋主尋被此藥悶絕而卒此白衣者經于四刼彼福壯故諸患衰弱且受福報今此果熟而來還債齋主福報當合為王彼道業成而為師子今此相會而酬宿因非是今生斬新造得尒時光首太子聞說昔事心即崇重為王作福廣設檀施又捨玉石而與尊者起塔供養光首太子重賜仙人金銀玉帛是時仙人不受一物即告太子云歸本山仙人語光首太子曰深生信敬不久即位當得為王名光首尊太子作禮送出宮門尒時達磨達是罽賓國人也與師子尊者道德並興因師子尊者破彼五眾其師自至欲與師子尊者徵責其義經于數疊悉不得勝心自賓伏依從侍覲彼達磨達是北天七萬七千羅漢之上座也英俊當時五天獨秀師資相受都計三代自有二十二人此達磨達下有二弟子一名因陀羅摩二名瞿羅忌利婆此上二師是達磨達親承弟子二人共造毗婆沙論現行於世故不錄焉此達磨達遷化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帝時癸未之歲也此因陀羅摩遷化當此土東晉元帝二年己卯之歲也此瞿羅忌利婆遷化當此土東晉元帝十年丁未之歲也此因陀羅摩者有四親承弟子第一者名達磨尸利帝當此土東晉第七主廢帝時壬申之歲滅度第二者名那伽難提當此土廢帝時癸酉之歲滅度第三者名破樓求多羅當此土東晉第五主穆帝時辛酉之歲滅度第四者名波羅婆提當此土東晉第七主廢帝時庚午之歲滅度此上四人並是因陀羅摩親承弟子也此瞿羅忌利婆有二弟子第一者名婆羅跋摩當此土東晉第九主武帝時壬午之歲滅度第二者名僧伽羅又此師作禪經數千偈五百羅漢之上首也當此土東晉第七王廢帝癸酉之歲滅度此上二師並是瞿羅忌

利婆親承弟子也前達磨尸利帝有二弟子第一名摩帝隸披羅當此土宋第三主文帝元嘉八年辛未之歲滅度也第二者名訶利跋茂當此土宋第三主文帝十二年乙亥之歲滅度此上二師並是達磨尸利帝親承弟子也前破樓求多羅者有三弟子第一者名和修盤頭當此土宋第二主少帝景平二年甲子之歲滅度第二者名達磨訶帝當此土宋文帝時四年戊辰之歲滅度第三者名旃陀夜羅多當此土宋文帝二年丙寅之歲滅度此上三師並是破樓求多羅親承弟子前婆羅跋摩者有三弟子第一者名勒那多羅當此土東晉安帝時丁巳之歲滅度第二者名盤頭羅多當此土宋文帝二年丙寅之歲滅度第三者名婆羅婆多當此土宋文帝十八年壬午之歲滅度此上三師並是婆羅跋摩親承弟子也前僧伽羅乂者有五弟子第一者名毗舍延羅多當此土東晉第十主安帝丁巳之歲滅度也第二者名毗樓羅多摩當此土宋第二主少帝時癸亥之歲滅度第三者名毗栗蕙多羅當此土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之歲滅度第四者名憂波羶馱當此土宋文帝十年癸酉之歲滅度第五者名婆難提多當此土東晉第十主安帝時乙卯之歲滅度此上五師並是僧伽羅乂親承弟子此上并達磨達四代共有二十二師尒時迦葉為首直下血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師名為正祖自達磨達下二十二人自為一枝於罽賓國中王化為有難後隱于罽賓南象白山葱塗源經得一百後中天竺國支疆梁樓游北天至罽賓國南届葱塗源尋象白山忽見一僧居一茨室有二弟子親承事之即是因陀羅摩瞿羅忌利婆也三藏向前致禮問曰和上於此山中經多少歲復名云何是誰弟子達磨達荅曰是北天竺人因彌羅崛王起難方隱茲山自從此居已經一百年朽衰邁行不堪任本師波梨迦次依師子住三藏又問曰某乙昔聞師子否迮於此特訪其由五教興衰為是禪是律達磨達荅曰自調御滅後法教流行迦葉傳持大乘心印如是相付至師子大尊見授命衣法正任其嗣者則有南天竺國同學婆舍斯多彼南天梵名曰婆羅多那也自師子尊者在日傳付衣法令速往南天唯此同學賑物利生是傳師教此三藏既蒙師說則知其由云某某昔届南天早覲婆舍今覩尊語實無誤焉便辭達磨達而來震旦至于雒陽住白馬寺當前魏第五主常道卿公諱奐字景明丙无元年辛巳之歲去師子遷化時經于二載方降此土即當此時也此常道卿公燕王彭祖之子雖在其位不蒙其志不稱天子常自謙讓又叔少帝齊王一歲登位至年十六讓位與定王霖子定王霖子懼司馬昭不敢稱王號高貴卿公在位六年年二十薨雖有六年之位少帝助之治化不顯其謀前常道卿公便次于後而座四年亦讓少帝不敢自尊此二公登位如攝國朝非帝名也尒時支疆梁樓在白馬寺此常道卿公曾至禮覲問於國壽後當永不三藏讖曰二公賴虛位獼猴正當路五人抱一鷄鷄鳴獲不措常道卿曰此言甚善必無累矣作禮辭去三藏又曰一一人好去兩兩歲平安女子生河內朱輪上進壇是時常道卿公即歸宮內告諸王子說此前事悉不能惻自茲已還經于四載前魏絕嗣乙酉之歲司馬炎登位稱于西晉河內人也

即是司馬昭之子也改為太始元年是時晉魏之閒名僧二人三藏四人悉會此處共譯經一十三部以為魏朝經錄矣并括祖師遷化年代共詳本事僉于此名僧二人者一名曇柯二名白延三藏四人一名支疆梁接二名安法賢三名曇諦四名康僧鎧此上六人並通聖矣
寶林傳卷第五

大唐韶州雙峯山曹溪寶林傳卷第六

朱陵沙門智炬集

三藏辨宗章示化異香品第卅二(此章亦名光瑩錄)

(一)此前魏第一主文章黃初三年壬寅之歲十月中旬建業孫權稱于吳主在位卅一年是時赤烏三年辛亥歲有沙門康僧會至於于上元立第茨設像行道吳主問曰佛法有何靈驗僧會答曰佛有遺骨舍利神應無方有求皆見吳主即令祈請是時僧會至念虔誠不遺其事得于舍利進上吳主是時吳主乃命力士種種試練而光彩瑩然都無有損吳主得信遂為塔即今上元建初寺是也所以先立塔廟者為佛法初到凡情久昧若即傳真理取信誠難故先立塔像使修崇有在也自佛入涅槃後經一千七十年至於漢地佛法到後又經一百六十三年至于吳地

(文章應作文帝　第茨應作茅茨)

(二)是時有一三藏名竺大力在後漢末第十二主獻帝請翻大品翻經既畢一會七人同遊上苑其三藏是月氏國第廿三祖鸛勒尊者弟子忽於苑中見一道白光倏然而滅眾相謂曰此是何相偶是一光瞥然而沒三藏曰今此光者不是別相我鸛勒滅度當于此時眾人聞之已咸共傷動遂聞奏獻帝編于此記云後漢十九年己丑之歲月氏國鸛勒應光示化

(大品竺大力不出大品契嵩改作本起)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二)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第二十三祖鸛勒那之弟子也性素聰悟能通大小乘學其國號為三藏以漢獻帝之世至乎雒邑嘗與沙門康孟詳譯正二本起經一日所館有白光一道忽發於前大力斂容曰此光乃我師鸛勒那入滅之相也眾異之遂以聞帝帝即命誌之其時己丑歲也

(三)此三藏從茲遊化至於上元禮覲僧僧會會曰將得佛法來不三藏曰問我作甚沒僧會曰故問凡僧三藏曰汝其聖人會曰我是聖人汝是凡夫三藏曰我是聖人更何用問僧會深知失意歎曰善哉智者當師何尊言論開宗妙知決盡三藏曰我師鸛勒智辯他心暗昧不通無過於我會曰似師辯利當有幾人為自一身別有兄弟三藏曰似我等輩而有三千穎拔出羣名曰師子受師教囑當化北天智惠弁才他心宿命

(僧僧會會是僧會僧會之連體也以下準之)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三)尋游江南適值孫權稱王於建康方嚮佛法乃置寺禮沙門康僧會於其國僧會初見大力甚不德之尋用問答遂相推重因曰仁者何師乃能如是大力曰我師鸛勒那故得此妙悟乃通他心僧

會曰鸛勒之徒如師利智凡幾何人復有遇之者乎大力曰似我儔三千若其穎達離倫唯一上人耳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輿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

（四）三藏曰我欲見王會即引見吳吳主主問曰朕當化洽合得幾年之歲讖曰清霄喫飯雲間鬪走十四年末逢猪閇□

（逢猪閇口因蠹魚一字不明或是口字）

○傳法正宗記

（四）僧會遂引見於吳主稱道其異吳主乃問力曰孤恭此有土國祚其有幾何力遂說偈答之曰

清宵喫飯　雲開鬪走　十四年末　必逢猪口

當時權不曉其言而亦甚禮之大力留吳久之及權死其子亮即位益相見問而言皆有効驗

（五）是時吳主悉不知會自爾三藏只在上元五十年間不離長乘寺吳主崩後七年第二主再有請命至殿坐猶未定帝問曰師有聖眼不對曰未得上人法不敢深保帝曰今日西天五土有何氣像師曰今日北天當有難起帝曰天上氣像朕不深知北土難興誰能體悉帝曰欲有近問將代遠疑請師善決以表忠信師曰有疑請問不在試之帝曰今此殿前有一大樹師可見不師曰西國呼為石陁此土名為松樹帝曰此中有物師曰有乘龍帝曰如何驗實師曰旦待須臾風雨即至帝曰天上無雲如何有雨師曰聖者作用不以為難言論未止有大風雨雷電動作一霹靂樹如粉碎帝即禮拜讚曰神通自在人已得他心智乘龍在於樹其師心便契與師言未盡風雨須臾至

（乘字字劃不明或敬或樂　氣像即是氣象）

（六）自後三藏至吳第三主休庚辰之歲却歸西天

○傳法正宗記卷九

（六）大力尋至孫休之世庚辰歲復還西域

（七）自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中天沙門曇摩迦羅來至許昌觀魏境眾僧全無律儀時有當土名僧光璨問三藏曰西國律儀軌則當何主持示其滅度當有何相莫說昔世師親覩者請為寅白答曰我所見者而有二師一曰摩拏羅二曰鸛勒那此二尊者我悉睹之見於神變不可測量說法化度摠獲聖果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七）中印度沙門曇摩迦羅者以魏黃初壬寅之三年至乎許昌初視僧威儀不整頗嘆之謂其不識法律當時許昌有僧曰光璨者賢於其眾能善遇之乃禮而問迦羅曰師於西國所見何者勝師乃以何法住持幸以見教迦羅曰西土凡有二大勝僧一曰摩拏羅二

曰鸛勒那我皆禮遇二大士者皆傳正法以法住持預其眾者寡不莊整然而大士俱得聖道而異德皆不可測

（八）彼摩拏羅臨門神力敵百萬象又復通聖知其昔劫育王之塔所因又當滅度時手指一泉從地涌出并說偈我悉記得光璨請說偈言偈曰

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遍滿十方濟

說此已寂然入滅璨又問曰此師滅來至今多少年代師曰此師滅來五十八白

○傳法正宗記卷九

（八）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腹乃能威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教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泉皆有驗効（事具其本傳）

（參照）傳法正宗記摩拏羅大士傳

大士即攝身太虛呈一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

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遍濟十方世

已而泊然寂滅

（九）又問後師化度如何師曰後師者即前師弟子名曰鸛勒那所作神通非凡所測亦見神變一十八數作聖已入滅大眾欲以火焚各分舍利是時鸛勒見身說偈不許分布其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傳法正宗記卷九

（九）鸛勒那乃其繼世之弟子也大興佛事於中天竺國及其寂滅四眾焚之將分去其舍利鸛勒那復能示現說偈誡之不容其分（偈亦具其本傳）

（參照）傳法正宗記鸛勒那大士傳

四眾闍未已將分去其舍利務各塔之大士復現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法一切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眾即合一浮圖而供養之

○傳燈錄　第二十三祖鸛勒那章

（九）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 十）此師入滅今一十四年矣又問彼土年代與比不同師曰名字有異時節一也中天竺國冬遇雪以此名之呼為一白北天有多羅樹葉如輪若遇夏其葉如玉取此印之亦名一白西天其葉彫盡名之曰宵亦云一寂南天有諸樹木遇秋如今名之一黃東天樹木遇春如藍亦曰一青共此國中正春不異名號雖異四氣則同就彼五天不失正氣何故此五天竺國世界中心納氣受息悉不失度於彼中有人者多獲長命當報終後不受眾苦為少欲不貪彼我如一光璨命筆錄之編入僧史

〇傳法正宗記卷九

（ 十）光璨曰其滅度久耶近乎迦羅曰十二年矣光璨曰西國歲歷頗與此同乎迦羅曰號謂雖異而氣候不別也遂說五天竺之歷數云云迦葉尋亦西還光璨亦即傳其事後之為僧傳者得以書之（ 十二年應作十四年　迦葉應作迦羅）

（ 十一）此三藏去後又經廿八年至齊王嘉平二年春於洛陽更集梵僧重受戒此三藏名曰波羅芬多為眾之首本是龍身為聽中天比丘念[穴/奴]聖經云說諸等類耳所聞故當得為人心生恭敬故而獲此報常修梵行為眾所重

〇傳法正宗記卷九

（ 十一）中天竺沙門婆羅芬多者亦神通不測人也或謂其前身為龍以聽經故得今所生齊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多從其重受大戒

（ 十二）復有弟子名摩迦陁當西晉第十一主武帝太始三年丁亥之歲而降雒陽禮覲波羅芬多師問曰汝雖彼國遊諸土得諸傳法道眾平安以不摩迦說曰當問何眾師曰北天汝到不答到我聞師子尊者而被王戮今當後世所繼習者而誰得之答曰自師子尊者滅後至今九白有一罽賓沙門婆舍斯多受尊者并傳一衣復說一偈師子在日即出此罽賓國土今此師者深達法界辯才無礙具六神通及八解脫

〇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 十二）及晉武太始乙酉之元年會其弟子曰摩迦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國頗游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為其國王所戮是乎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迦陀曰然師子誅死今已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者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其國王迦勝甚器重之雖外道強辯者皆亦屈伏與王辨其苑中業泉國人異之復號為婆羅多那（ 事具其本傳）

（ 十三）從罽賓國出于南天大作佛事彼國王名迦勝迎此尊者而供養有一外道名無我尊是時王命此外道與婆舍斯多持論爾時外道云解默論不好言說尊者訶曰若不言說爭知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

者曰何者多名義外道曰無心為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義非名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所言往返問答如此外道敬伏更不措說

○正宗記　婆舍斯多章

（十三）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逆而禮之先是其國有為外道者號無我恃其術頗訾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之及會外道者要之默論欲不以言尊者詆之曰若不以言爭辯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名義外道曰無心為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常（當之誤）義非名

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者曰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為辯非義是無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

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屈遂伏之（無我應作無我尊）

○傳燈錄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章

（十三）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為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曰無心為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此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

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十四）爾時婆舍斯多當於殿上聞異香氣即起面北合掌作禮大王問曰師禮□□尊者曰今日我師當已命過深可惜哉深可痛哉是時大王慰喻問訊

（□□二字貼紙不可見恐是何物二字）

○傳法正宗記

（十四）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

（十五）尊者告王曰我住南而化印度師已滅度何此久留深敬供養當辭之者王曰我有一事欲白尊者宮有一石夜放光明白日如故於此石畔復有一泉常流不絕其水熱如湯我今宮內悉使此湯將充洗浴而不曾歇除尊者固難詳察此是何因而感如此尊者告王曰凡似此者其事有三一者神業二者鬼業三者其地有石石如金色其石如火以因感故亦得其熱此名藥湯亦號自然湯其第二者有人在世不修福德亦不信業廣作諸罪如山不可消盡為無少善不解懺悔命終之後當入惡道餓鬼之中受其業

或經一劫二劫三四五劫得方暫出至于人中還作其鬼餘業不盡漸漸償納以溫此水令彼債主而來所用當如此者名曰業水亦曰債湯第一者昔在神中不守本業興波動浪令送錢帛或止古廟廣作殃咎徒祀酒肉神身是業在業作業以此因故無有出離天罰彼眾當還人業以此附水酬答往業為此之故感合如是于時大王即命尊者親察此泉當是何等尊者到泉所纔見便識告王曰此者債湯及此石者是於鬼火今將欲滿而故時見大王曰當合如何尊者曰須一爐香當為懺悔王取香爐奉上尊者尊者為懺願罪消滅如此三說于時泉邊忽見一身可長一丈至尊者前作禮歡喜云我有少福得遇尊者而為懺悔得克斯務合生人中不敢便去故來辭耳纔此語已瞥然不見尊者告王曰此湯却後七日當自不熱

（是于鬼火難訓恐是于二字間脫一字）

○傳法正宗記

（十五）尋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今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遽別王將去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請余苑中有泉熱不可探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雖甚怪之終不知其然願為決之尊者曰此為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鬼方出罪所遊于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債神業者為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取嚮祀惡業貫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償濫察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業所致也即命爇香臨泉為其懺悔須臾瀕水現一長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

（十六）是時尊者即往南天大王即嚴四兵送于出城并賜象輦深奉細妙自此得號波羅多那梵名也此言善別業泉眾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十六）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效乃以婆羅多那稱之及北天竺聞之復以婆羅多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泉眾也

（十七）時波羅芬多聞弟子說五天識知心自踴躍告摩迦陁曰汝善知悉我亦懸覩深委彼事定不錯謬遂於西晉武帝太始三年書記東京白馬寺因玄朗法師至白馬錄得此本編之入集永訣古今之疑定知不誤矣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十七）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適驗汝說識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即書于白馬寺

後有沙門號賢朗法師者得于其寺乃傳于世

以芬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疆之前為其始顯於晉太始中故次之也

第廿五婆舍斯多章焚衣感應品第卅三（亦名後魏佛煙三藏五明集）

（十八）爾時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寂行母號常安樂於夜夢中見一神人手執[穴/奴]劍內外明徹斷無瑕穢翳此神人者以手度劍付常安樂云汝善保護勿令有損夢覺即如有孕其身如風常有異香遍滿宅舍時有天花自空而墜十月既滿不覺產度又見手中如執其物復不開展年至十一有一三藏來至其家告其父曰此小童子如斯人者年至廿當坐道場獲無上[穴/奴]其父問曰此子手中似執一物不知其因三藏曰此所執者非是已物年至廿自當還他三藏記已出門不見及年廿父夢神人令送此斯多付與師子令翳此手必得平復云云父在前卷不復重錄及出家受戒得付法已行化至于中天降伏外道為王弁泉已具前章(云云)

○傳法正宗記卷四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十八）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氏（亦號婆羅多羅亦說婆羅多那）父曰寂行母曰常安樂初常安樂夢人授之寶劍因孕尊者此後室有異香天數雨花其家及誕拳其左手常若握物至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謂寂行曰此子年至二十當得大法寶其手所握亦得發明言已僧忽不見及尊者勝冠父寂行攜詣師子尊者辨其宿緣即恣從師子出家因加今名既為沙門而師子方老又其夙累密邇乃以法付之苦令其去國尊者從命即日去之

○傳燈錄

（十八）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

同錄　第二十四祖師比丘章

尊者既攝五眾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

○祖堂集

（十八）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名寂行母號常安樂夜夢神人手執寶劍付常安樂因此有孕滿月產下其子左手常拳似執物從此出家證果得法

（十九）又至于南天化導羣品百千萬眾時南印度王名曰天德即請尊者宮內供養是時彼國有一咒師名曰通靈彼王被惑多取其語縱有善者志不存立見師到已王請供養心生嫉妬多設方計欲損尊者爾時尊心常自安樂不疑懼之時天德大王告尊者曰我有二子常修功德不好財色亦不多語每佛至前覲禮尊像自近一年長臥床不得健好既作多善合得好報以何因緣而招此果時尊者告大王曰今此病者却是功德作之此王子者於後世中必無其罪今世之中不作功德當於此時亦無其病何以故佛

云人業惡故常在身心猶如內病藥不相應彼病不出亦不動作直至死後其病即見人業輕故亦在身心猶如霜露遇其好藥眼即病見見盡其病身即安樂何以故身有其業志心懺悔有功其病自見不受後業此太子者亦復如是故佛云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又云眾罪如霜露惠日能消除是故應至心勤懺六根罪王聞是說心生歡喜即與太子廣作利益願病痊可

（每佛至前恐應改作每至佛前　眼即病見意義不通）

○傳法正宗記

（十九）尊者終告往於南天竺王躬羅御仗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逆而禮之初王有子奉佛頗如法為其功德然病且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應將如之何尊者謂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之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即動動而後較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功德其報即現後乃清淨今王之子為善久疾必其所為功德發此微業適雖小苦後當永甯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王何疑乎王信其說復為營福其疾果愈

○傳燈錄　婆舍斯多章

（十九）即辭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近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盈一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為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

（二十）是時呪師聞王敬於尊者內自設計用以毒藥藥彼尊者當食此藥亦不言說既食已命無所損為藥毒故其氣上昇從頂而出化為一蓋覆在頂上可高三尺王見已不知着藥告咒師曰尊者頂上可高三尺猶如其蓋當是何物時咒師即至尊所以手頂上摟攬三二十下却歸本座遺在手地都不覺知為毒藥故非尊所為王見驚訝問咒師曰手在何處咒師曰在此地上心猶不伏即命同徒可近一百俱至王殿恐此尊者多有妖幻恐損於國我欲共鬬令知勝負王勅一任時尊者不起於座頭上藥毒尚未消滅疑如一蓋澄澄不動是時呪師遞相問曰適來手落因何之故其先呪師曰此者頭上有劍我不覺知遂損於生時諸呪師一時向前各說我能有一師手持一木可長七尺就頭上空中托撈亦無所礙一時以手空中揮略只着藥氣其手即殞悉不能動是諸咒師心即甘伏不敢索鬬着藥氣者悉皆自死有不着者重來歸依欲求出家尊悉領受咸與度脫

（遺在手地恐是遺手在地之衍）

○傳法正宗記

（二十）然其國先有呪師曰靈通者王所信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不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銜之

○傳燈錄

（二十）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而出家祖即與受具

（廿一）爾時尊者即出宮苑在於國內遊諸聚落化四部眾經六十年是先大王身已崩化復立一王名曰得勝常崇咒師心不信佛被其咒師於王所說言彼婆舍斯多不會其道亦非師子弟子王若不信請當試之王曰何以試之咒師曰此云聖人問其差事若答不得即非師子繼業弟子爾時大王有一太子名不如密多聞王欲試尊者即諫父王曰今此尊者昔王供養甚是威德不可思議昔有咒師而試尊者當於其時手皆墮落悉不可比願王慈造當勿試之王聞子語切齒訶責不取其諫即囚太子在於宮內不令出入不給供侍每加惡言不自解悔即於一日命其尊尊者者赴命王見尊者亦不命坐當殿誡語而問之曰我國之中無諸邪法師所學法當是何宗尊者曰此國之內無諸邪法我所學者當是佛宗王曰佛滅度來千二百歲師今七十當何得之尊者曰自釋尊傳教歷于廿四師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王曰師子自身已遭刑戮師有何法囑付於汝當此傳授尊者曰我受其法亦有其信僧伽梨衣見當在此王曰便請此衣我欲覩見爾時尊者則於囊內取僧伽梨衣奉上大王王雖見衣不生信敬即命左右以火焚之使人奉命即執其炬當于殿前再候進旨王曰便當焚爇何更在久是時使臣即便焚爇其火熾盛上下通貫發于時光明貫天祥雲覆地四花亂墮芬馥異香火燼衣存不損如故王見此已心即敬伏即請尊者登于殿上深自發信便請懺悔尊者便為懺悔王所不信願罪消滅如是三說即放太子

○傳法正宗記

（廿一）時尊者去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年會天德崩後王德勝即位尤好呪者之說呪者因讒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非師子弟子豈有道耶請王試之王從其言

時王太子曰不如密多者知其構惡於尊者乃諍之曰婆舍斯多祖王所重前呪師不能害尋亦自斃其道甚至國家不須試之王怒謂太子黨於斯多遂囚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問之曰我國不容邪法師之所學乃是何宗斯多對曰我所學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滅已過於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釋迦如來傳法更廿四世至於吾師師子我適所得蓋承於師子比丘也王曰師子戮死安得以法相傳果爾亦何以為信尊者曰吾師授我傳法僧伽梨在焉即進於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驗之火方熾遽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掩於世火祥雲覆之天香馥郁及燼而僧伽梨如故王大信乃盡禮於尊者其僧伽梨衣王即請之遂詔出其太子

（及應作火）

○傳燈錄

（ 廿一）後六十載太子得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太子

○祖堂集

（ 廿一）行化至中天竺國廣化羣迷次第遊行至南印土有一國王名曰得勝常崇呪師不信佛法呪師奏王婆舍斯多不會佛法請王試之此人云聖問其異事若答不得則非師子繼承弟子大王有一大子名不如密多則向王曰今此尊者先王供養有大威德不用試之王切齒呵責則囚太子王乃命師師則赴命王不令坐當殿試語問曰我國之中無諸邪法師所學者當是何宗師曰此國之內無諸邪法我所學者當是佛宗王曰佛滅度已千二百年師今七十當何得之師曰自釋迦傳教歷於二十四人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法亦有信衣名僧伽梨衣現在囊中取呈大王王雖見傳法袈裟心不敬信則命左右以火驗之其火熾然光明貫天祥雲覆地而雨四花異香氣馥火燼衣存王覩斯瑞方乃發心求哀懺悔（ 此衣在於王宮起塔供養）

婆舍斯多濟儲見乳章弁瑞日月品第卅四

（ 廿二）爾時王子在於宮內身被囚縶亦不得食作是思惟我為佛故而被囚縶今我飢渴如何存濟作是語已于時有一道白乳從空來入於口中如甘露味食此乳已身心明朗身輕健無復燥悶而自安樂又言我雖快樂不樂宮殿若出于此便即出家語已使至宣王詔命令放太子于時太子出謝父王又啟王曰身有疾病不任繼嗣欲近道者而求出家王不留難告曰願汝善勤莫退其志且證道果不退菩提爾時密多謝王已即辭出家王任汝去太子即往師所頭面禮敬而白尊者曰故來禮侍欲求出家尊者問曰父王聽不密多曰我已諮白悉不留難任我出家命至師所師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密多曰我所出家不為其事師曰汝云不不為為何事密多曰我所不為為為俗事師曰不為俗事當為何事密多曰當為佛事尊者念言當是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作佛事太子在師左右六年所言皆異尊者就王宮與出家兼請賢眾與之受戒是太子當受戒已其地振動白日月見眾會悉覩

（ 汝云不不為為何事是汝云不為不為何事之略體）

○傳法正宗記

（廿二）初不如密多被囚左右不得以時進膳饑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俄有白乳一道自空而來注其口中味若甘露形神即甯因有所感竊自謂曰我若脫此當求出家少頃而赦命至太子見王謝已遂稱疾請免儲副乞從出家王詳其志不可奪許之太子即詣尊者致弟子禮尊者曰父王聽乎曰俞又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我為佛事尊者以其懇至尋為度之當此（　）地動月於晝現舉國皆驚

○傳燈錄

（廿二）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何事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為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振動頗多靈異

○祖當集

（廿二）時太子被囚深宮并不得食乃云我為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白乳入口味如甘露食了輕健乃作是言我若出宮則便出家王詔出宮投師出家

師云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太子曰我所出家不為其事師曰汝言不為不為何事太子曰我所不為不為俗事師曰不為俗事當為何事太子曰不為俗事當為佛事師自念言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作佛事在師左右出家具戒

（廿三）王見此月并又地動告尊者曰今此疑瑞有似非好尊曰今此祥瑞是善利王曰我問白日月見陰陽相逆夜中見日亦復如是尊曰白日見月得遇聖者夜中見日暗者皆明王聞師解心即歡喜又問尊曰我自此來心有五疑今遇尊者心應決了常見世界有地振動有不動處有時遠振不知其際今日地動是何所作及遍不遍亦復如是又疑天上日月星宿當有何感時隱時見下有識者悉知其事有不知者如我無異及彼之者時會不會又疑地上所感生于異物將應何事用表何人雲虹氣象悉從地起有何等人當感此事又疑東西二際有其霞彩色種不等朝有暮有時散時聚又疑其天淨無雲時其色青紺以何感故當獲如是我願尊者心如大海不異小流雖說佛法亦說世法而此前事非因尊者難可知解尊者白大王曰千世界即是佛界百億如日月亦復如是豈會佛法不說世法若作是解無有是處此五事者何以故今者地動及諸異瑞日月星像悉有由矣世有諸佛出見地四振動白日見月夜見於日世有諸佛成菩提道地五振動日月光明世有諸佛涅槃地六振動日月暗昧世有菩薩出見地三振動白日月見世有菩薩成道地四振動夜中見日世有菩薩滅度地五振動天上明星皆悉暗昧世有羅漢出見地二振動白日星見世有羅漢證果地三振動夜星眾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四振動夜星不明世有比丘學佛道不退堅志一生

二生亦出見世地一振動此佛道比丘欲證果地二振動此佛道比丘欲遷化時地三振動若有比丘學菩薩道不退堅志一生二生至於三生出見於世地半振動此學菩薩比丘若證於果地一振動此學菩薩道比丘若滅度時地二振動若有比丘學羅漢道不退堅（志）一生乃至四生等出見於世感其星明此比丘當證果時地半振動此比丘入滅時地一振動於世界中有一眾生至孝至順者地半振動於世界中有一眾生犯五逆者地半振動如地振動而有八等其事皆爾又東西有霞者為須彌山東西二面黃金諸[穴/奴]各見其氣為日光所照雜[穴/奴]氣見當日盛時此氣不見日此氣出見即遙遠此聚散者日行三道各不同時春夏秋等亦復如是又此天如紺色者為須彌山南面所嚴飾處是吠璃琉所作以應故常作青色也此天上祥瑞而有三等人中祥瑞及地亦各有三而此祥瑞各見不同故如是說大王問曰天上三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祥瑞感月上中祥瑞感星上下祥瑞日月星等悉在于上隨所感眾呼為上中下感日者是佛世尊最為其上以感於日名為上上祥瑞感月者皆是菩薩羅漢中果之聖感感其月故名為上中祥瑞感星者皆是下界名賢感於上象名為上下祥瑞從地所起而無根株如此祥瑞亦有三等地生虹名上上祥瑞地生雲其雲五色名為上中祥瑞地生於氣氣如蓋名上下祥瑞又於人中而有三等若感於君上上祥瑞感於臣上中祥瑞感於人上下祥瑞又禽獸之中而有九等悉皆不同何以故其弟子一者比而未有忽而有者又非雌物其形妙妙身如銀色此名上上祥瑞又禽獸之中以有形者不是雌物本非白而忽自白師子龍龜等并為上中祥瑞又於禽獸之中最精妙者本非有角忽如自有者并為上下祥瑞又於禽獸之中本非有翅忽而有并白色者名中上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有鱗者忽爾生鱗并變白者名中中祥瑞又於禽獸中非紫者忽而變紫名為下上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青色黃色不是雌者名下下中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黑者忽爾變黑不論雌雄名下下祥瑞又於草木之中而有九等又草木之中本自堅貞更加異瑞本非白者忽而自白此名上之瑞又於草木中比少有者其心堅實復加紫者名上中祥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葉忽爾自有者名上下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子菓如有得結實者名中上瑞又於草木中相擁生者名中中瑞又於草木本非有花者忽爾著花花色紫者名中下瑞又於草木中本非人形忽作人形者聖名下上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光忽而有者名下中瑞又於草木中本非禽獸形者忽作獸形者名下下瑞爾時尊者告大王曰若於三千大千世界如此祥瑞無量無邊不可窮極且數此世界略舉少多王曰若非尊者誰能弁此祥瑞我今有福當遇尊者得聞此事深達其意即於座前作禮

（百億如日月恐是如百億日月）

（不退堅恐脫堅下志字）

（口五逆因蠹魚一字不明契嵩作作今訓犯字）

（相口生因蠹魚一字不明契嵩作接今訓擁字）

（廿三）王恐其不祥尊者告曰此非不祥勿憂也王曰吾聞月晝出日夜現此陰陽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晝而見月表遇聖人夜而覩日表大暗皆明王憂遽解因謂尊者曰我亦夙有五疑今遇尊者聖智敢以問之一者往見地動或近或遠由何所致今日復爾同不同耶二者日月星宿何故隱現不時三者地產異物其應誰乎雲霓佳氣自地而作何人感召四者東西極望霞彩不定倏明倏滅與其五者天色青紺其孰使然尊者無專佛法而不言世諦願為決之尊者曰三千大千百億日月皆佛境界而孰不可談豈有佛法世諦說不說耶王無為是語然王之所疑皆有以也君其聽之世有佛出地則四震晝則現月夜則現日世有佛成道地則五震日月增明世有佛涅槃地六震日月皆晦世有菩薩出者地則三震晝則現月世有菩薩成道地則四震夜則現日世有菩薩滅度地則五震天之明星皆即曖昧世有羅漢出者地則一震晝則星現世有羅漢證果地則三震夜星皆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則四震衣星皆晦世有比丘二生不退學佛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則一震若是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二震若是比丘遷謝之時地則三震世有比丘三生不退學菩薩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一震此學比丘欲寂滅時地則二震世有比丘四生不退學羅漢道者及其出世也眾星皆明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入滅時地則一震世有人為至孝者地則半震世有人作五逆者地亦半震是八者功德有大小而業有善惡隨其所感故地動有遠近日月隱顯東西霞氣不定其色者蓋須彌山之東西二面隨曰蔽虧故眾寶之色明滅不一天色紺青者亦須彌山之南面以吠瑠璃所成及其晴映故有是色

夫天地人三者之瑞各有上中下三品其應現不同王曰夫三品者何尊者曰感曰上上瑞惑月上中瑞感星上下瑞感其上上瑞者唯佛大聖人能之感其上中瑞者唯菩薩其次聖人能之惑其上下瑞者唯阿羅漢又其次聖人能之雲氣虹霓起於地者亦有上中下之三品也虹霓之氣上上瑞也唯君有道故能感之景雲五色上中瑞也唯人有善乃能感之禽獸之瑞亦有九品夫物有罕見於世而忽有之形非雌牝色如璧玉若鱗龍之類者此上上瑞也物有本非白色而忽雪如若龜師子之類者此上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復如金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忽翼之色復如銀此中上瑞也物有本非鱗者而忽鱗之色復皎如此中中瑞也（其中下一說元古本脫落）物有本色非紫者而忽紫之此下上瑞也物有其色非青非黃復不雌牝此下中瑞也物有本色非黑而忽緇之不必雌雄此下下瑞也草木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性堅正而益

其秀異本色非色而忽皎如此上上瑞也草本有性稍堅正本色非紫而忽紫之此上中瑞也草木有本非標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花而不實而忽實之此中上瑞也草木以異本相接而生者此中中瑞也草木有忽變而生異花者此中下瑞也草木有忽生人之象似者此下上瑞也草木有忽發光者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飛走之象者此下下瑞也

夫釋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無限殆不可紀然皆隨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王得其異聞前而加禮（與其二字恐錯簡）

（廿四）時尊告王曰今此太子定是菩薩當感月見得地振動以感乳故深免渴乏終是聖人當合繼我爾時太子不如密多出家已畢并復受戒不起于座得三昧果身心清淨獲他心智尊者即歸本所化度無量乃告不如密多曰吾今年邁欲入涅槃重持此法付囑於汝又曰今此法者是如來正法眼藏傳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此法特付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非是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歡喜受教而又告師曰今此僧伽梨衣在於王宮起塔供養師不傳我當由何以尊者告曰我所受衣為此難故汝前無難當何用衣後世禪法遍于十方所在國土無不遵仰汝善行化當自保護爾時不如密多禮辭尊者心壞踴躍當自慶幸而順教詔尊者付法既竟即從座起湧身虛空作十八變放大光明照耀天地用三昧火以自焚身所有舍利從空散下不至於地於其地面可高一尺是時大眾悉皆驚訝云此尊者神力無比爾時大王聞師滅度即嚴四兵廣飾象輩以諸妙[穴/奴]共莊一蓋價直千萬持至會所奉上尊者用嚴舍利當此東晉第一主元帝八年乙酉之歲矣

（心壞恐心懷之衍　湧身恐應作踴身）

（元帝八年乙酉傳燈改作明帝太甯三年乙酉）

○傳法正宗記

（廿四）尊者謂王曰王子出家其所感若是誠大士也宜其繼我紹隆法寶不如密多尋亦證果即與密多還其前之化所其後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謝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其性　無道亦無理

密多既受付法復告斯多曰尊者以祖師僧伽梨衣祕於王宮不蒙授之其何謂耶斯多曰我昔傳衣蓋先師遇難付法不顯用為今之信驗汝適嗣我五天皆知何用衣為但勤化導汝之已後者度人無量密多默然奉命已而尊者超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大放光明照耀天地即於空中化火自焚雖雨舍利而不墜于地大眾各以衣裓接

之尋建浮圖合而祕之其時當此東晉明帝之世也（其性應作真性）

○傳燈錄

（廿四）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普濟羣有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聞偈再啟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為難故假以為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化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

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得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甯三年乙酉歲也

○祖堂集

（廿四）便證道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非是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一主元帝八年乙酉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婆舍斯多久離攀緣未逢作者終不開拳傳師衣鉢度物橋舡當心妙見豈假言宣

第廿六祖不如密多章辨毒龍地品第卅五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此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散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為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

（廿五）不如密多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剎帝利父曰得勝即其國之王密多蓋得勝之太子也誕時宮中有異香氤氳家人奇之然其天性淳懿少崇佛事初婆舍斯多道化其國尊者會事因稱疾乞免太子從斯多出家王聽斯多即宮中為其剃度會勝僧受之具戒事見於斯多傳

○傳燈錄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章

（廿五）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勝王之太子也

○祖堂集

（ 廿五）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土國王太子正名得勝　具如寶林傳也

（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得付法已次第行化至東印度國王名曰堅固姓剎利迦常敬長爪外道爾時此王欲移本城向東面五十里來王登高樓命長爪外道令向東望近五十里甚好氣象外道見此亦不知是好是惡而隨王語亦云甚好外道曰此地境異宜可安城甚是滋茂常有紫氣蓋覆若是惡處必無此瑞又南望見一大山去此城邑可近百里又告長爪曰此山之中應有異物上有[穴/奴]氣可高千尺于時長爪有一弟子在外先見不如密多入此東印度界密來報長爪云此尊者有福德善說佛法多諸機辨恐至王處王便宗敬損滅我徒大仙有便勿令王敬特疾來報當望速計長爪開已後共王登樓命王西望不見一物王問曰西方有何物長爪曰西有魔至行李可畏王問如有魔至當合如何長爪曰若有此魔國即衰喪王曰當有何計長爪曰宜便誅戮王曰凡欲誅戮當須有過若未有過難可形害長爪聞語已辭王下樓歸其本所命同徒者令各在意有一瞿曇弟子不久即至王必歸敬我等諸人恐被損滅如有智者宜說方計眾中有長爪告大仙曰我自有法當共鬥之彼若不得自王不敬何用憂慮長爪告法者曰所解法者其有幾人法者曰似我等者面有一百次於我者有三百人長爪又門法名云何法者曰我法咒天咒地悉得振動入火入水不被燒溺長爪喜曰仙法行皆由法尊法者又曰我法一化直得驚忙非假大法不消小術長爪即往白王此魔若來請王不憂我自有法對王調伏王曰來須鬥敵莫宜排拯不得疏慢是時長爪五百餘人銜牙頓齒唯待尊者尊於時該諸大眾欲入此城到門外告眾人曰小諸又識此氣不眾曰非尊不才尊者告曰此城之中欲起少難而隔於我隔即不得當自損之若損人眾近滿五百語已入城見王王問曰師所來者其意云何尊者曰我所來者當度眾生王曰以何等法而度眾生尊者曰剛強眾生剛強化柔耎眾生柔耎調王曰若有善術師何以敵尊者曰若會佛法一切天魔上自消伏小小善術之類斯不足言不假神通而自調伏于時長爪道眾悉在此會聞尊者語已便設法術密作禁呪化出一山可高千尺不著於地在於空中當尊者頭上尊者知是術法即以手二指按地彼五百眾各見其身在嶮而立不復敢動所化之山却在彼眾頭上可去一尺危危欲墮彼長爪眾一時乞命尊者即以左手却黜其地悉復依舊諸長爪眾一時作禮云我等輩不識賢聖當願并哀敏我等王即禮敬云我凡眼不識尊者令彼小螢而對金尊者即為王說法王即悟解深自悔責長爪之眾一時退散各相謂曰尊者神通如此我爭比之

（ 開應作聞　非尊不才才恐識字略體）

○傳法正宗記

（ 廿六）尋從斯多出宮乃得付法其後遊化至東天竺國先是其國王剎帝堅固信重長爪外道梵志者及尊者入境外道之徒患之以告其師曰適知不如密多入國其人道勝恐吾黨不如宜先謀斥

之外道即請從其王登高因西望謂王曰西有妖氣必魔入境王見之乎王曰不見然則奈之何外道曰此魔所至家國必衰然為王計者不如誅之王曰未見其罪豈忍為乎外道復進其徒之善咒者曰其法能動天地此可以禦魔然尊者已知託以望氣先戒其眾曰我至此城必有小難汝輩勿驚及見王果詰曰師來何為尊者曰我來欲度眾生曰當以何法度何類眾生曰隨其類而以法度之曰苟有術者師敢敵乎曰我佛法至正雖天魔不足降之安有妖術而不敢當耶外道輩聞其語益憤作法即化一大山凝空將壓尊者尊者遂以指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移山即臨其首外道黨大懼尊者復按地地靜化山亦沒外道皆羅禮悔過王亦謝之曰不識大士乃令螢火欲爭曜日月

〇傳燈錄

（廿六）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眾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為尊者曰將度眾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眾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

（廿七）時堅固王於新遷城所致一大供設彼長爪五百人意恐悵怏故悅預之并迓尊者同赴此會尊者不受其請王有怩意尊已遙知又自念曰我是如來弟子具大慈故若不救命何名沙門即於座上作少神通往至會所王見尊者而便問曰適請不來當復還至尊者曰我念汝一眾須臾陷溺我若不來當誰救汝舉眾聞言皆悉驚訝遞牙相問云是何事王催齊食令速持辦尊者曰今此一會非得此會王曰何以尊者曰此是龍地須臾即陷汝等若信便隨吾起于時一會并王部從一千二百揔遂師起離此會所向一高處相去五里迴面未正其地即陷不損一人而脫彼難王深敬重以二象輦七[穴/奴]嚴飾細妙好者而載尊者邐迤話言往故城所前妙音聲及諸伎樂四兵如雲漸漸歸止王曰五日向前作一大夢今日有此便應前瑞其事甚妙孰能先覺自非尊者而不造此尊者曰佛具大慈悲我當亦合爾心不彼我者損已又大王曰我所夢者見一金鏁從空而垂我以手執光照一眾良久收上亦不落地今尊者救我等事與此無異尊者復告王曰我於路上未至此國亦作此一夢夢見一子手執珠蓋隨我後行亦不退步我觀王國當出一人以繼於我王曰今此小國不生大賢縱有其人不繼於聖尊者曰彼濁泥中尚出青蓮豈況勝國而無賢者

（遞牙即遞互　齊食即齋食）

（ 龍地恐龍池之衍　遂師恐逐師之衍）

○傳法正宗記

（ 廿七）是時王新遷其都他日張大齋落之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初不奉命徐觀其地將陷即以神通往之王曰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為龍之所有須臾當陷眾不便去必溺王恐即起其眾去之未遠至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成湫王益敬密多即嚴象駕命尊者偕還其故城因曰余五日之前嘗夢中墜一金鎖垂至於地我即舉之今日之事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吾昔將至此國嘗夢一奇童持寶蓋趨我之後此必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國豈有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

（ 廿八）是時彼國有婆羅門家生得一子年近廿父母俱喪亦少親族常自求乞隨時而已有命使者亦不辭苦當行即行意住即住或念佛語或唱三昧意無所執亦不於放逸或居廛肆或止村落曾處至陷處有識詞曰

神人脚踏土　會裏逢龍虎

是日取王來　王便隨他去

出此讖已自隨所之不定居止又問曰汝行何急童子曰汝行何慢人問姓何答與汝同姓或凡或聖皆不能測此童子口稱瓔珞即往城東而迎尊尊者者爾時與王徐徐進輦尊者告大王曰此國聖者不久出見王曰作何形狀尊者曰人不可識王曰早晚見尊者曰即至言論之次是瓔珞童子至於輦前頭面作禮師告王曰此者是也王於輦中小禮合掌尊者告童子曰汝憶前世事不瓔珞曰我憶前世當與尊者在法會中而說般若我在會上轉修多羅為化緣故特此相候尊者告大王曰今此菩薩王當識不王曰我難覩見心且不識師曰欲識此童子者不是別聖是大勢至菩薩又曰吾今不憂於此聖後當出二人一人當住此國土盡皆化導一人化導南天度眾無邊悉獲善利得果之眾近有三千獲小乘禪而當一万後化導六十年已更往東方至震旦中居一九

（ 不辭苦苦字字劃不明或告或去）

（ 取字契嵩作趣　一万恐一方之衍）

○傳法正宗記

（ 廿八）先是其國有婆門子幼無父母孑然放達自號瓔珞閭里不能測其為人一日遽發隱語曰

神人脚踏土　會裏逢龍虎　是日趣王來　王便隨他去

自是出處益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舊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禮於駕前尊者語王曰所謂王國之聖士此其人也尊者即謂瓔珞曰汝記往事乎瓔珞曰我念昔同法會尊者演摩訶般若波羅蜜而我

轉甚深修多羅緣當復會故此相候密多謂王曰此子蓋大勢至菩薩降迹為吾嗣法然其後復出二大士其一先化南天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年即返本國

○傳燈錄

（廿八）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即答云汝行何慢或問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

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

（廿九）爾時大王告尊者曰若擬與此童子出家受戒我願供給所須當欲求福是時尊者與王到城即度童子出家受戒尊者告瓔珞曰汝憶前世我說般若汝契多羅可以此號稱之名為般若多羅瓔珞欣慶依師改名即從會起見三昧光而照一眾所見光者咸得安樂心不燥悶身形光澤行步輕健

○傳法正宗記

（廿九）尊者即為之剃度謂瓔珞曰以前吾談般若汝說修多羅致今復會便宜以般若多羅為汝之名

○傳燈錄

（廿九）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

（三十）爾時不如密多在東印度六十餘年化度無量化緣漸畢乃告般若多羅曰如來以大眼法付囑伽葉轉次至我我今授汝宜當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於時般若多羅受教奉持尊者何法既竟即入王宮而告王曰我受王施當不輕利度人已畢佛事亦竟願王好住我入涅槃王即悲泣聖何速哉且願住世尊者曰時當行矣更不久言却歸本座化身如日良久不滅王施金塔以盛舍利尊者見日相已騰身空中作十八變訖化火三昧自焚其身所下舍利皆如金色玉收供養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武帝戊子之歲矣

寶林傳第六

○傳法正宗記

（三十）當此不如密多化道於東天竺逾六十年矣一旦遂命般若多羅而告曰昔如來付大法眼藏展轉至我我今用傳於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付法已尊者告王曰荷國惠施甯不感之但其化緣殆盡不能久戀仁德吾將往矣王善保之王泣下如喪所親尊者乃於王宮即座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一十八變以三昧火即自焚之雨金色舍利王後為金塔以閟之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之世也

〇傳燈錄

（三十）付法藏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〇祖堂集

（三十）爾時不如密多告般若多羅曰我持此法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而聽吾偈言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孝武帝戊子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不如密多勝王誕慶高遠宮嬪迥惇道行佛法棟梁王臣瞻敬洞鑒媸妍祖堂金鏡

（參考）淨修禪師讚曰般若波羅幼名瓔珞父母淪亡東西盤泊一曉龜毛恆嗟水涸果滿菩提道源遼廓

此傳原刻十卷缺六、七、九、十、四卷今僅據日本昭和八年東方學報第四期所載常盤大定發現第六卷補入

秦　　新編入錄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八

達摩行教游漢土章布六葉品第三十九(并梁武帝碑文昭文祭文並集於後此一章亦名東流小傳)

尒時菩提達摩者南天竺國王第三子學通三藏尤功定業天竺相承此三昧是如來密意也達摩既得法已并受法偈住于彼國六十七歲說法化導而演一乘接六部眾如是神力宿命他心廣作佛事救于大眾時現定力即入三昧觀震旦眾生有大乘性與彼緣熟而可堪化先辭師影後別於王而告之言欲往東土王乃啟留不住遂勑大臣御已舶送經于三載至于廣州刺史蕭昂出迎時當梁普通八年丁未之歲九月二十一日聞奏梁帝梁帝勑下詔赴京師師取十月一日而赴上元武帝親駕車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志公和尚監修高座寺在彼言笑謂寺僧靈觀曰汝名靈觀實靈觀不靈觀曰願和尚指示志公曰從西有一大乘菩[薩-產+(辛/工)]而入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讖曰仰覩兩扇低腰捻鉤九鳥射盡唯有一頭至即不至要假須刀逢龍不住遇水即逃是時靈觀即以紙筆錄于記之尒時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及度僧尼有何功德達摩荅曰無功德武帝曰云何無功德達摩曰此有為之善所以無功德是時梁帝不晤此理遂普通八年十月十九日貶過江北後釋寶志問梁帝曰昔聞達摩至國大王何不敬仰留住武帝曰未知此人志在上乘意趣沖遠凡情不惻因茲致謗故不留耳寶志曰王雖遇而不遇也武帝曰何人寶志曰此是傳佛心大士乃觀音聖人乎王乃良久驚恨即發中使趙光文欲往取之寶志曰非論光文一人能取彼者盡王一國之力此人不迴也因此異知高座寺靈觀送述前事通于此文因為東流小傳而彰在茲以顯後事尒時達摩十月十九日離此梁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江至北時當後魏第八主太和十年行至東京有一僧名曰神光昔在雒中久傳莊老談吐清奇每自歎言未盡理妙孔老之說禮述風規志士不遙當造玄境年逾四十始遇菩提達摩禮事為師從達摩行至少林寺每問大師師不言說又自歎曰昔人求法敲骨取髓刺血圖像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人如此我何藉焉時太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為求勝法立經于宿雪齊至腰天明大師見而問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是時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大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達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汝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尒時神光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右臂置達摩前達摩語神光曰諸佛菩[薩-產+(辛/工)]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臂求亦可在達摩遂改神光字惠可侍奉左右經八九年是時後魏明帝發中使黃自立馳詔徵請如是三度不赴京師賜磨納袈裟二領金鉢一口絹三百匹銀瓶一口是時大師志不受之勑又馳送如是三度後當領受此上勑書三封及袈裟金鉢銀瓶等物自

魏末周初作亂漏失更無所追闕於供養是時可大師勤苦精謹不惜身命如是供給經于九載即以無上正法及一領袈裟付囑惠可達摩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以此袈裟吾用為信汝受吾教聽吾偈言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尒時惠可聞付囑已及說法偈心生敬仰依教奉行尒時達摩告可曰吾以楞伽經四卷用明佛性汝須知之吾自到此國六度被藥我皆捻出今此一度被菩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食中下藥吾不捻出也何以故已得付法人竟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九年而入涅槃也葬熊耳山吳坂至三年後時有魏使宋雲西嶺為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宋雲曰汝國天子早已[山/用]矣宋雲問和尚曰何處去達摩曰吾皈西天是時宋雲却到本國國王果已[山/用]也遂聞奏後魏第九主孝莊帝帝乃命使令發此塔開棺而看全身已還西天唯見一隻履在遂奉詔取出於東京少林寺供養自開元十五年丁卯之歲被竊將五臺山花嚴寺中供養梁大同二年者即是後魏大和十九年也為南此異都各有年號前後改立所以不同自武帝在位都得四十八年起壬午終己巳梁武帝登位得二十六年十月一日達摩大師至於上元為對荅武帝不稱王情當年十月十九日離梁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江入後魏雒陽住少林寺至大和十一年戊申之歲正月十九日勑賜前件袈裟金銀瓶鉢及絹等物明帝徵命不赴三請在彼少林寺經于九載方持法印而付於可又告曰吾有一領袈裟賜汝為信恐後疑者云吾西天之人道汝是此土之子以何得法而實難信汝便以此衣用為信服并說前偈及傳衣已是時達摩領眾雲往而湊禹門彼處有寺額名千聖大師止此經于三日時有期城太守揚衒之問大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為祖未曉此意其義云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差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為秖此一等更有別耶師曰湏明他心知其今古不猒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為祖衒之又問曰弟子久在惡業不近知識勤坐恭敬被少智慧而生纏縛却成愚惑不得寤道而致於此伏願和尚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法祖師以偈曰亦不覩惡而生慊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延賢亦不拋迷而就寤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踵超然名之曰祖是時衒之作禮願和尚久住在世化導群品師曰吾即往矣不宜久停人多致患常疾於我衒之曰是阿誰弟子欲知其人願師指示當為治病師曰吾寧往矣終不明焉寧自損已不可損彼衒之曰和尚不言誰表道力而辯他心師曰吾不明言恐損此人汝若苦問記吾讖曰紅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鑰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重禮曰且辭尊長善自保愛弟子赴覲未遠別矣是時學徒千萬瞻仰大師得契心者花多菓少時魏法侶崇俊數人豪壯英資流支光統覩達摩興化傑出眾倫二師心有所謀競陳扇論特至師所廣召宗由達摩乃雷辯一聲蟄戶俱啟是時難問往返過從言發三千迴人萬意諸宗異學咸伏賓崇光統流支猶生偃蹇六度中毒師悉除之後食再施師不捻出得人付法

何此久停示化洛陽應現西嶺是時達摩遷化正當梁武帝在位三十五年丙辰之歲十二月當于辛丑矣五日丁未焉于時魏明帝發中使何弘簡至梁土告哀緣蕭梁武帝戊申年中將詔書至魏通家結好并述感化云菩[薩-產+(辛/工)]入國土厚君賢德在上邦朕不及也明帝迴詔亦述本風云朕雖不才天降上德人道習矣佛化備焉上聖南离宮行九紫寶志尊長一而足焉武帝却返詔白而重摽孤云示觀音與朕分敬南邦北洛並得奇人松鎮金峯珠歸玉浦至大師滅度時孝明帝發中使何弘簡馳詔書云師某月日滅度梁武帝歎曰至魏九年通化十方緬尋瞻仰祿積如山未覩聖顏忽加鍾器哀之悵之悲之感之願敷龍圖陳辭玉版下詔儲子以備諫文響望神歸宜加就奠時梁大同二年丙辰之歲十二月辛丑二十八日庚午葬于大師是時武帝勑賜大師珍奇雜寶共一十六事以充祭礿又賜絹一千匹以充助祐于時太子奉勑奠饗諸王百官而共持告時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是梁大同二年而不殊也是時昭明太子而撰祭文編于此章始陳序曰尒時大師示涅槃已哀動人倫若[亠/(口*口)/曰]考妣如覆乾坤苦霧霄結愁雲晝昏月含悲而[酉*摩][酉*羅]日帶慘而暪暾震山岳以磴礫壅眾源而氤氳簪椐頓顙縷褐迷冤一氣一絕呼蒼叫旻駢布擗踊互相捫搣徧躰血現衣裳變勳面投塊草髮散蓬塵鬣髽擁轂纕絰盈輪百帀千帀如雨如雲是時也有異類諸鳥相和悲鳴謳謳諏諏酸動人情皷翼張肘盤旋繞廷頡之頏之以暮繼明撫幹不去攀條忽驚引吭哀怨人不忍聽復有群獸呺咋哮吼嘻吁跇蹄[操-品+(牙*牙)]耳吒口爬地號叫旋籠戚揉璯[大@舌]呀呷爬[爬-巴+國]毀首悶亂驚躃悲呼良久慈心相視見人不走摠來號泣大師皆稟人靈之友葬熊耳之左鑿吳坂為塋山谷崩劣巖崖倒傾古木森聳皴剝陵兢芝田苯蓐蘿藟垂縈槎木通道攤土齊平荷幽凝雪匠碩如星高墳雲砌不日而成其勢也左同軌右洛陽皆澠池面福昌夾二都之勝地葬五天之法王于時兩京羅帛五府英華奇希心眼鬚結靈車輪搖鳳轉悵聳煙霞稜層窣堵岶岈耆闍左邊力士右畔軍吒前有散脂大將後有北方毗沙素帳白帶紙蓮縩花雲盤素鸛樹拯啼鵊寶鐸搖韻緇簪拽麻挽歌興兮嗟薤露悲風動兮鳴蒹葭由是駟馬臨歧百官奠祭朱幕霞展青樓雲掣橙榻重疊幡花擁弊帳闡睫逾途敷毳罽從禹門而邐迆枕熊耳而相繼剪刻通草折枝芳桂菓蔬爛媥[木*足]生勢麗拂臨腰短胡騰脚細[山/累]崙香山巖懸薜荔花藥旖旎蘇胡甘脆玉液瓊漿珍掌寶饋倚床金靸瓜杖珠翠百和氛馥六銖煙翳士庶駕肩黃巾相綴悲變六合愁添四裔然則百宮烈位而祭曰
維大魏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辛丑朔二十八日庚午皇太子諸王及百官等謹以珍[攸/食]之奠敢昭告于南天竺國聖[由/日]大師之靈伏惟大師閱閬天機岌然像外貯江湖於方寸含太虛之境界恢廓正慧沖融三昧賀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來兮梵方拯顛危於漢代降法雹以挫拉慴我山而瓦解賜之以黠慧蕩滌其儓儗指我心而即佛頓超地位

之輩冀其可大可久永休無咎日月融而不融刧石朽而不朽靈臺鎮照廣彰妍醜永作心師長為導首何哉不啻墜我嘉謀神道罔頓皇穹有辜折鏌鋣之慧劒[亠/(口*口)/(匚@一)]驪龍之心珠峻岳倒滄溟枯巨舟覆大廈鋪雲潛素兔霧翳朱鳥眚者沉穻迷人謬途哀哉[薩-產+(辛/工)]訶去佛來魔尼乾跌踢興盛世[擴-黃+(建-干+卜)]疾紛紜當奈何幻惑我[利/尒]庶踐蹋我娑婆撲滅我寶炬隳壞我金柯騁六入之窟宅縈五蔭之網羅嗚呼哀哉大圓寶鏡落心臺塵黷靜然將沒照迷門關梫若為開嗚呼痛哉肝膽俱摧浞淚如雨吁號駭雷悲鳴鵠鴆愁雲裴回寧知物外有衰喪幽冥不促何相催我大師真身化佛妙湛空量來蹔有[彰-章+井]去乃無相一彈指頃十方通暢辭震旦而東背往天竺而西向應沐清流八解池游戲一朵紅蓮上睿哲斯逝高賢何仰寂寂山谷蕭蕭草莽園藥憩躡庭軒罷賞般若叢林崴崴凋無明荒草年年長但某乙等叨篋鄙徒不勝悲痛早習曾損懣然哀慟胡為覆車不啻摧棟世界空閬誰當應供無福者蒼蒼舋之不共恨號泣以依悕想像願神道兮滋慧用謹奉庶羞伏惟尚饗

是時太子祭已後經三年宋雲西嶺為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宋雲曰汝國天子早已[山/用]矣宋雲問曰何處去師曰吾歸西天於是武帝重聞心加慰厚本許製碑心未承暇再因此事而敬虔虔乃製此碑編為文曰我聞滄海之內有驪龍珠白豪色中現楞伽月唯我大師得之矣大師諱達磨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詳其姓氏以精靈為骨陰陽為氣性則天假智乃神與含海嶽之秀抱陵雲之氣類鄔陀身子之聰辯若曇摩弗利之博聞揔三藏於心河蘊五乘於口海為玉斧久灰金言未剖誓傳法化天竺東來杖錫於秦說無說法如暗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震華夏道邁今古帝后聞名欽若昊天於是躍鱗慧海振羽禪河法梁撗天佛日高照是其育物也霆無霆之法雨灑潤身田說無說之心燈證開明理指一言以直說即心是佛絕萬緣以泯相即身離眾生實哉空哉凡哉聖哉心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心有也曠刧而滯凡夫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智通無礙神行莫惻大之則無外小之則無內積之於無成之於有其教示乎于時奔如雲學如雨花而多果而少其得意者唯可禪師矣大師乃舒容而歎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真之法盡可有矣命之以執手付之以傳燈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來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嗚呼大師可謂壽逾天地化齊日月使長流法水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禪河滌煩籠而無盡豈期積善不祐皇天何辜月闇樺庭風迷覺路法梁摧折慧水潛流夜壑藏舟潮波汩起何啻不祐俄然往矣神色無異顏貞如常其時也地物變白天色蒼茫野獸鳴庭甘泉頓竭嗚呼無為將來有為將去道寄茲行示現生滅以梁大同二年崴在丙辰十二月辛丑五日丁未終于洛州禹門未惻其報齡也葬于熊耳山吳坂於是門人悲感號動天地泣流徧體傷割五情如喪考焉如喪妣焉生途眼閉傷如之何嗟乎法身示現無方骸葬茲墳[彰-章+井]游西域亦為來而不來去而不去非聖智者焉得而知之乎朕以不德忝統大業上虧陰陽

之化下闕黎庶之歡夕惕勤肝不暇食萬機之內留心釋門雖無九年之儲以積群生之福緬尋法意恒寄茲門安而作之精矣妙矣傳之耳目乃大師之苗裔也嗟呼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以師之於後未獲現生之福亦冀當來之因若不刻石銘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變地化將大教而不行或建鳴碑以示來見乃為頌曰
楞伽山頂生寶月中有金人披縷褐[彰-章+井]同大地體如空心若瑠璃色如雪匪磨匪瑩恒淨明披雲卷霧心且徹芬陀利花用嚴身隨緣觸物常歡悅不有不無非去來多聞辯才無法說實哉空哉離生有大之小之眾緣絕剎那而登妙覺心躍鱗慧海超先哲理應法水永長流何期暫涌還復竭驪龍珠內落心燈白豪慧刃當鋒缺生途忽焉慧眼閉禪河駐流法梁折無去無來無是非彼此[彰-章+井]骸心碎裂住焉去焉皆歸寂寂內何曾有哽咽命之執手以傳燈生死去來如電掣若能志誠心不退刼火焚然斯不滅一真之法盡可有未寤迷徒茲是謁
至唐大歷年中代宗睿聖大文孝皇帝謚號圓覺禪師　敕空觀之塔

第二十九祖可大師章斷臂求法品第四十

尒時惠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善家無惠子深自歎羨何聖加衛時後魏第六主孝文帝永興十五年正月一日夜現光明徧于一宅因茲有孕乃生此子目受胎瑞名曰光光年至十五九經通誦每發言說常人難會心好儒學每讚仲尼性近逍遙頻推伯氏一言一氣不與凡同每吐每談恒加妙健年近三十重覽佛書每集賢良猶宗子史自茲已降不處家庭遠邁參風時加慨歎偶至龍門香山寺事寶靜禪師常修定慧既出家已而至東京永穆寺具戒年四十二却步香山寺侍省尊長又經八載忽於夜靜見一神人謂光曰當欲受果何於此住不南往孚而近於道是時本名曰光光見神人現故乃號神光於第二夜頭痛如裂其師寶靜欲與炙之空中有聲且莫且莫此是換骨非常痛焉師即便止遂說前事見神之由以白寶靜師曰汝依此言必是吉瑞汝頂變矣非昔首焉上有五峯垂墜玉軫其相異矣其祥吉矣汝勿久住便當行乎于時神光禮辭寶靜徐徐進步直往南行時有西國達摩大師乃示揔持之林菀興不二之川澤者也發悲慇之佛心傳金風於東夏大教斯而復隱其誰導而知之於是神光大師乃湊玄旨遂禮辭近隨而從之不經旬日至少林寺頻有扣門師不發機復於一夜中庭雪立大師乃見而問之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大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達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刼修行汝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神光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臂置達摩前達摩大師乃喜曰一真之法盡可有矣語曰諸佛菩[薩-產+(辛/工)]求法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臂求亦可在是時達摩大師遂改神光字惠可侍奉左右經于九年即以無上法寶

及以一領袈裟付囑惠可并宣法偈師謂可曰吾自到此國來六度被藥我為未付法教且皆捻出今此一度被菩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食中下藥吾不捻出也是時達摩密語惠可曰此事非悞汝勿言矣何以故恐損其人當我悲愍汝須好去吾自善安以吾袈裟用為法信又告曰所得吾法者四人一人得吾髓一人得吾骨一人得吾肉一人得吾血得吾血者偏頭副得吾肉者尼摠持得吾骨者僧道育得吾髓者汝惠可汝善守護勿令斷絕又告曰汝得吾法并受信衣各有所稟宜可知矣可曰請和尚述其本事而有何表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受袈裟以定宗旨不錯謬故而自明焉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衣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後得道還近千萬汝所行道勿輕未學此人迴志便及菩提初心菩[薩-產+(辛/工)]與佛功等尒時惠可大師得付囑已廣宣流布度脫無數於天平年中後周第二主己卯之歲有一居士不說年幾候有四十及所禮拜不稱姓字云弟子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來為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見大師曰我今為汝懺悔竟宜依佛法僧居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世閒何者是佛云何為法伏願和尚而為開示可大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閒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後與剃髮云是師寶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戒却歸覲侍經于二載大師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達摩大師師付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并師袈裟以為信故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能生說此偈已又告璨曰吾歸鄴都還債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大師又曰汝後有難當勿出焉璨問曰和尚聖者當預知之師曰非吾能明是先代祖師而有讖云璨問曰是何祖師師曰是西天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預知于此云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小難讖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吾算此年恐及於彼汝善行化勿令斷滅大師言訖便往鄴都化導群品三十四載後而變行復異尋常或在城市或於巷陌不揀處所說法度人或為人所使事畢却往彼有智者每勸之曰和尚高人莫與他使可大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其年正月一日有辯和法師於鄴都管城安縣匡救寺講涅槃經是時大師至彼寺門說法集眾叵多法師講下人却衰少時辯和法師再三怪於大師遂於縣令翟仲侃言之云彼邪見道人打破講席亂壞佛法誑惑百姓于時翟令不委事由非理損害而終堙在磁州滏陽東北七十餘里時當隋第一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之歲示于滅度春秋一百七歲遇唐內供奉沙門法琳撰碑文曰

夫思不可得惻不可知惟禪門之法乎故無形無相潛流沙界使有情者歸於妙覺味道者普會於真如或開小也言說或談大也不二無心即心即色非色至如乘幽入微處默顯寂臥佛性海登涅槃山闇而惟明凡而大聖其誰能之可禪師矣禪師諱惠可武牢人也俗姓姬氏禪師抱氣非凡稟天靈

骨頭如五岳掌若開蓮少為儒生博聞世典莊易大義無不精研每聞老[身*(白-日+(丹-丶+十))]談天竺我師夫子說西方之聖未曾不引領西望冀聞甚深之法乎三十年閒寤寐慨歎時有西國達摩大師乃揔持之林菟不二之川澤也為金棺久寂微言且絕大教斯隱其誰遵之於是發悲憨心傳風東夏策杖請益蹴踏禪門如滿月之顯高山若渤澥之吞巨海禪師年逾四十方始遇也不捨晝夜精勤九年大師曰夫求法者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方可得也禪師乃雪立數霄斷臂而無[(厂@((既-旡)-日+口))*頁]投地砕身營求開示大師乃喜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真之法盡可有矣命之已執手點付以心燈特奉楞伽將為決妙尓乃啟慈顏授真教開寶鏡照心河如天牧雲風卷塵霧德鉼育水置異器中其時則淨五眼朗三明會一乘圓萬德乃法山峩峩禪河汩汩東山之法於是流焉即非久植宿因其孰能至於此也然門人滋廣開寤者甚多散滿諸山落落星布隨方利物波湧雲萃或居巖而捿心或道世而怡德其眾學徒請益往來如市稻麻竹葦未足為多至如聰鑒精微明鏡照隱決禪河於口海朗慧日於心端大師印之唯可禪師矣繼明踵跡則僧璨得之相承寶光明明大照導蒼生而無盡將萬刼而無墜也嗟呼達摩大師乃觀音聖人也現多身於像運霪甘露於沙界一沐法雨群動洗心長開道光寂寂恒照大師思寶珠已明智燈將曜法化有人西歸示滅但法琳生居像末長遇明時天澤普流預蒙出俗雖[彰-章+井]如草芥學劣鏤氷心不證於正真敢見聞於法將復備綜玄教歷踐多門超聖剎那滯凡累刼究妙覺於情界得真如於俗品者未若斯法門也吁嗟彼禪師不知其所之唯法斯在不以書記焉知法之尊或恐蒼山變谷渤澥成田萬古摧殘高風見隱乃為讚曰

善哉大士應物為器秉心唯德釋門宗志因達而通為法指臂一受不退位登聖地心唯佛心事唯佛事累世重光易刼之美此可大師下除第三祖自有一支而有七人第一者[崲-王+儿]山神定第二者寶月禪師第三者花閑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向居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七者廖居士第二寶月者有一弟子名曰智巖後為牛頭第二祖師是也第三花居士有弟子名曰曇邃霅人也此曇邃出三弟子第一者延陵惠簡第二者彭城惠瑗第三者定林寺惠剛下自出四代惠剛弟子六合大覺大覺弟子高郵曇影弟子泰山明練明練弟子楊州靜泰此上七代並是可大師之苗裔矣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章却歸示化品第四十一

尒時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不得姓字以後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卯之歲遇可大師云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來為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得可大師曰我為汝懺悔罪竟宜依佛法僧居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何者是佛云何為法伏願和尚而為開示可大師告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

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次與剃髮云是吾寶宜名僧璨焉又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當年却歸侍覲左右經于二年大師乃付法及衣并陳昔讖而告縣事是時璨大師得付法已遇周第三主武帝諱邕破滅佛法隱於[皇-王+儿]公山十有餘載後漸出化又經二十一年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之歲導利沙界大集群品普雨正法是時會中有沙彌年始十四名曰道信來禮大師而致問曰惟願和上教道信解脫法門師問信曰誰人縛汝信荅曰無人縛大師曰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信於言下豁然大寤侍奉左右經八九年於吉州受戒却來侍奉璨大師大師乃告信曰汝既尸羅具矣其道明矣吾何住乎又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并達摩袈裟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花種非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又告信曰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又告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又於鄴洛二都而自化導經乎三十四年吾今付汝法後三二年間悠悠在世然往羅浮而暫觀曆非此久止汝當好住吾自善去言訖便往更不住此四年甲子後經于二載從羅浮還却歸舊止樹下合掌而終時當隋第二主煬帝大業二年丙寅之歲入涅槃也

唐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河郡開國公房琯撰碑文曰

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而佛性如之萬物變化陰陽不可思量而佛法如之如來以諸法囑群龍以一性付迦葉付阿難至菩提達摩東來付可可付大師傳印繼明累聖一體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至今號為三祖焉大師以沒生猶幻何有於家變滅如雲其誰之子故蒙厥宅里黜其姓氏代莫得而聞焉又以諸行生滅是相虛妄故隨無朕諸心無所或持衡屠門或操量酒肆不及其味不言所利聲場婬室不累其志髣髴乎維摩之僖歟此蓋大師天受之奇也後見先師可公請為懺悔可公曰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大師曰覓罪不得可公曰與汝懺悔矣大師白先師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閒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先師曰如是一言已發廓然昭爽大師含道而生抱理而息廣量大度遺相性情光師察其熟根為之寶器認之般若證之彼岸祖師所付一以與之譬如東方明矣而又登之以天光於是群迷利見蠢動皆覩矣大師未得無求得之不有同夫太陽與萬物齊運後何心於暉燭耶此又大師授之奇也當周武滅佛法可公將大師隱於舒州[皇-王+儿]公山[皇-王+儿]山之陽有山谷寺超雲越靄迥出人寰寺後有絕巘登溪更為靈境二公即其遜焉居五年風疾都耄時人號為赤頭璨可公將還鄴謂大師曰吾師有袈裟一領隨法傳予法在汝躬今將付汝山谷寺數有神光甘露之瑞人怪而問焉大師曰此是佛法將興舍利欲至耳後京城大獲舍利分布天下山谷寺果[曰/直]塔此又大師玄覽之奇也先是此山多猛獸毒蟲大師至止遂絕其患門人有道信者大師異其神意傳付之道如可公之於大師焉告之曰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從此便託疾山阿向晦宴息忽大呼城市曰我於[皇-王+儿]山設齋汝等

當施我齋食於是邑咸集乃於齋場樹下立而終焉異香滿空七日不散道信奔自雙峯領徒數百葬大師於所居之處時人始知道信得法於大師尔時隋末崩離不遑起塔洎皇唐天寶五載有趙郡李常土林精爽朝爽朝端問自河南少尹左遷同安郡別駕愴經行之丘墟慨塋壠之蕪沒興言改舉遐迩一辭於是啟墳開棺積薪發火灰燼之內其光耿然脛骨牙齒全為舍利堅潤玉色鏗鏘金振細圓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勝數四眾爭趁歎未曾有遠方後至痛無所獲或取親身一片之[打-丁+親]周棺一撮之土頂戴虔誠歸至郡縣振木撥土舍利復生焉自發舊封逮乎新定祥光瑞氣覆冒其山此又大師通感之奇也寶塔[(石*戈)/聿]興莊嚴云備古木新拱丹翠相發松梢林於月桂輪捉足其辰極迴廊共崇崗複抱長鍾與嵌嚴疊韻兩方登降雙剎俯仰煥彼幽谷燭乎長川嘻大師之法傳乎無窮大師之儀翳彼荒楚豈其道而尊重其師歟非別駕李公孰能權輿建立光若此者乎上座惠欽寺主崇英都維那湛然禪師道幽孰能保護營衛自初有終群財眾心願力斯畢一佛出世再現此邦彼舒之人良緣何其言鏤金石垂之不朽有處士樊定超不遠千里來訪三居乃梗槩其晦明存時之奇死生自在之異豈伊言字能語至極辭曰

聖人何思兮其心本如如生萬法兮如等太虛法則可說以心證心兮千載不絕迦葉至我兮聖者十人貝殊心一兮相續一身與佛在日兮法無有異八萬四千兮斯為不二大師於我兮如彼浮雲惟桑與族兮口未嘗分大師於物兮幻彼邪正不垢不淨兮一其凡聖以蒙養正兮人謂之狂慧炬一發兮光照十方光然後人兮示沒於代遭亂遂翳兮僅二百載明時勝因兮啟封以火盡成舍利兮證知佛果如彼前佛兮寶塔巍巍與法俱崇兮永世歸依

有人云此大師不還者悞也何以今於韶州清遠縣禪居寺現有三祖大師堂隋甲子年末而届于此住得一年便往羅浮游諸名聖至隋大業二年却歸山谷而示遷奄於天寶五載乙酉之歲有河南少尹李常特往荷澤寺問神會和尚三祖大師墓在何所弟子往往聞說入羅浮而不還虛實耶會和尚荅曰夫但取文佳合韻讚大道而無遺若據實由墓在舒州山谷寺比是時李尹雖知所止心上懷疑其年七月十三日奉　玄宗勑貶李尹為舒州別駕至任三日僧道等叅李尹李尹問曰此州有山谷寺不三綱荅有李尹問曰承寺後有三祖大師墓虛實上座僧惠觀荅實有其年十一月十日李尹與長史鄭公及州縣官寮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白發棺而看果有靈骨便以闍維光現數道收得舍利三百餘粒李尹既見此瑞遂捨俸祿墓所起塔供養一百餘粒現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與東荷澤寺神會和尚和尚於浴堂院前起塔供養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請供養至天寶十載庚寅之歲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謚號鏡智禪師　勑覺寂之塔時天寶五載十二月八日李尹設舍利齋時有西國三藏二人同赴此會李尹問曰師名云何三藏曰名揵那尹問曰西天有多少祖師揵那曰四十九祖李尹曰

為是一宗直下更合別宗三藏曰其數叵多尹曰多少三藏曰若從迦葉為首直下血脉相承至于般若多羅即有二十七師若取罽賓師子比丘依止弟子達摩四代二十二師編入此前二十七師數內即是四十九若取七佛并迦葉二十七師至此土璨禪師即三十七祖也李尹又問諸老宿曰此土有圖空寫單名并五十餘祖或前或後或少或多但有空名不見說事者何也是時眾中有一禪師名曰智本是六祖能大師弟子住禪眾寺荅曰諸祖師名多有差[一/幺]者有其由矣何者昔後元魏初佛法倫替聖教焚爇其時所有沙門悉令還俗所有佛經不遺一字並無流布時有沙門曇曜其時還俗遂單錄得諸祖師名心中草草不備次第著衣領中經四十五年屬後魏第四主文成帝再建佛法曜為僧統恨正法陵遲遂集諸沙門共再結集目為付法藏傳或前或後而有差悞者皆由此也自此集後又經一十三年丙午之歲成帝勑國子監博士黃元真再窮佛典特究餘墳時有比天三藏吉弗煙譯名佛陀扇多也五天通明并善神足秦梵俱契吳楚同該先翻釋氏之經次明菩[薩-產+(辛/工)]之傳就此之中辯其前後於彼教網甄剋宗承編補五九之章分經四六之軸就其本傳纂彼珠金兼覆外義仍佳寶玉高峯翠巘迴合四賢廣博異聞目為神足先陳六葉次述五明揩定古今共詳佛事者即當時之明矣即今時之識矣

寶林傳卷第八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